

金粉世家

集續

張恨水著 第三冊



行印局書界世

第九集 目次

- 第七十六回 聲色無邊羣居春夜短 風雲不測一醉秦山積
- 第七十七回 百藥已無靈中西雜進 一暝終不視老幼同衰
- 第七十八回 不惜鋪張慎終成大典 慢云長厚殉節見真情
- 第七十九回 蒼莽前途病床談事業 淒涼小院雨夜憶家山
- 第八十回 發奮笑空勞尋書未讀 理財謀悉據借箸高談
- 第八十一回 飛鳥投林夜窗聞憤語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車
- 第八十二回 匣劍帷燈是非身外事 素車白馬冷熱個中人
- 第八十三回 對簿理家財羣雛失望 當堂爭遺產一母傷心
- 第八十四回 得失愛何曾憤來逐鹿 逍遙哀自己喪後遊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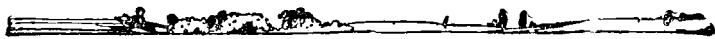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七十六回

聲色無邊羣居春夜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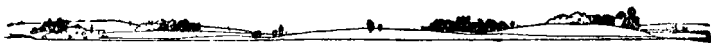
風雲不測一醉泰山頽

只在這時，院子裏一陣喧嘩，劉寶善朱逸士趙孟元三個人一同進來了。鶴蓀劈頭一句便道：老劉，你今天有一件事失於檢點。劉寶善聽說，站着發楞，臉色就是一變。鶴蓀道：老七的少奶奶今天生日，你怎麼也不去敷衍一陣。劉寶善笑道：我的二爺，你說話太故甚其詞，真嚇了我一跳。說完這一句話，才將頭上的帽子摘下來。朱逸士笑道：二爺，你有所不知，人家成了驚弓之鳥了。還架得住你說失於檢點這一句話嗎？鶴蓀笑道：你們一說笑話，就不管輕重，真把劉二爺看得那樣不值錢，爲了上次那點小事，就惶恐到這樣子。劉寶善將肩膀抬了一抬笑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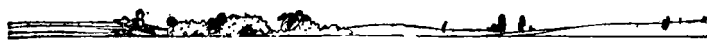
道：「二哥，你別把高帽子給我戴，我到現在為止，心裏可真是有點不安呢。今天七少奶奶壽辰，我並不是不知道，可是我就怕碰到了總理，問起我的話來，我沒有話去回答。衙門裏的事，現在我託了有病請着假，真得請你們哥兒幾位，給我打個圓場才好。鶴蓀見曾李二小姐在一邊含着微笑，自己很不願朋友失面子，便道：「你在那裏喝了酒，說些無倫次的話。朱逸士趙孟元也很知鶴蓀的用意，連忙將別的言語，把這話扯開。朱逸士就問曾美雲道：「還有些什麼客沒到？我給你用電話催一催。曾美雲笑道：「你這話有點自負交際廣闊，凡是我的朋友，他們的電話，你都全知道，這還了得？不過這裏頭有兩個人你或者認識，就是王金玉和花玉仙。朱逸士笑道：「了不得！這兩位和他們哥兒們的關係，你也知道嗎？你說我的交際廣闊，這樣看起來，實在還是你的交際廣





第七十六回

闊，這件事，知道的人還不會多哩。花玉仙的電話……只這一句未完，院子裏有人接着答道：是六八九九，說這話的，正是花玉仙的嗓音，已是一路笑着進來了。王金玉花玉仙兩個人，牽着手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鶴蓀道：今天晚上怎麼回事，提到誰，誰就來了。花玉仙道：倒有個人想來，你偏不提一提。鶴蓀便問是誰。花玉仙道：我們來的時候，黃四如在我那裏，他很想來。可是他不認識曾小姐，不好意思來。曾美雲道：那要什麼緊？只管來就是了。朋友還怕多嗎？花老板，就請你打個電話，替我請一請鶴蓀道：那不大好吧？他是王二哥的人，只有他沒有王二哥，王二哥年紀輕，醋勁兒大，會惹是非的。王金玉道：他們倆感情有那麼好，那就不錯了。四如倒真有點痴心，可是王二爺真看得淡極了，總不大理會他。曾美雲道：那個王二爺，不就是金三爺的令親嗎？我也認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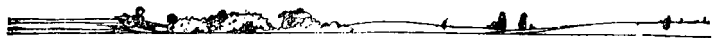


的，那就把他也請上罷。鶴蓀道：你請多少客，還能够添座。曾美雲道：除現在幾位之外，就是李瘦鶴和烏老二，原是預備臨時加上兩位。劉寶善聽說，便去打電話催請，花玉仙家到這裏不遠，首先一個便是黃四如到了。他一進來，就請花玉仙給他介紹兩位小姐，曾美雲見他異常的活潑，就拉着他的手笑道：我爲了黃老板要來，把王二爺也請了，你想我這主人翁想的遇到不遇到？黃四如笑道：曾小姐，你別聽人家的謠言，王二爺和我，也不過是一個極平常的朋友，他來不來，與我是沒有關係的。鶴蓀笑道：你這人，看去好像調皮，其實是過分的老實。我聽說你對王二爺感情不錯，可是王二爺對你很寡情。既是這樣，你應該造一個空氣才好，爲什麼反說你和王二爺沒有什麼關係。這樣一來，他是落得推個乾淨了。老劉，我們可以做點好事，小王來了，我們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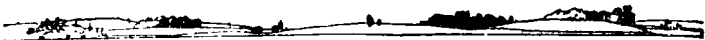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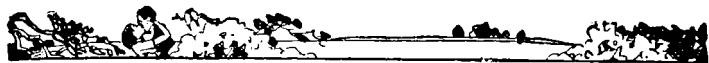
他拉攏拉攏。劉寶善笑道：「這個我是拿手，只要黃老板願意的話……」說着，望了黃四如。黃四如道：「劉二爺，你別瞧我，我總是樂意的。拉人交朋友，總是好心眼。」李倩雲聽了，向他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你說話很痛快，我就歡喜這樣的人。」黃四如看到李倩雲那樣子，似乎是個闊小姐，便借了這個機會，和他坐在一處談話。一會子工夫，李瘦鶴來了，王幼春也來了，只有烏二小姐一個人了。曾美雲吩咐聽差不用等。在別一間小客廳子裏開了席，請大家入座。劉寶善早預備席的次序，四週放了來賓的姓字片，將王黃二人安在隣席。王幼春不知道黃四如在這裏，進來之後也沒法子躲，就敷衍了幾句。黃四如也很自量，只和李倩雲說話。王幼春見李倩雲渾身都露着曲線美，臉上淡的胭脂，襯着深深的睫毛，眼睛微微低着看人，好像有點近視似的，越發的增了幾分媚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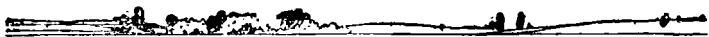
他又不時的微笑，露出一嘴齊整的白牙來。王幼春只聞其名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不覺多看幾眼。他只知道李倩雲小姐，和金家兄弟們有交情，却不知黃四如却和他好。現在看出來了，要想認識認識他，少不得還要走着黃四如的路子才好，因此把不理會黃四如的心事，要活動一點。這時入席見自己的位子和黃四如的位子相連，待要不願意，很顯然得罪他，得罪了他，怎能借着他和李倩雲去親近，因此只裝着模糊，大家按著名字入席，自己也就按了名字入席。黃四如坐下，拿起王幼春的杯筷，就用碟子底下的紙片來擦。王幼春笑道：「你還和我來這一手。」黃四如笑着輕輕的道：「怎麼樣，巴結不上嗎？」王幼春道：「那有這樣的道理，你就說得我這人那樣不懂事？我是說我們不應該客氣。黃四如道：「既不應該客氣，你就讓我動手得了，又說什麼呢？」於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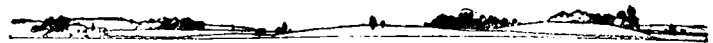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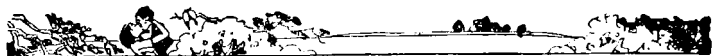
是王幼春也就只好一笑了之。他二人說話，聲音是非常的細微，在桌的人，有聽見的，少不得向着他們笑。李倩雲道：大家笑，我可不敢，朋友在一處，客氣一點，擦擦杯筷，這也不算什麼？因看見右手李瘦鶴的杯筷，還不曾擦。便笑道：我也給你擦擦罷。說着，就把他面前的杯筷拿了起來擦。李瘦鶴只呵呵兩聲，連忙站了起來。一面用雙手接了過來道：真不敢當！真不敢當！口裏說着，眼睛又望了鶴蓀。劉寶善在對面看見，笑道：這樣一來，我倒明白了一個典故，曉得書上說的受寵若驚，是一句什麼意思了。你瞧我們這李四爺。李瘦鶴笑道：你不是心裏覺着難受嗎？這一會子，你的嘴又出來了。劉寶善道：不錯，我心裏是很難受。可是我這分子難受，也應該休息一會兒，若是老這樣難受下去，你猜我不會急死嗎？李瘦鶴笑道：你這話我倒贊成，中國真正的過渡時代，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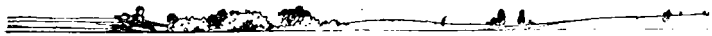


算咱們趕上了。在這隻破船裏，遇着這樣的大風大浪，咱們都是不知命在何時，幹嗎不樂上一樂？李倩雲已是把杯筷擦乾淨了，聽他這樣說，就伸手拍了他的脊梁道：你這話很通，我非常贊同。王幼春見李倩雲是這樣的開通，他想到：自己若是坐在李瘦鶴那個地方，就是不要什麼介紹，也未嘗不可以和他玩起來的，可惜事先不知道，要知道他這樣容易攀交情的，我就硬坐到那邊去，他心裏是這樣想着，眼睛少不得多看了李倩雲幾眼。李倩雲的眼光，偏是比平常人要銳利些。他便望着王幼春抿嘴一笑。這個時候，聽差斟過了一遍酒，大家動着筷子吃菜，王幼春見李倩雲笑他，他就不住的夾了幾筷子咀嚼着，想把這一陣微笑敷衍過去。李倩雲笑道：二爺這人有點不老實，既然是看人家，就大大方方的看得了，幹嗎又要躲起來不好意思呢。這一說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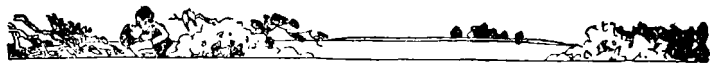
不打緊，王幼春承認看人家是不好，不承認看人家也是不好，紅着臉只管笑着說沒有這話，沒有這話。心裏可就想着，這位小姐浪漫的聲名，我是聽到說過的，可不知道他是這樣做開來說。趙孟元就道：李老五，我有一句話批評你，你可別見怪。李倩雲一偏頭道：說呀，你能說，我就能聽，我不知道什麼叫着見怪。趙孟元道：那我就說了。你這人開通，我是承認的。可是兩性之間，多少要含一點神秘的意味，那才感覺得有趣。若是像你這一樣，遇事都公開，大殺風景。譬如王老二，他偷看你，是賞鑒你的美。據你剛才那種表示，雖不能說是你歡迎他的偷看，可是不拒絕他偷看。你既不是拒絕，口裏就別言語，或者給一點暗示也可以。那末，王老二對於你這分感情，那就不必提了。至少，他把你心事當啞謎猜，够他猜一宿的了，你這一說，他首先不好意思再看你，或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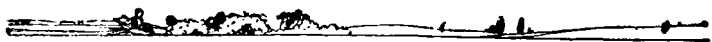


還要誤會你故意揭他的短處，把他羨慕你的心事，至少也要減除一半，你把一個剛要成交的好朋友，兜頭澆了一盆涼水了。李倩雲且不答覆趙孟元，却反問王幼春道：老趙的話對嗎？你真怪我嗎？王幼春怎樣好說怪他，連說不不。李倩雲笑道：我不敢說我長得美，可是那一個女子，也樂意人家說他美的。要不然，女子擦粉抹胭脂，燙頭髮，穿高跟鞋爲着什麼？爲着自己照鏡子給自己看嗎？所以我並不反對人家看我的。在棹上的男賓除了王幼春而外，都鼓起掌來。趙孟元就向他伸了一個大拇指，笑道：你這種議論，總算公道，所有女子不肯說的話，你都說出來了。李倩雲笑道：你別瞧我歡喜鬧着玩，可是交朋友又是一件事。誰要願意和我交朋友，我嘴裏不說出來，心裏未常不明白。譬如王二爺他今天一見着我，就有和我交朋友的意思，不過初次見面，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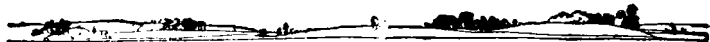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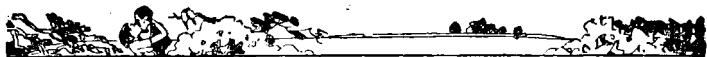
好意思十分接近。其實社交公開年頭兒，那沒有關係，愛和誰交朋友，就和誰交朋友去。至於那個人願意不願意和你交朋友，那又是一個問題，就別管了。李瘦鶴道：這樣說，你願不願和王二爺交朋友？李倩雲道：在棹的人，誰要和女人交朋友，都有這意思，就算是發生了戀愛。這一點我不便直說。趙孟元拿了手上的筷子，輕輕在棹子上一敲，笑道：得！我們索興敞開來說。我問你，你和鶴蓀交情是不錯的了，究竟是朋友，是愛人呢？李倩雲倒不料他會問出這一句話來，不直說了，他們一定要批評自己，還是不能硬到底。果然直說了，又怕會對不住曾美雲。先望着鶴蓀笑了一笑，然後右手用筷子夾了幾絲菜，在嘴裏咀嚼着，左手端起酒杯子來，骨都喝了一口酒。笑着用筷子指着鶴蓀道：我和他的事，你不是明知故問嗎？曾美雲一看他們這樣的玩笑，不免有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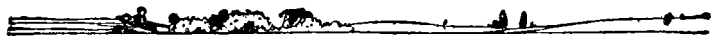


不高興，可是礙着面子，又不便說什麼，只得望了大家傻笑。鶴蓀因爲李倩雲說的話，也是太露骨一點，便笑道：「傻孩子，你喝醉了酒了嗎？」李倩雲笑道：「你別怪我，我是騎虎莫下。你想，我拿人家打衝鋒，已經說在前面了，到了我自己，我就不說，那還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？其實我們也不過深進一層的朋友，談到愛人，你當着大眾，是不肯承認的。就是我在這席上面，也不敢硬說出來，我和你有什么關係？」曾美雲道：「老五，你今天的酒，果然是喝多了，他們都拿你開心，你上了人家的當，還不知道嗎？」李倩雲見鶴蓀和曾美雲都有點不樂意的樣子，心想若繼續的向下說，一定會鬧得不歡而散，不如就借了這個機會轉圜，因笑道：「可不是嗎？他們都拿我開心的，我不說了。回轉頭來，就向李瘦鶴笑道：老李，你怕嚷，不怕嚷，若是不怕，我們來划上幾拳，你看好不好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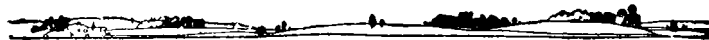


瘦鶴也是醉心於李老五的，他特別的見邀，豈有不從之理？馬上點頭笑道：來來來！說着話時，左手捲着右手袖口，左手已是伸出拳頭來了。馬上七巧八馬，總算把剛才的話鋒，遮掩過去了，但是一開了端，大家划起拳來，就鬧了過不休。曾美雲看了李倩雲風頭出足了，却提議道：老五的酒量很好，拳也很好，能打一個通關嗎？李倩雲道：你想灌醉我的酒嗎？曾美雲道：並不是我要灌醉你的酒，不過我看你這樣興高彩烈，給你湊一湊趣，你若沒有那個膽量，你就不必嘗試了，好在你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，給人家一冤就冤上了。你說我是冤你，就算是冤你，我也不去否認。李倩雲笑道：得！我就打一個通關。於是左手將右手的光胳膊擦了一擦，就向李瘦鶴笑道：來來來！這該先輪着你了。李倩雲究竟是個女子，對於這種武劇化的猜拳，決不也像男子那樣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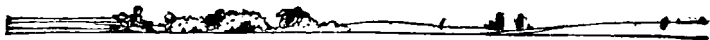
經驗，因之打到一半，就退回來，他又不服這口氣，非打通不可，只管向下打了去，這樣一來，酒就喝得可以了。只有半餐酒席的工夫，李倩雲兩臉喝得通紅，只管笑哈哈的高聲說話。只看耳朵根上帶的兩根耳墜子，只管搖擺不定，已經醉得可以了。鶴蓀看了有些不過意，就對他笑道：你還鬧什麼？人家胡弄你，你不知道呢。我看有好幾拳，都是你贏了，人家手快，手指頭一伸一縮，就混過去了。你的拳實在好，人家不和你正正經經的划，也是枉然。說着向李瘦鶴丟了一個眼色。李瘦鶴一見會意，便笑道：老五，他們大家都不忠厚，你不要來吧？李倩雲道：是真的嗎？說着話，鼓了嘴，呼都呼都的呼出兩口氣。因見旁邊茶几上放有兩碟水果，便起身拿了一個大梨，站在當地咬。恰好王幼春也起來拿煙捲，李倩雲就笑問他道：你看我醉不醉？王幼春笑道：醉不醉？問你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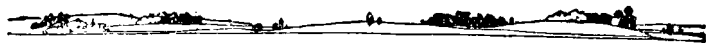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六回

己，我怎樣知道呢？李倩雲笑道：也許我喝得多一點了，臉上都發燒了，你摸摸我的臉。王幼春當了許多人，已經覺得不便伸手摸人家的臉，況且李倩雲又說了在先，自己是偷看人家的，更不好摸人家，只得向他笑了一笑。李倩雲見他不好意思摸，就拿着他的手，用臉向前一伸，一直伸到王幼春懷裏，點起腳來，臉在王幼春臉上一貼，斜着眼睛問道：你看發燒了不是？王幼春真不料他有這種直率，嚇得向後一退，李倩雲將嘴一撇道：你瞧，他還害臊！鶴蓀皺了皺眉道：他真是醉了，讓他躺下罷。於是站起身來，兩手攙着他，向隔壁屋子裏，一張長椅上躺下，他倒是睡下了，鶴蓀待要走時，他一把將鶴蓀拉住，笑道：你別走，咱們談談。鶴蓀坐在長椅的尾端，笑道：你今天也鬧得够瞧了，還打算鬧嗎？說到這裏，那面散了席，大家一窠蜂似的，擁到這邊屋子來。劉寶善笑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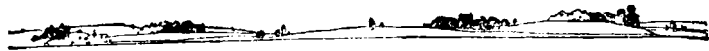
道：飯是吃過了，我們找一點什麼娛樂事情。李瘦鶴道：打牌打牌。劉寶善道：我們有這些個人，一棹牌，如何容納得下？李瘦鶴道：打撲克，推牌九，都成。劉寶善道：娛樂的事情也多，爲什麼一定要賭錢？讓曾小姐開了話匣子，我們跳舞罷。黃四如一見李倩雲和王幼春鬧的那樣熱鬧，心裏十二分不高興，可沒有法子勸止一句，只是臉上微笑，心中生悶氣。這時劉寶善提到跳舞，他不覺從人叢中跳了起來，拉着劉寶善的手道：這個我倒贊成，我早就想學跳舞，總是沒有機會，今天有這些個教員，我應該學一學了。王玉玉道：我也是個外行，我也學一學，那個教我呢？劉寶善用手指着鼻子尖，笑道：我來教你，怎麼樣呢？王玉玉笑道：胡說！劉寶善道：你才胡說呢。跳舞這件事，總是男女配對的，你就不讓爺們教，你將來學會了，難道不利爺們在一處跳嗎？你要是不樂意挨



着爺們乾脆，你就別學跳舞。金玉道：我也不想和別人跳，我只學會了就得。劉寶善道：那更是廢話，不想和人家跳，學會了有什麼意思。曾美雲道：不要鬧，你先讓他看看，隨後他就明白了。於是指揮着僕役們，將屋子中間棹椅搬開。話匣子也就放在這屋子裏的，立刻開了機器，就唱了起來。只在這時，烏二小姐嚷了進來，連說來遲了，來遲了。鶴蓀道：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呢？可真不早哇。烏二小姐還不曾答覆這問題。趙孟元迎着上前，將他一摟，笑道：咱們一對兒罷。說着，先就跳舞起來，其餘曾美雲和鶴蓀一對，劉寶善和花玉仙一對，王幼春和李倩雲一對。王幼春不曾想到和李倩雲一對跳舞的，只因站在沙發椅的頭邊，李倩雲一聽到跳舞音樂，馬上站立起來，他看見王幼春站着發楞，笑道：來呀，面對王幼春而立，兩手就是一伸。王幼春到了這時，就也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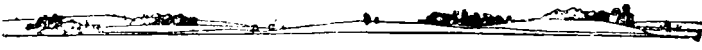


明其妙的和他環抱起來。環抱之後，這才覺得有言語不可形容的愉快，王金玉和黃四如站在一邊，都只是含着微笑。曾美雲這個話匣子，是用電氣的，放下一張片子，開了電門，機器自己會翻面，會換片，所以他們開始跳舞之後，音樂老沒有完，他們也就不打算休息。還是曾美雲轉到話匣子邊，將電門一關，然後大家才休息。劉寶善走過來問黃四如道：你看，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嗎？值得你那樣大驚小怪。黃四如看他們態度如常，也就只對他們微笑點點頭。劉寶善道：你若願意來的話，我就叫王二爺來教你。李倩雲道：王二爺的步法很好，讓他教你罷。王幼春見人家當面介紹了，自然是推辭不得，也就只是向着大家微笑。又休息了一會，話匣子開了起來，便二次跳舞。黃四如雖是有點不好意思，但是看着有人爲之在先了，也就不十分害臊。王幼春道：你



一點都不懂嗎？黃四如抿着嘴唇，點了點頭。王幼春笑道：「你這個蘑菇，我告訴你一個死訣竅，你既是不會跳，你就什麼也不用管，只管身子跟着我轉，脚步跟我移。」黃四如笑着，點了點頭。於是王幼春將他環抱着，混在人叢中跳。黃四如剛才在一邊，仔細看了那末久，已經有些心得，現王幼春又教他不要作主，只管跟了跑，當然還不至於十分大錯。王幼春原是不大歡喜黃四如的，這個時候，手環抱着他的腰，他的手在肩上半搭過來，肌膚上的觸覺，有兩個消息告訴心靈，便是異樣的柔軟與溫暖，加上一陣陣的粉香，儘管向人鼻子裏送來，人是感情動物，總不能無動於衷，因之經過一回跳舞之後，王幼春也就和黃四如坐在一張沙發上同喝茶。笑問道：「你覺得有趣沒有？」黃四如道：「當然是有趣，若是沒有趣，那有許多人學跳舞呢？」王幼春道：「你吃力不吃力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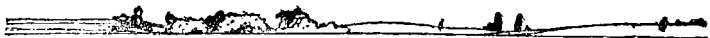
說着，伸了手摸黃四如的胳膊，覺得有些汗涔涔的。黃四如因輕輕的用腳碰着他的腿道：這一會子你不討厭我了嗎？王幼春覺得他這話怪可憐的，不由得哈哈笑起來。因道：你這話可得說清楚，我什麼時候又討厭你了？黃四如是明明有話可答的，他想着是不答覆出來的好，便笑道：只要這樣就好哇！我還不樂意嗎？說時握了王幼春的手，望了他一眼，輕輕的道：明天到我家裏去玩，好不好？王幼春笑着點了點頭。黃四如拉住他的手，將身子扭了兩扭，哼着道：我不！你要說明你究竟去不去？我不，你非說明不可。王幼春笑道：去是去的，不知道是預備什麼送你？黃四如正色道：那樣你就是多心了。難道說我要到你家裏去，我是敲你竹槓嗎？王幼春道：不是那樣說，因為我初次到你府上去，就這樣人事一點沒有，似乎不大好看似的。黃四如道：你真老媽媽經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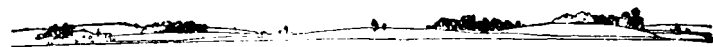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六回

了，怎麼還要帶東西，才好到人來家裏去呢。若是二爺要一點面子的話，給我們老媽子三塊五塊的，那就很好了。只要交情好，還在乎東西嗎？！這話我可說得太親熱一點。說着，掏了手絹，掩住嘴笑。王幼春喝的酒，這時慢慢的有點發作了，精神興奮起來，不覺得有什麼倦容，就只管和黃四如談話。偶然感到口渴了，站起來要倒一杯茶喝，四週一看，這屋子裏只剩電光燦爛，那些坐客，全不知道那裏去了。因笑道：我聽說他們要到前面打牌去，也沒有留神，怎麼就去了？黃四如將右手中間三指捏着，將大拇指小拇伸出來，大拇指放在嘴上一比道：是個吧？王幼春道：不能吧？他們都沒有癮的，除非借此鬧着玩兩口。我瞧瞧去。於是悄悄的掀開左邊的幃幔，只見裏面點了兩盞綠電燈，並不見人，由這屋拐過去，便是曾美雲的內室了。走進去，聽到隱隱有笑聲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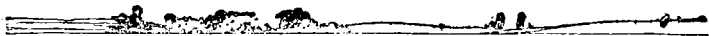
好像是曾美雲說把客送到這裏再說罷。王幼春便退出來了。右邊是剛吃酒的地方，拐過去是東廂房。果然有鴉片氣味，却是劉寶善橫在一張小銅床上吸煙，王金玉陪着。王幼春道：「一會子功夫，人都那裏去了？」劉寶華道：「他們說是打撲克去了。大概在前院罷。他們的意思，是怕吵了主人翁。王幼春走回來，叫着黃四如道：「小黃，他們打撲克去了，我們也去加入。」黃四如却沒有答應，縮了腳，側着身子睡在沙發上。王幼春道：「別睡着呀，仔細受了凍。」黃四如伸了一個懶腰，朦朧着兩眼，慢慢的道：「好二爺，什麼時候了。我真倦，你有車子嗎？請你送我回家去。」說畢，又閉上眼睡了。王幼春推了他幾推，他還是睡着。沒有法子，一個人只好坐着陪了他。靜靜悄悄的，過了一會子，黃四如坐起來，手撫着鬢髮道：「呀！電燈滅多久了，窗子上怎麼是白的，天亮了吧？」王幼春將窗紗揭





第六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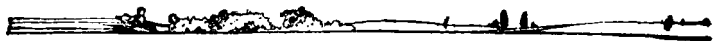
開，隔玻璃向外張望，因笑道：「可不是天亮了嗎？春天的夜裏，何以這麼短？混了一下子，天就亮了！」黃四如笑道：「現在，你該送我回家了吧？還有什麼可說的。」王幼春道：「這個時候天剛亮，誰開門，索興等一會子罷。」黃四如笑道：「真是糟心，回又回去不得，睡又沒有地方睡。」王幼春道：「你在那沙發上躺着罷，我到別的地方，找個地方打個盹兒。」黃四如果然在沙發上睡了，王幼春却轉到燒鴉片那間屋子裏去。只見烟盤子依然放在床中間，劉寶善却和王金玉隔着燈盤子睡了，再轉到前面，只見那小客廳裏，棹子斜擺着，上面鋪了厚絨墊，散放了一桌的撲克牌，和紅綠籌碼子，還有一張五元的鈔票。王幼春自言自語的道：「這也不知道是誰的錢太多了，檢了起來，向褲子袋裏一塞。屋子裏並沒有人，李倩雲、李瘦鶴、烏二小姐，都不知道到那裏去了。這時候也不便去叫聽差。」



的，還是回到上房，就在一張小沙發上坐下，把兩隻腳抬起來，放在別張沙發上，這也可以算是躺下，就睡下了。及至醒來，已是十二點鐘了，有人搖着他的肩膀道：你這樣睡着，不受累嗎？抬頭一看，却是鶴蓀。王幼春將兩隻腳慢慢的放下來，用手捶着腿道：真痠真痠。鶴蓀道：既然痠，爲什麼還睡得很香哩？王幼春道：你不知道，昨天晚晌實在鬧得太厲害，倦極了，所以坐下來就睡着。曾美雲也在身後站着了，笑着向王幼春道：這樣鬧，可是可一而不可再呀。王幼春笑道：要鬧也是大家鬧，不是我一個人呀。王玉搭着花玉仙的肩膀，走進了屋來，笑着對黃四如道：小黃睡夠了沒有，我們該走了。黃四如在裏面屋子裏，理着頭髮，和曾美雲深深的道了一聲謝，然後走了。其餘男客女客，也各有事，各自告辭，惟有鶴蓀本人，曾美雲要留着吃了午飯再走。鶴蓀因鬧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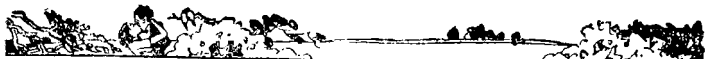
一夜，總還沒有睡得好，在這裏能休息一會兒，也是好的，因此就表示可以吃午飯，又是兩點鐘才開出來，吃過了午飯，天就快黃昏的時候了，鶴蓀想起有幾件事，要辦一辦，又到別處混了一混，並沒有回家。到了晚上八點鐘，電話約了曾美雲在中外飯店吃飯，帶看跳舞，算是對於昨晚的宴會，小小回席。到了九點鐘的時候，只見飯店裏的西崽，引着金榮一直到舞廳裏來。鶴蓀見金榮的顏色，有些不對，連忙在跳舞場出來，將金榮拉到一邊，輕輕的問道：家裏有什麼事嗎？是二少奶奶找我嗎？金榮滿面愁容的道：不是的，總理喝醉了酒，身體有些不舒服。恰好幾位少爺都不在家，我們這個忙，不用說，到處找人。鶴蓀道：喝醉了酒，也不妨事，你們大驚小怪的作什麼？金榮道：不是光喝醉了，而且摔了一跤，人……是不大好，找了好幾個大夫在家裏瞧。二爺，你趕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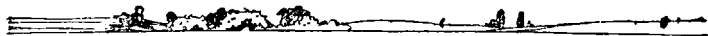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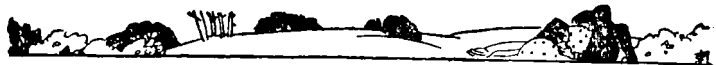
回家去罷，現在家裏是亂極了。鶴蓀聽了這話，心裏也卜通一跳，連問怎樣了？一面說話，一面就向外走。連儲衣室的帽子，都忘了去拿，走出飯店門，才想起沒有坐車來。看看門口停的汽車號碼，倒有好幾輛，是熟朋友的汽車，將裏面睡的汽車夫叫醒，說明借車一用，也不讓人家通知主人，坐上去就逼着他開車。到了家門口，已經停了七八輛車在那裏，還有一兩輛車上畫了紅十字。鶴蓀一跳下車，進了大門，遇到一個聽差，便問總理怎麼樣了？聽差說已經好些。鶴蓀一顆亂蹦的心，才定了一定。往日門房裏面，那些聽差們總是紛紛議論不休，這時却靜悄悄的一點聲息沒有。鶴蓀一直向上房裏走，走到金銓臥室那院子裏，只見唧唧喳喳，屋子裏有些人說話，同時也有一股藥氣味，送到人鼻子裏。鳳舉背了兩手，在走廊上走來走去，儘管低了頭，沒有看到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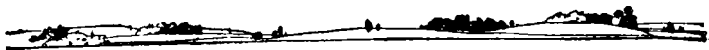


來了似的，燕西却從屋子裏跑出來，却又跑進去。隔了玻璃窗子，只見裏面人影搖搖，似乎有好些人都擠在屋子裏。鶴蓀走到鳳舉面前，鳳舉一抬頭，皺了眉道：「你在那裏來？」鶴蓀道：「我因為衙門裏有幾件公事辦晚了，出得衙門來，偏偏又遇到幾個同事的拉了去吃小館子，所以遲到這個時候回來。父親究竟是什麼病？」鳳舉道：「我也是有幾個應酬家裏用電話把我找回來的。好端端的，誰料到會出這樣一件事呢？」鶴蓀才知道老大也犯了自己一樣的毛病，是並不知道父親如何得病的。只得悶在肚裏，慢吞吞的走進金銓臥室裏去。原來金銓最近有幾件政治上的新政策要施行，特約了幾個親信的總長，和銀行界幾個人在家裏晚宴。本請的是七點鐘，因為他的位分高，作官的人也不敢擺他的官派，到了六點半鐘，客就到齊了。金銓先就發起道：「今天客都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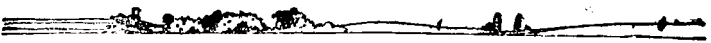
齊了，總算賞光，時間很早。我們這就入席，吃完飯之後，我們找一點餘興，好不好？大家都說好，陪總理打四圈。金銓笑道：不打就不打，四圈我是不過癮，至少是十六圈。說畢，哈哈大笑。聽差們一聽要賭錢，爲了多一牌，多一分頭子的關係，馬上就開席，格外陪襯得莊重起來。賓主入席之後，首席坐的是五國銀行的華經理江洋，他是一個大個兒，酒量最好。二席坐的是美洲鐵路公司華代表韓堅，也是個酒鱧子。金銓旁邊坐的財政趙總長，便笑道：今天有兩位海量的佳賓，總理一定預備了好酒。金銓笑道：好不見得好，但也難得的。於是叫拿酒來。大家聽說有酒，不管嘗未嘗，就都贊了一聲好。金銓笑道：諸位且不要先說好，究竟好不好？我還沒有一點把握。便回頭問聽差道：酒取來了沒有？聽差說取來了。金銓將手摸了一摸鬍子笑道：當面開封吧？縱然味不好，也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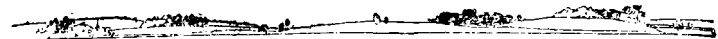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六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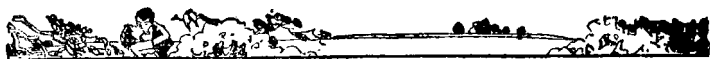
讓大家知道我決不是冤人。說着，於是三四個聽差，七手八腳的，扛了一罈酒來。那罈子用泥封了口，看那泥色，轉着黑色，果然不是兩三年的東西了。金銓道：不瞞諸位說，我是不喝酒，要喝呢，就是陳紹。我家裏也有個地窖子，裏面總放着幾罈酒。這罈是年遠的了，已有十二年，用句爛熟的話來贊他，可以說是爐火純青。在座的人，就像都已嘗了酒一般，又同贊了一聲好。聽差們一會兒功夫，將泥封揭開，再揭去封口的布片，有酒漏子，先打上兩壺，滿桌一斟，不約而同的，各人都先呷了一口，呷了的，誰也不肯說是不好。金銓也很高興，吩咐滿席換大杯子，斟上一遍，又是一遍，八個人約莫也就喝了五六斤酒。金銓已發起有酒不可無拳，於是全席划起拳來。直到酒席告終，也就直鬧兩個鐘頭了。金銓滿面通紅，酒氣已完全上湧，大家由酒席上退到旁邊屋子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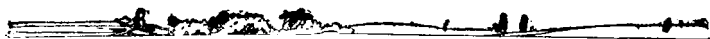
來休息的時候，金銓身子幌盪幌盪，却有點走不穩，笑道：究竟陳酒力量不錯，我竟是醉……一個了字不曾說完，人就向旁邊一歪。恰好身邊有兩個聽差，看到金銓身子一歪，連忙搶上前一步，將他扶住。然而只這一歪身子之間，他就站立不住，眼睛望了旁邊椅子，口裏囉兒囉兒說了兩聲，手扶了椅子靠，面無人色的，竟倒了下去。這一下子，全屋子人都嚇倒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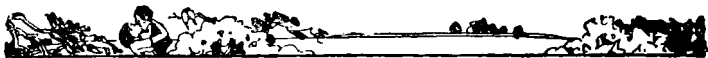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七十七回 百藥已無靈中西雜進 一瞑終不視老幼同哀

這個時候，聽差李升，在一邊看到，正和他以前伺候的李總長犯了一樣的毛病，乃是中風。說了一聲不好，搶上前來，一把攙住，問道：總理您心裏覺得怎樣？難受嗎？金銓轉眼睛望着他，嘴裏哼了一聲，好像是答應他說難受。大家連忙將金銓扶到一張沙發上，嚷道：快去告訴太太，總理有了急病了。旁的聽差，早跑到上房去，隔着院子就嚷道：太太不好了，太太不好了。金太太一聽聲音不同，將手邊打圍棋譜的棋盤一推，向外面問道：是誰亂嚷。那一個聽差，還不曾答覆，第二個聽差又跑來了，一直跑到窗子外邊，頓了一頓，才道：太太，請您前面去看罷。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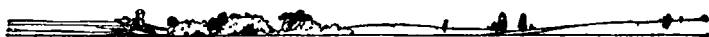


理摔了一下子，已經躺下了。金太太覺得不好，一面走出來，一面問道：「摔着那裏沒有？」聽差道：「摔是沒有，摔着那裏，只是有點中風，不能言語了。」金太太聽說，呀了一聲，雖然極力的鎮定着，不由得渾身發顫，在走廊上走了兩步，自己也摔了一跤。也顧不得叫老媽子了，站了起來，扶着壁子向前跑，到了前面客廳裏，許多客圍住一團，客分開來，只見金銓躺在沙發上，眼睛呆了，四肢動也不動。金太太略和他點了一點頭，便俯着身子，握着金銓的手，道：「子衡，你心裏明白嗎？怎麼樣？感覺到什麼痛苦嗎？我來了，你知道嗎？金銓聽了他的話，似乎也懂得，將眼皮抬起，望了望他。那些客人這一場酒席，吃的真是不受用，現在主人翁這樣子，走是不好，不走也是不好，就遠遠的站着，都皺了眉，正着面孔，默然不語。有一個道：「找大夫的電話，打通了沒有？」這一句話，把金太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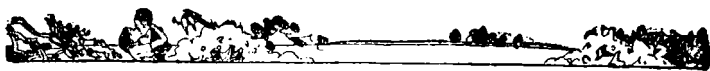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七十七回

提醒，連忙對聽差道：你們找了大夫嗎？找的是那個，再打電話罷，把我們家幾個熟大夫都找來，越快越好，不管多少錢。幾個聽差的，答應去了，同時家裏的人都擁了出來，來賓一看，全是女眷，也不用主人來送，各人悄悄的走了。因為這正是吃晚飯剛過去的時候，少奶奶小姐們，都在家裏，只有二姨太和翠姨不會上前。原來二姨太聽了這個消息，早來了。只是遠遠的站着，不敢見客，一看金銓形色不好，也不知道兩眶眼淚水，由何而至，無論如何，止它不住，只是向外流，自己怕先哭起來，金太太要不高興，因此掏出手絹，且不擦眼睛，却握住了嘴，死命的不讓他發出聲音來。及至大家來了，他擠不上前，就轉到一架圍屏後去，嗚嗚咽咽的哭。翠姨吃過晚飯之後，本打算去看電影，攏着頭髮，擦好胭脂，換了一身新鮮的衣服，正待要走，聽說金銓中了風，舉家驚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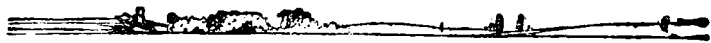


起來，這樣子上前，豈不先要挨金太太一頓罵，因此換了舊衣服，又從新洗了一把臉，將臉上的胭脂粉一律擦掉，這才趕忙的走到前面客廳裏來。好在這時金太太魂飛魄散，也沒有心去管他們的事，叫聽差找了一張帆布床來，將病人放在床上，然後抬進房去，同時，金太太也進房了。將金銓抬入臥室，就平正放在床上，他們家那個衛生顧問梁大夫也就來了。梁大夫一看總理得了急病，什麼也來不及管，一面掛上聽脈器，一面就走到床面前，給金銓解衣服的紐扣，將脈聽了一遍，試了一試溫度，這才有功夫，回頭見身後挨肩疊背的擠了一屋子人，因問道：大爺呢？聽差的在一旁插嘴說：都不在家。梁大夫一看金太太望着床上，默然坐在旁邊的椅子上，便半鞠着躬向他問道：這病不輕，名叫腦充血。救急的辦法，先用冰冰上。當然還得打針。是不是可以，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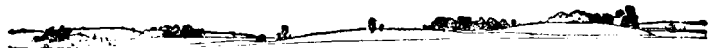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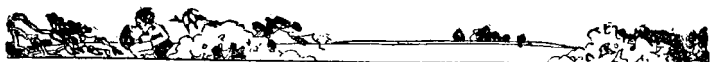
要請太太的示。梁大夫這樣半吞半吐的說着，話既沒有說完全，金太太又不明白他的意思所在，便道：人是到了很危急的時候了，怎能救急，就請梁大夫怎樣作主張去辦，要問我，我那裏懂得呢？梁大夫待要說時，德國大夫貝克也來了。梁大夫和他也是朋友，二人一商量之下，便照最危急的病症下手。劉守華急急忙忙的首先來了，他手上拿着帽子亂搖，口裏問怎麼樣？怎麼樣？他雖不是金家人，究竟是個半子職分的女婿。只走到房門口，道之就將他攔住，把大略情形告訴了他。劉守華連連點頭道：當然當然，這還有什麼問題。於是到了房裏，輕輕的和兩位大夫說了，責任由家庭負，請他只管放手去診。兩個大夫聽了這話，就準備動手，可是一個日本田原大夫，又帶了兩個女看護來了。金銓睡的臥室雖大，無如裏面的人也不少，因此梁大夫就和金太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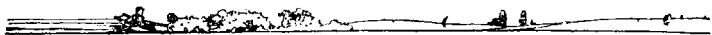
商量，將家裏人都讓出屋子外來，只留金太太和劉守華在裏面。梁大夫和德國大夫日本大夫一比，當然是退避三舍，就讓貝克和田原去動手。正在動手續的時候，燕西却由外面首先回家了。走到走廊外，聽屋子裏鴉雀無聲。只是屋子裏電光燦爛，在外面可看到人影幢幢。正要向前，那脚步不免走得重一點，潤之却由外面屋子裏走出來，和他連連搖搖手，並不說話，這樣子分明是不讓進去，不讓高聲。燕西便皺了眉，輕輕的問道：現在怎麼樣了？潤之道：正在施行手術，也許打了針就好了。燕西走過一步，探頭向裏面看時，只見父親屋子裏，四個穿白衣服的，都彎了腰將床圍住。劉守華背了兩隻手，站在醫生後面探望。母親却坐在一邊躺椅上，望了那些人的背影，一語不發。由人縫裏可以看見金銓垂直的躺在床上，一動也不動，而且是聲息全無。燕西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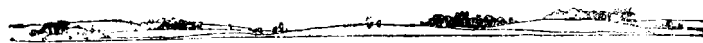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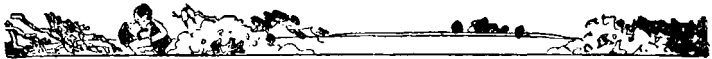
一見，才覺得情形依然很是嚴重，站在門口，呆呆的向裏望着。劉守華一回頭，見他來了，便掉轉身，大大的開着脚步，輕輕的放下來，兩步跨到門外，拉了燕西的衣襟，嘴向屋裏一努，意思是讓他進去。燕西聽到父親突患急病，這是一生最大關鍵的一件事，怎能夠忍耐着不上前去看？因此輕輕的放着脚步，踏一步，等一步，走到裏面。在醫生後面伸頭望時，見女看護手上，拿了一個玻璃筒子，滿滿的裝了一筒子紫血。似乎是手術已經用完了，個個大夫正面相覷，很低微的聲音，說着英語。看那神氣，似乎也許病要好一點。因為他們說着話，對了床上，襪表示很有一種希望的樣子。再看床上，金銓上身高高的躺着，垂着外邊的一隻手，略略曲起來。臉是像蠟人似的，斜靠在枕上，只是眼睛微張，簡直一點生動氣色沒有，燕西不看還好，一看之下，只覺心口連跳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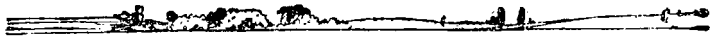
了一陣，一回頭，鵬振也站在身後，一個大紅領結，斜墜在西服衣領外面，手上拿了大衣和帽子，也呆了。三個醫生在床前看了一看，都退到外面屋子來，燕西兄弟也跟着，早有聽差過來，將鵬振的衣帽接過去，輕輕的道：三爺坐的汽車，是雇的吧？還得給人車錢呢。鵬振在身上掏出一搭鈔票，拿了一張十元的，悄悄的塞在聽差的手上，對他望了一望，又皺了一皺眉。聽差知道言語不得，拿着錢走了。燕西已是忍耐不住，首先問梁大夫道：你看老人家這病怎麼樣？現在已經脫了危險的時期嗎？梁大夫先微笑了一笑，隨後又正着顏色道：七爺也不用着急，吉人自有天相。過了一小時，再看罷。燕西不料他說出這種不着痛癢的話來，倒很是疑惑。凡是大夫對於病人的病，不能說醫藥可活，推到吉人自有天相上去，那就是充量的表示沒有把握。鵬振聽了，更是急





第七十七回

上加急。二姨太早坐在外邊房子垂淚，就揩着淚道：老三走來，我和你商量商量。他口裏叫着人過來，自己倒走出屋子去了。鵬振燕西都跟了來，問什麼事。二姨太看看屋子裏的醫生，然後輕輕的道：西醫既沒有辦法，我看請個中醫來瞧瞧罷，也許中醫有辦法呢。鵬振道：也好，幾個有名的中醫，都託父親出名介紹過的，一找他們，他們自會來的。於是就吩咐聽差打電話，把最有名的中醫，譚五行大夫請來。一面却請幾位西醫在內客廳裏坐，以免和中醫會面。這個譚大夫，是陸軍中將，在府院兩方，都有掛名差事。收入最多，也有一輛火不尅木而尅水的汽車，所以不到半個鐘頭，他也來了。聽差們引着，一直就到金銓的臥室裏來。他和鵬振兄弟拱手謙讓了一會，然後側身坐在床面前，偏着頭，閉着眼，靜默着幾分鐘，分別診過兩手的脈，然後站起來，向鵬振拱



拱手向外，意思是到外面說話，鵬振便和他一路到外面屋子來，首先便問一句怎麼樣？譚大夫摸了兩下八字鬚，很沉重的道：很嚴重哩！姑且開一個方子試試罷。桌上本已放好筆硯八行，他坐下，搗着墨，出了一會子神，又慢吞吞的蘸着筆許久，整了一整紙，又在桌上吹了一口灰，才寫道：

敬案總理爲真中風症，六脈沉伏或浮不定，邪風深入，已非草木可治，然吉人自有天相，姑用小續命湯加減試之。

人參五錢 麻黃三錢 石膏二錢 芍藥（炒）三錢

黃芩三錢 防風三錢 木香二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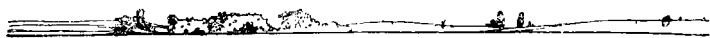
生南星五錢 甘草二錢 生薑五片 引

鵬振拿起方子一看，雖不知道藥的性質如何，然而上面寫的小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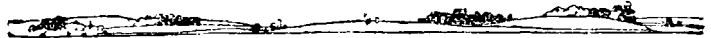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七回

命湯，又寫了吉人自有天相，這竟和西醫一樣，認爲無把握了。因道：看家父這樣，已是完全失了知覺，藥熬得了，怎樣讓他喝下去呢？譚大夫道：那只好使點蠻主意，用筷子將總理的牙齒撬開灌了下去。鵬振雖覺得法子太笨了，然而反正是沒用了，將藥倒下去再說。於是將方子交給聽差們，讓快快的去抓藥。譚大夫明知病人是不行了，久待在這裏，還落個沒趣，和鵬振兄弟告了辭，忽忽的就走了。金太太先聽說請中醫，存着滿腔的希望，以爲多少有點辦法。及至中醫看了許久，結果還是鬧了個吉人自有天相。而且藥買來了，怎樣讓病人喝下去，也還是個老大的問題。看看床上躺的人，越發的不動了，連忙嚷道：快請大夫，快請大夫。大家一聽嚷聲，便不免各吃一驚，有些人進房來，有些人便到客廳裏請大夫。這三個大夫，已經受了燕西的委託，就在這裏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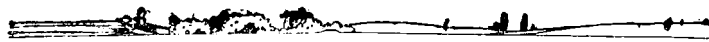
伺候病人，至於醫費要多少，請三個大夫，只管照價格開了來，這裏總是給。三個大夫聽了這種話，當然無回去理由之可言，所以都在客廳裏閒談，只一請，便都來了。那梁大夫和金家最熟，在頭裏走，以為病人有什麼變掛了，趕緊走到床前，診察了一回，因對金太太道：現在似乎平穩了一點，還候一候再說罷，急着亂用辦法來治，是不妥的。金太太道：病人這個樣子沉重，還能夠等一會兒再看嗎？梁大夫皺了一皺眉道：雖然不能等待，但是糊裏糊塗，不等有點轉機，又去扎上一針，也許更壞事。至於藥水，現在是不便用了。說着三個大夫，又用英語討論了一陣子。這時，鶴蓀回來了。等了一會，大夫還是不曾有辦法。金家平常一個辦筆札的先生，託人轉進話來。說是他認識一個按摩專家，總理的病，既是藥不能為力，何不請那位按摩大夫來試試。聽差們悄悄





第七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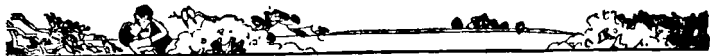
的把金太太請到外面來，就問這樣可以不可以？金太太道：總理正是四肢不能動，也許正要按摩，就派一輛汽車把那大夫接來罷。金貴站在一邊道：我倒有個辦法，也不用吃藥，也不用按摩，就怕太太不相信。金太太道：除此之外，還有什麼法子呢？你說出來試試看。金貴道：我路上有個畫辰州符的，法子很靈，他只要對病人畫一道符，就能够把病移在樹上去，或移到石頭上去。鳳舉走了過來道：這個使不得，讓人知道，未免太笑話了。金太太冷笑一聲道：你知道什麼使得使不得？不是四下派人找你，你還不知道在那裏找快樂呢？設若你父親有個三長兩短，我看你們這班寄生蟲，還到那裏去找快樂？鳳舉不敢作聲，默然受了。金貴道：把他請了來，他只對着總理遠遠的畫下一道符，縱然不好，也決計壞不了事。金太太道：你不必問了，乾脆就把那人請來罷。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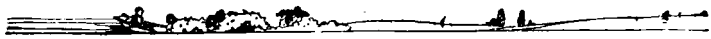


貴道：那個按摩大夫請不請？金太太道：自然是請。只要有法子可以治好總經理的病，你們只管說。不管花多少錢，你們只管給我作主花。總理病好了，再重重的提拔你們。金貴見金太太這樣信任，很得意的去了。鳳舉雖然覺得這樣亂找醫生，不是辦法，然而自己誤了大事，有罪還不會受罰，若是從中多事，又不免讓母親駁回。駁回了，不要緊，若把自己兄弟們全不在家，父親病了，沒有人侍候的話也說出來，真會影響到很大，因此只好讓母親擺佈，並不作聲。就和這三個西醫混在一處，詳細的問了一問病狀，及至按摩醫生來了，聽差悄悄的給鳳舉一個信，鳳舉就把三位西醫引出金銓臥室來。那按摩大夫走到臥室裏牀面前一看，才知道病已十分沉重。屋子裏站着一位總理夫人，三個公子，眼睜睜的看他治病。他想總理不像平常人，已是不可亂下手，而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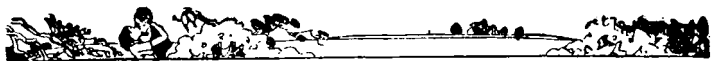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這病又重到這種程度，設若正在按摩的時候人不行了，千斤擔子，都讓按摩的人擔着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。因伸手按了一按金銓的脈，又故意看了一看臉色，便往後退了一步。因聽到人家叫鶴蓀二爺，大爺不在這裏，自然是二爺作主了。因向鶴蓀拱拱手道：「二爺，我們到外面說話罷。」說着，就到外面屋子去了。金太太攔住鶴蓀輕輕的道：「這樣子，他是要先說一說條件哩。無論什麼條件，你都答應，只要病好了，那怕把家產分一半給他呢。鶴蓀不料母親對於這位按摩醫生，倒是如此的信任，既是母親說出這種重話來，也就不能小視，因此便一直到外面來和按摩醫生談話。按摩醫生一見，就皺了眉道：「總理的病症太重，這時候還不可以亂下手術，只好請他老人家，先靜養一下子罷。」鶴蓀道：「難道按摩這種醫治的方法，也有能行不能行的嗎？」他道：「醫道都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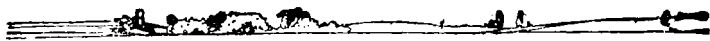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理，那自然有。他說着話時，充分的顯出那樣躊躇的樣子來。鶴蓀看那神情，明知道他是不行，也只好算了，和他點了點頭，就讓聽差將他帶了出去。他一出去，那個畫辰州符的大夫就來了。這位大夫情形和西醫中醫以及按摩醫生都不同，他穿了一件瘦而又小的藍布袍子，外罩一件四四方方的大袖馬褂，頭上戴了一頂板油瓜皮小帽，配上那一張雷公臉，實在形容不出他是何性格。聽差引他到金銓臥室外時，他已經覺得這裏面的富貴氣象，真可嚇人，轉過許多走廊與院落，只覺頭暈目眩。這時，見屋裏屋外這些人，而又恰是鴉雀無聲，不由得肅然起敬，早是兩隻大袖按了大腿，一步一步，比着尺寸向前走去。到了外邊屋子裏，鶴蓀出來接見，聽差告訴他，這是二爺。他一聽二爺兩個字，便齊了兩隻袖子，向鶴蓀深深的作了三個揖，一揖下去，可以



第七十七回

打到鞋尖，一揖提上來，恰是比齊了額頂，只看那情形，可以知道他十二分恭敬，這個樣子很用不着去敷衍他的了。就很隨便的，向他點了一點頭。燕西鵬振在一處看着，也是十分不順眼，這是天橋蘆蓆棚內說相聲帶賣藥的角色，怎麼也找來了？只是金太太有了新主張，只要是能治病，管他什麼人，用什麼辦法來治，他都一律歡迎，那麼，也只好讓他試試，再說。天下事本難預料，也許就是他這種人能治好。本來中西醫以及按摩大夫都束手無策，也不能就眼看着不治。這個畫辰州符的，倒不像旁人，他的膽子很大，和蓀鶴作了一揖以後，便拱拱手問道：但不知道總理在那裏安寢？鶴蓀向屋裏一指道：就是那裏。這畫符的聽說，先向屋子裏看了一看，然後又在屋外週圍上下看了一看，點了一點頭，似乎有什麼所得的樣子。然後又向鶴蓀道：二爺，請你升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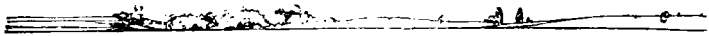


步，引着我進去看看總理。這時，屋子裏只有金太太和道之夫婦，大家都在外面屋子裏候着。畫符的醫生，進去之後，先作了一陣揖，然後走到床面前，離床還有二尺路，便不敢再上前一步了，只是伸了腰，向前看了一看金銓的顏色。再倒退一步，向鶴蓀輕輕的道：我不敢說有把握，讓我給總理治着試試看。請二爺吩咐貴管家，給預備一張黃紙，一碗白水，一枝硃筆，再賜一副香燭，我就可以動手，說着，又向鶴蓀笑着將手拱了兩拱，這樣一來，一家人便轉得一線希望，大家以為他能治，金銓未必到了絕境了。聽差們，連忙就照着他的話，將香燭硃筆白水，一齊預備了來。那醫生，吩咐聽差，將香燭在院子裏牆根下燃燒了，他然後手上托了那碗清水，在香頭上薰了一薰。碗是在左手托着的，右手掐了訣，就手對着水碗，遙遙的在空中連畫了幾遍，連圈了幾圈。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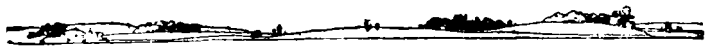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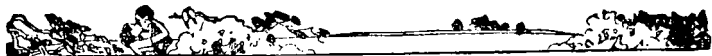
了一套手脚之後，喝了一口飽水，回過頭來，呼的一聲，就向金銓的臥室窗子外一噴。噴過之後，便拿了硃筆黃紙，在院子走廊下的電燈光裏，伏在一個茶几上畫了三道符。鶴蓀背了兩手，在遠遠的看着，心裏不住的揣想，像這種行爲，照着道教中說，這是動天兵天將的勾當了，是如何尊嚴的事，不料他就含糊糊的在廊子下鬧將起來，看來是未必有何效驗吧？他正這樣想着，那醫生拿了這三道符，就向着天打了三個拱，然後在燭頭上將符焚化了。昂着頭向了天，兩片嘴唇一陣亂動，恍惚口中念念有詞，然後左手五指伸開，向天空一把抓下來，捏了一個訣。右手拿了一枝硃筆，高抬過頂，好像得着了什麼東西似的，連忙掉轉身子向屋子裏跑了進來。走到床面前，距離着金銓，約莫也有二尺路之遠，挺着身子立定，閉了雙眼，只管出神。鶴蓀兄弟，都靜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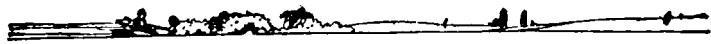


的跟隨在身後，燕西看了這樣子，倒嚇了一跳，這是什麼意思，莫不是傳染了中風？那畫符醫生嘴唇又亂動了一陣，然後兩眼一睜，渾身一使勁，將筆對準了金銓的頭，遙遙的就畫上了三個大圈。左手的訣一伸，再向空中一抓，這右手的筆，就如通了電流一樣，只管上下左右，一陣飛舞，畫了一個不停，這一陣大畫之下，又把左手作佛手式的中指伸直向上，其餘四指，全在下面盤繞起來。鶴蓀見他忙個不了，不敢從中插言，只管遙遙的看着他。這時鳳舉溜開了那三位西醫，特地到屋子裏來，看看他是怎麼醫治的法子。進來之時，便見金銓的面色有點不佳。那醫生越畫的凶，金銓的面色越不好看。鳳舉忍耐不住了，走上前，正待和醫生說一句話，那醫生就像得如有所得，立刻向金銓作抓東西之勢，抓了三大把，掉轉身去，就向屋子外跑，然後又作拋東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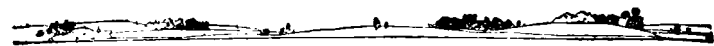


之勢，對牆頭上拋了三下，將硃筆一丟，喝了一聲道：去！去！字剛完，鳳舉接着在屋子裏大嚷起來。原來他這種手脚，鳳舉却不曾看，只是在屋子裏細察父親的病，伸手一摸金銓兩手，已是冰冷。又一摸鼻息，好像一點呼吸沒有，不由得嚷了一聲不好了。接上道：快請前面三位大夫來瞧瞧罷。那畫符的醫生本來還想做幾套手脚，以表示他的努力，現在一聽鳳舉大嚷，知道事已危急，趁着大家忙亂，找了一個聽差引路，就溜走了。這裏鶴蓀兄弟向屋子裏一擁，把床圍住，只見金銓面如白紙，眼睛睜着望了衆人，金太太從人叢擠了過來，握住金銓的手道：子衡，你不能就這樣去呀！你有多少大事沒辦呢！我們幾十年的夫妻，你忍心一句話也不給我留下嗎？你你……金太太說到這裏，萬分忍不住了，眼淚向下流着，就放聲哭了起來。二姨太在外面屋子裏逡巡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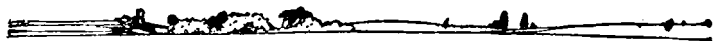


幾個鐘頭，可憐要上前，又怕自己不能忍耐，會哭出來，要不上前，究竟不知道病人的現象，是什麼樣子，萬分難受。這時聽到金太太在屋子裏有哭聲，一陣心酸，哇的一聲，由屋外哭到屋裏來。幾位小姐，先是眼淚在暗中不知彈了多少，現在母親一哭，也引動了。小姐們一哭，少奶奶們也哭，一時屋裏屋外，人聲鼎沸。究竟鳳舉年紀大一點，有些經驗，垂着淚向大眾搖手道：別慌，別慌。大夫還在這裏呢。請大夫來看看，縱然不能治好，或則將時間延長一點，也許讓父親留下幾句遺囑。大家聽了這話，更是傷心，哭聲那裏禁得住？三個西醫，已經讓聽差請了進來，還是梁大夫擠着上前，到床邊仔細看了一看。只一看金銓的顏色，也不用再診脈了，便正着顏色對鳳舉道：大爺，您還是預備後事罷。縱然再施手術，再打針，也是無用，總理已經算是過去了。說畢，向後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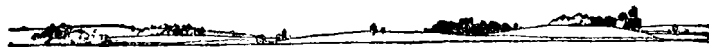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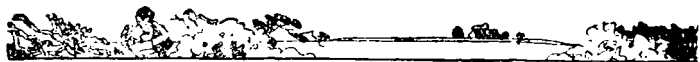
一步，其餘兩個醫生，也不願在這裏多討沒趣，一齊走了。金太太聽到說完全絕望，便猛然向銅床上一撲，抱着金銓的頸脖，放聲大哭。金太太究竟是有學問的人，傷心是傷心，表面上總是規矩的。二姨太和金銓的感情，本就不錯，而今又失了泰山之靠，心裏有什麼事，就藏不住，擠到床邊，伏在床欄上，一邊哭着，一邊說着，只說是我怎樣得了呢？日子還長着啦，我靠着誰呢？你待我們那些好處，我們一絲絲也沒報答你，叫我們心裏怎樣過得去呀？你在世，你讓我們享福。你陡然把我們丟開，我們享慣了福，幹什麼去呢？你是害了我們啦。二姨太這一遍老實話，也差不多是全家人心裏要說的話，他一說不打緊，兜起大家一肚皮心事，越發的大哭起來。金太太垂着淚向佩芳慧厂道：叫奶媽把兩個孩子快抱了來，送他爺爺去罷。是他的骨肉，都站到他前面來，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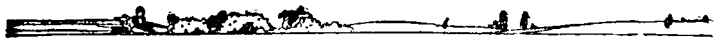
生一世，就是這一下子告別了。說畢，又放聲大哭起來。不多一會，兩個乳孩子也抱了來，孩子聽到一片哭聲，也嚇得哇哇的直哭。兩個小孩子一哭，大家倒不像往常一樣，怕小孩子受了驚，却覺得這大的小孩子都哭了，這事是十分的淒慘，於是大家更哭起來。在大家這樣震天震地的哭泣聲中，金銓所剩一縷悠悠之氣，便完全消滅了。





第七十八回 不惜鋪張慎終成大典 慢云長厚殉節見真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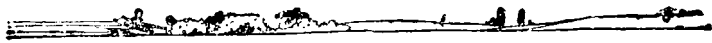
金銓一去世，在屋子裏的人，大家只有哭的分兒，一切都忘了。翠姨走近前，靠了牆，手上拿了手帕，掩着臉，也哭得淚珠雨下。聽差們，丫頭老媽子因屋子裏站不下，都在房門外，十停也有七八停哭。鳳舉哭了一陣，因對金太太道：「媽，現在我們要停一停哭了。這喪事，要怎樣的辦呢？」金太太哭着將手兩邊一撒道：「怎麼辦呢？怎麼完全，就怎樣辦罷？」鳳舉正待回話，金銓的兩個私人機要祕書，韓何二先生站在走廊下，叫聽差來請大爺說話。鳳舉將袖子擦着眼淚走了出來，兩個祕書勸了一頓，然後韓祕書道：「現在大爺要止一止哀，裏裏外外，有許多事要您



直起肩膀來負責任了。第一是國家大事，政府方面，得用您一個名義，趕快通知院裏總理已經出缺，一方面也要以私人名義寫一封呈子到府裏去報喪。這樣院裏就好辦公事。總理在政治上的責任很大，這是不可忽略的。第二，府上與外省的疆吏和國外的使領，很多有關係的，是否要馬上拍電去通知，應當考量一下。鳳舉聽了這話，躊躇了一會道：這種事情，我不但沒有辦過，而且沒有看人辦過，我那裏拿得什麼辦法出來？就請你二位，和我辦一辦罷。韓祕書聽了，幾乎要笑出來，但立刻想到，少主人正有這樣重大的血喪，豈可當面笑人？於是臉也沉了一沉道：大爺，這是如何重大的事？我們豈能代辦？對於府院兩處，通知一層，那是必不可少的，這倒無所謂，至於對京外通電一層，這不是不是影響到政局上面去，很可研究。在政府方面說，當然是願意暫時



不把消息傳出去。可是在府上親友方面，私誼上有該知道的，若是不給他們知道，也許他們見怪。大爺總也要到政治上去活動的，是否要和他們聯絡，這就在大爺自己計畫了。鳳舉聽了這話，心裏才恍然大悟，便道：既是這樣，我一時也拿不定主意，讓我去和家母商量商量看。兩個祕書道：既然如此，那就請太太出來，大家商量一下也好。鳳舉於是轉身進房，將金太太請到外面屋子裏來，把話告訴了他。金太太坐下，一面擦着眼淚，一面心裏計畫這件事，因道：對外的電報，那還從緩拍出去罷。你們將來的出身，總還少不了要府裏提拔，就是內閣一部分閣員，也都是和你父親合作的人，在他們還沒定出什麼法子以前，回頭疆吏就來了兩個電報，讓他們更難應付，那不是我們的過錯嗎？鳳舉道：我也是這樣想啊！那末，媽就不必出去見他們，我叫他們辦通





知府院兩方的事情就是了。金太太道：這一說通知，我倒想起一件事了，是親戚和朋友方面，都要去通知一個電話。你們兄弟居喪，有些事情，是不能出面過問了，我把裏面的事，都交給守華辦，外面的事，我想劉二爺最好。鳳舉道：不過他有了上次那案子以後，有些人他不願見，我想還是找朱逸士好一點。金太太道：關於這一層，我也沒有什麼成見，只要他週旋得過來就是了。於是鳳舉走至外面，回覆兩個祕書的話。這時，已是十點多鐘了。劉寶善、朱逸士、趙孟元、劉蔚然都得了消息，先後趕到金府來。因上房哭泣甚哀，有許多女眷在那裏，他們不便上前，只在內客廳裏坐着。現在鳳舉抽出身子來辦事，聽差就去告訴他，說是劉二爺都來了。鳳舉聽說，走到內客廳裏，他們看到，一齊迎上前道：這件事我們真出於意料以外呀。鳳舉垂着淚道：這樣一來，我一家



全完了，老人家在這個時候，實在丟下不得呀。說着，兩手一撒，向沙發上一躺，頭枕着椅子靠，倒搖頭不已。劉寶善道：「大爺，你是長子，一切未了的事，你都得抗起雙肩來辦，你可不能過於傷心。」鳳舉擦着淚，站了起來，一手握着劉寶善的手，一手握着朱逸士的手，道：「全望二位幫我一一個忙，因把剛才和金太太商量的話說了。」朱逸士道：「照情理說，我們是義不容辭的，不過這件事，我怕有點不能勝任罷。」趙孟元道：「現在鳳舉兄遭了這種大不幸，我們並不是說客氣話的時候，既是鳳舉兄把這事重託你，你就只好勉為其難。」鳳舉道：「還是孟元兄痛快，我的事很麻煩，就請你也幫我一點忙罷。」趙孟元偏着頭想了一想，因道：「這裏沒有人沒有？」鳳舉道：「沒有託人，我想這事，由守華大概計畫一下子，交賬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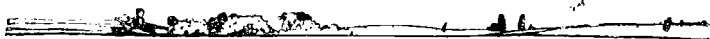
去辦，反正儘量的鋪張就是了。趙孟元聽了這話，且不答言，望着劉寶善，劉寶善微微擺了一擺頭。鳳舉道：怎麼樣，不妥嗎？劉寶善道：令親劉先生，人是極精明，然而他在外國多年，那知道北京社會上的情形，你說諸事緊縮一點也罷了，你現在統攬一句話，放開手去辦，這不是讓……說到這裏，走近一步，低聲道：這分明是開一條賬房寫謊賬的大路。經理喪事的人，趁着主人翁心不在焉的時候，最好落錢，何況你們又是放開手辦呢？說到這裏，鵬振鶴蓀兄弟都出來了。接上和金家接近的一些政界要人，已經得了消息，也紛紛的前來探候，於是推了朱逸士劉寶善二人在前面客廳裏招待。鳳舉和一些至好的親友，就在內容廳會議一切，一面吩咐賬房柴先生，庶務賈先生，合開一份喪費單子來。賈柴二位，在賬房裏，又商議了一陣，將單子呈上。趙孟元和他





第八十回

兄弟們圍在桌上看，只見寫道：壽材一具，三千八百元。壽衣等項五百元，珍寶不計，白棚約一千五百元，添置燈燭五百元。酒席三千元，槓房一千元。只看到這裏，趙孟元一看單子後面，千元上下的，還不計有多少。因將單子一按道：大致還差不離。只是我有一個疑問，這壽材一樣東西，原是無定格的，開三千不爲少，開五千不爲多，何以開出一個零頭三千八百元。他手按了單子，回過頭去，望了柴賈二位先生的面孔。賈先生笑道：這事不是趙五爺問，我們也得先說明呢。剛才我和幾家大棧廠子裏通了電話，問他們有好貨沒有？我可沒有敢說是宅裏的電話，他們要知道是總理去世了，他準能說有一萬塊錢的貨，反正他拿一千的貨來抵數，我們又那裏知道？所以我只說是個大宅門裏有喪事，要打聽價錢而已。問到一家，有一副沉香木的，還是料子，不曾配



合，他說四千塊錢不能少。我想一二百塊錢，總可以推讓，所以開了三千八百塊錢，不過這也沒有一定，我們還可以設法去找好的。趙孟元聽他說畢，點了點頭道：這算二位很在行。可是這單子上漏着沒開的還多，請你二位到前面再去商議一下子，我們再在這裏計議。柴買二人聽了如此說，自出去了。鳳舉連忙問道：怎麼樣？這裏面有弊病嗎？趙孟元望了一望屋裏，見沒有聽差，又看了一看屋外，然後拉着鳳舉的手，低了聲音道：不是我多事，也不是我以疏間親。鶴蓀連忙插嘴道：五哥，你爲什麼說這話，豈不是顯得疏遠了？趙孟元道：是啊！因爲你們託重了我，所以我不管那些，就實在辦起來。我看這單子，頭一下子，我就看出毛病了。一說到價目，他們就說是用電話在梳廠子裏打聽來的。他不舉這個證據也罷了，舉了這個證據，我倒發生一個極大的疑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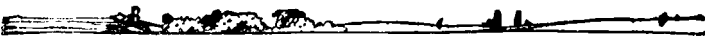
無論是誰，不會注意到棺材鋪裏的電話，若是注意到棺材鋪裏的電話，當然和他們是很熟，我們叫他開單子，通共有多少的時間，居然就在桅廠子裏把價錢打聽出來了，這裏面不能無疑問，無論南北，替人經手喪事的，多少要落一點款子，說是以免倒霉，就是至親好友，也要從中落個塊兒八毛，買點東西吃，我看你們賬房，怕不能例外。而且壽材這樣東西，果然像他所說的的話，完全是朦事，你嫌三百元的東西不好，回頭他將一百元的東西給你看，說是最好的了，要值五百元，你有什么法子，證明他不確。一個經手人要與桅廠子認識，你想這買賣應該怎樣呢？這一席話說得鳳舉兄弟，真是聞所未聞。燕西道：五哥，你說得很有情理，但是這些事情，你怎樣又會知道？趙孟元道：你們過的快活的日子，怎麼會料到這些事上來。而且賢昆仲所接近的，都是花

錢不在乎的大爺，又那聽過這樣打盤算的事？我曾有過兩回喪事，吃虧不小。當時經過也不知道，事後慢慢人家點破，所以才知道很多了。這些事，諸位也不必說破，只說諸事從簡省入手……鳳舉聽他說到這裏，連忙接嘴道：那不很妥當吧？我們本來就不從簡省入手。老人家做了這一生的大事業，到了他的喪事，倒說從簡省入手，人家聽了，未免發生誤會，而且與面子有關。趙孟元皺了眉，向鳳舉拱拱手道：呵！我的大爺，這不過一句推諉之詞罷了。並不是把喪事真正從簡省入手，我們和賬房這樣說，別人怎麼會知道？鳳舉道：那究竟不妥，甯讓他們從中吞沒我一點款子，我也不對他們說從簡省入手。無論怎樣說一句推諉話都可以，爲什麼一定要說從簡省入手呢？趙孟元聽了他這話，肚子裏嚷着他們怎樣得了？可是一想到一向受金家父子提攜



第七十八回

之處，人家有了這種大事，當然和人家切實的幫忙，他們要這樣的虛面子，且自由他，犯不着和他們去計較，便點點頭，低低說了一聲那也好。鶴蓀見趙孟元有一種有話要說又止住的樣子，連忙道：「五哥說得很對的，我老大只是怕賬房發生了誤會，真會省儉起來。我看這事就托重五哥仔細參酌開一個單子，吩咐他們照了這單子去辦，是辦得體面，或是辦得省儉，這都用不着細說的。趙孟元是一番好意，替金家省儉一點款子。現在聽他們弟兄口音，總是怕負省儉兩個字的名義，自己又何必苦苦多這事去吃力不討好。便道：還是這話適得其中，就照這樣辦罷。現在第一要辦的，便是府上大大小小，上上下下，要穿的孝衣，總在一百件以上，就是上房裏穿的，也有三四十件。這要叫一班裁縫來，連夜趕快的做。鳳舉道：這倒說的是。不過平常人家用的，都是





一種粗白布做的，未免寒酸，我們不在乎省那幾個錢，我想用一種俄國標，或者漂白竹布。趙孟元聽了這話，眉毛又皺了幾皺，雖有十二分的忍耐性，到了這時，也不得不說上一兩句，便道：若論平常的孝衣呢，寒酸倒是寒酸。不過古人定禮，這種凶服，本來就不要好布，爲了形容出一種淒慘的景象出來。自古以來，無論誰家都是這樣，府上若用粗布做了，越顯得很懂古禮，我想決沒人反說省錢的。關於這些事，都會斟酌，賢昆仲用不着操心，只要給我一個花錢的範圍就是了。鳳舉道：沒有範圍，家母說了，儘量去辦。說到這裏，柴賈二位，把賬單已經開來了。趙孟元却不是先那樣仔細的看，只看了一個大概，就是這賬單子，也不是先前那樣嚇人，把數目都寫了個酌中。趙孟元道：這樣子就很好了，應該只有添的，沒有減少的了。事不宜遲，你們就去辦起來罷。柴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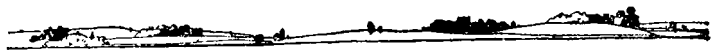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八回

先生道：現在賬房裏還共存有一千多元現款，動用大數目，少不得要開支票。鳳舉道：這個你又何必問呢？只管開就是了。趙孟元道：大爺這話可沒有領會到柴先生的意思。往日賬房動用數百元的數目，或者開支票，都是要向總理請示的，現在總理去世了，他還照着老例，遇到大事，不能不問大爺一下。鳳舉被他一提，這才明白，因道：你這話說的對，我想這兩天要用整批款子的地方，一定不在少處，可以先報一個總數目，然後我再向太太請示去。柴先生道：太太這兩天是很傷心的，我們不能時時刻刻到上房去麻煩，我想遇事請大爺作主就行了。就是大爺不在前面，還有二爺三爺七爺呢，都可以問的，那就便當多了。鳳舉也不曾深爲考量，聽到這種說法，倒以爲賬房裏很恭維他們兄弟，就點點頭答道：你這話也說的是，就是這樣的辦罷。柴賈二位照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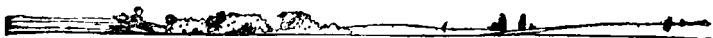
往日對金銓的態度，向鳳舉連說兩聲是，便退下去了。劉守華本早出來了，他一看到前面客廳裏來的客很多，因此替鳳舉弟兄們出去應酬了一遍。這時他到內客廳裏聽了他們所議喪事的辦法，有點不對。在外國看過許多名人的喪事，只是儀式隆重而已，沒有在乎花錢圖熱鬧的。可是開口又怕他們說洋氣重，不懂中國社會風俗，因此也不說什麼。鳳舉說是託他和趙孟元共同指揮着，他也就答應了。這樣一來，僕役們都知道喪事是要鋪張的，大家也放開手來幹了。自這時十點鐘起，金家上上下下，電燈一齊亮着，烏衣巷這一條胡同，都讓車子塞滿了。上房裏是親戚來慰問的，外客廳裏是政界銀行界來唁問的，內客廳裏齊集了金家的一些親信，賬房裏是承辦喪事的來去接洽，門房圍着許多外來的聽差，廚房預備點心。這除了上房女眷們哭聲





第七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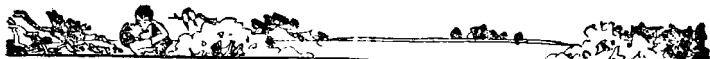
而外，這樣鬧轟轟的，令人感覺不到，有抱恨終天的喪事。前後幾重院子，爲了趕辦喪棚，臨時點着許多汽油燈，這汽油燈放着白光，燃燒出一種嗡嗡的聲音，許多人在白光之下跑來跑去，自然表示出一種凌亂的景象來。上房裏，許多女眷們都圍着金太太在自己屋裏，不讓他到停喪的屋子裏去。金太太的喉嚨，帶着啞音，只向衆人敘述金銓一生對人對己種種的好處，說得傷心了，便哭上一遍。舉家人忙到天亮，金太太也就又哭又說，坐到天亮。鳳舉兄弟們，神經受了重大的刺激，也就忘了要睡覺，混混沌沌，鬧到天亮。還是朋友們相勸，今天的事更多，趁早都要去休息一下子，回頭也好應酬事情。鳳舉兄弟們一想，各自回房安息。弟兄裏面，這時各有各的心事，尤以燕西的心事最複雜。他知道男女兄弟，或有職業，或有積蓄，或有本領，或有好親戚幫助。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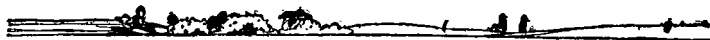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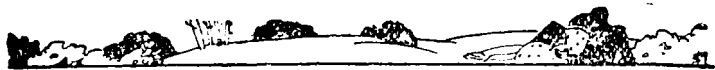
己這四項之中，却是一件也站立不住。父親在日，全靠一點月費零用，父親去世了，月費恐怕不能維持，要說去弄差事，好差事已經失了，泰山之靠，不容易到手了，小差事便有了，百兒八十的薪水，何濟於事？有父親是覺察不到可貴，而今父親沒了，才覺得失所依靠了。他這樣一肚子心事，在大家一處談着，還可以壓制一下，離開了衆人，心事就完全湧上來。走到自己房裏，只見清秋側着身子躺在沙發上，手托着半邊臉呆了，只管垂淚珠兒。燕西進來了，他也不理會。燕西道：「這樣子，你也不宿沒睡嗎？」清秋點了點頭，不作聲。燕西道：「你不是在母親房裏嗎？幾時進來的？」清秋道：「我們勸得母親睡了，我就回房來。我想我這人太沒有福氣，有這樣公正，這樣仁慈的公公，只來半年，便失去了。我們夫婦，是一對羽翼沒有長成的小鳥，怎能……說到這裏，就哽咽住了。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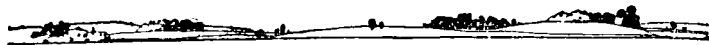


西聽他這一番話，正兜動了自己滿腹的心事，不覺也垂下淚來。因拿手絹擦着眼睛道：「誰也作夢想不到這件事。事到如今，有什麼法子？我們只好過着瞧罷。」正說到這裏，院子外有人叫道：「七爺在這裏嗎？」燕西在玻璃窗子裏向外一看，只見金榮兩手托着一大疊白衣服進來。因道：「有什麼事？你進來罷。」金榮將衣服拿進來，放在外面屋子裏桌上，垂着淚道：「您的孝衣得了，少奶奶的也得了，連夜趕起來的。」燕西一看，白衣服上，又托着兩件麻衣，麻衣上，又是一頂三梁冠，自己一想，昨日早上，很高興起來，那料到今日早上會穿戴這些東西哩？兩手捧了臉，望着桌子，頓腳放聲大哭，哭到傷心之處，金榮也靠了門框哭起來。清秋垂了一會淚，捧着燕西的手道：「儘哭也不是事。你熬了一夜，應該休息一會子了。待一會子起來，恐怕還有不少的事呢。」燕西哭傷了心，那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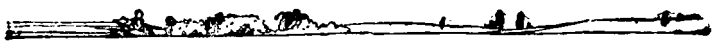
止得住。還是兩個老媽子走來帶勸帶推，把他推到屋子裏床邊去，他和衣向下一倒，伏在床上嗚咽了一會，就昏睡過去了。但是他心裏慌亂，睡不穩貼，只睡了兩個鐘頭便醒了。起來看時，清秋依然側身坐在沙發上，可把頭低了，一直垂到椅靠轉拐的夾縫裏去，原來就是這樣睡着了。燕西見他那嬌小的身材，也不是一個能窮苦耐勞的人，父親一死，這個大家，恐怕要分裂。分裂之後，自己的前途，太沒有把握，難道還讓他跟着去吃苦嗎？想到這裏，望着他不由呆了一呆。只在這靜默的時間，却聽到遠遠有哭聲。心想這個時候，不是房間裏想心事的時候。於是，便向外面走來。剛出院門，只見家中僕役們，都套上了一件白衣。自己身上還穿一件綢面緞絨袍子，這如何能走出去？復轉身回房，將孝衫麻衣穿上了，更纏上白布拖巾，戴了三梁冠，這才向前面來。到





第七十八回

了上房堂屋時，各大小院子裏已是把孝棚架起來了。所有的柱子和屋檐一齊都用白布彩掛繞着，來來往往的人，誰也是一身白。看了這種景象，令人說不出有一種什麼奇怪的感覺。剛走到母親房門口，金太太垂淚走了出來道：去看看你父親罷，看一刻是一刻了，壽材已經買好了，未時就要入殮了。說着，一面向前走。燕西一聲言語不得，扶了金太太向金銓臥室裏去。這時，鳳舉正陪着梁大夫和兩個助手，在屋子裏用藥水擦抹金銓的身體，女眷們在外面屋子裏坐着，眼圈兒都是紅紅的。鳳舉見母親來了，便上前攔住了道：媽，就在外面屋子裏坐罷，金太太也不等他說下句，便道：我還能見幾面，你不讓着我看着你父親嗎？說時便向前奔。可是一到房門口，就哽咽起來了。在外面屋子裏的女眷們，一齊向前，再三勸解，說是等洗抹完了，再看也不遲，這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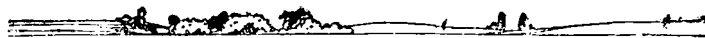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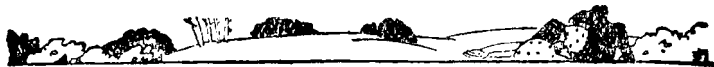
候上前，不免礙大夫的事。金太太勉強也不能進去，只得算了，然而就是坐在這外面屋子裏，對着金銓那屋子，想到室在人亡，也不由得悲從中來。加上滿眼都是些穿白衣的，金銓屋子玻璃窗裏垂着綠幔，往日捲着綠幔，遠遠的就可以看到他坐在靠窗子一張椅子邊，很自在的抽着雪茄。而今桌子與綠幔依然，却在玻璃上，縱橫貼了兩張白紙條。便是這一點，結束了四十年的夫妻，不由得金太太又哭起來。他昨天一晚，已經是哭了數場，又不曾好好的睡上一覺，因此哭得傷心了，身子便昏暈着支持不住，人斜靠了椅子慢慢的就溜了下去，同時哭聲也沒有了，嘴裏只會哼。燕西連忙就叫梁大夫過來，問是怎麼了。梁大夫診了一診脈，說是不要緊，這是人過於傷感，身體疲倦了，讓太太好好的休息一會兒，也就回過來了，不吃藥也不礙事的。爲慎重一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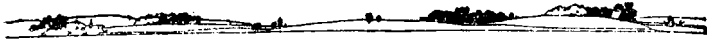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十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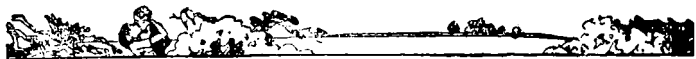
起見，我可以打一個電話回家，叫家裏送點藥水來。燕西於是叫聽差們將母親抬到一張籐椅上，先抬回房去。這裏剛進房，外面又是一陣大嚷，只聽說是不好了，二姨太不好了，快快找大夫罷。燕西聽了這話，也是一陣驚慌，便問誰嚷，二姨媽怎麼樣了？二姨太屋裏一個老媽子，走上前拉住燕西道：七爺瞧瞧去，二姨太不好了。燕西見那老媽子臉色白中透青，料是不好，遂吩咐屋子裏的人，好好的看着母親，自己連忙到二姨太屋子裏來，只見二姨太直挺挺睡在床上，聲息全無。梅麗站在面前亂頓着腳，娘呀，媽呀的哭着嚷着。燕西問道：二姨媽怎麼了，怎麼了？梅麗哭道：我也不知道是怎麼的，剛才我要進房來拿東西，門是關的，隨便怎麼樣叫不應。還是劉媽打破玻璃窗，爬進來開的門，見娘睡在床上，一點聲音沒有，動也不動，我才知道不好了。七哥，怎麼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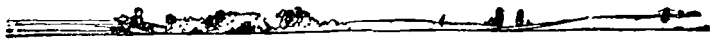


辦呢？說着，拉了燕西的手，只管跳腳。燕西伸手摸了二姨太的鼻息，依然還有，再按手脈，也還跳着。因道：大夫還在家裏，大概不要緊的。說到這裏，清秋同鳳舉夫婦先來了，接上其餘的家人，也都來了，立刻擠滿了一屋子的人。梁大夫在屋外就囑着道：無論是吃什麼東西，只要時間不久，總有法子想。說着擠上前，就看了看脈，口裏道：這是吃了東西，請大家找找看，屋子裏犄角上，桌子抽屜裏，有什麼瓶子罐子沒有？知道是吃什麼東西，就好下手了。一句話將大家提醒，便四處亂找，還是清秋在床底下發現了一張油紙，檢起來嗅一嗅，很有煙土氣味。便送給梁大夫看。他道：是的，這是用煙泡了水喝了。不要緊，還有救。我再打電話回去，叫他們送救治的東西來。說着，他馬上又在人叢中擠了出去。梁大夫一面打電話，一面就吩咐金宅的聽差的，去取藥品。不到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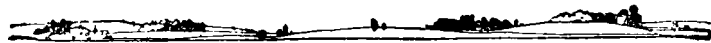


十分鐘，藥品取來了，梁大夫帶着兩個助手，就來救治。這時，二姨太在牀上睡着，兩眼緊閉，臉上微微白中透青，不時的哼上兩聲。梁大夫解開他的胸襟，先打了兩藥針，接上就讓助手的扶着他的頭，親自掰開他的口，用小瓶子對着嘴裏，灌下兩瓶藥水下去。二姨太似有點知道有人救他了，又大大的哼上了兩聲。梁大夫這才回轉頭來對大家道：大概吃的不多，不過時間久一點，麻醉過去了，再給他洗洗腸子，就可沒事。府上那裏來的煙土呢？鳳舉道：這都是爲了應酬客預備的，誰提防到這一着棋呢？梁大夫道：大爺有事，就去料理事情罷。這裏病人的事，有我在這裏，總不致於誤事。鳳舉也因爲要預備金銓人殮，就讓佩芳陪梅麗在屋子裏看守二姨太。清秋也對燕西說，若是沒有什麼事，暫時也願在這屋子裏，燕西也很贊成。他們兄弟們這才出了二姨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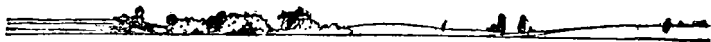
屋子去應付喪事。一大清早，都算爲了二姨太的事混過去了。到了一點鐘以後，是金銓入殮的時候了，前面那個大禮堂，只在一晚半天之間，把所有一切華麗的陳設，撤銷得乾淨，正中，藍白布紮了靈位，兩邊用白布設了孝帷，正中兩個大花圈，一是金太太的，一是二姨太的。此外大大小小分列兩邊。一進這禮堂，滿目的藍白色，已是淒慘。加上正靈位未安，一張大靈案上，兩支大蠟台上，插了一對綠蠟。正中放着空的壽材，不曾有東西掩護，簡直是不堪入目。金家是受了西方文明洗禮的，金銓向來反對僧道鬧喪的舉動。加之主持喪儀的劉守華，又是耶蘇教徒，因之，並未有平常人家喪事，鑼鼓喇叭那種熱鬧景象。這只將公府裏的樂隊借來了，排列在禮堂外。關於入殮的儀典，劉守華請了禮官處和國務院幾位祕書，草草的定了一個儀式，一，金總理遺體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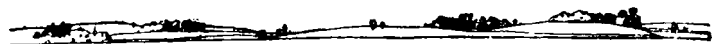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十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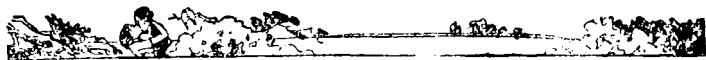
在寢室穿國定大禮服。二，男女公子，由寢室抬遺體至禮堂入棺。三，入棺時，視殮者全體肅靜，奏深沉哀樂。四，封棺，金夫人親加栓。五，金夫人設靈位。六，哀樂止。七，三位夫人獻花。八，家族致敬禮。九，親友致敬禮。十，全體舉哀。以上儀節，又簡單，又嚴肅，事先曾問過了金太太，他很同意。到了人殮時，便照儀式程序做下去。金銓尸體在寢室裏換了衣服之後，在醫院裏借得一張番布病床來移了上去，將一面國旗，在上面掩蓋了，然後鳳舉鶴蓀背了帶子，抬着兩端，其餘男女六兄弟，各用手扶着床的兩邊，慢慢抬上禮堂來。金太太和翠姨帶着各位少奶奶，在後面魚貫而行。到了禮堂，有力的僕役們，就幫助着將尸體緩緩移入棺去。金銓入棺之後，金太太親自加上栓，然後放下孝幃，大家走到孝帷前來。旁邊桌上，已經題好了的靈牌，由鳳舉捧着送到金太太手上，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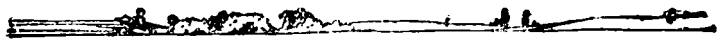


太太再送到靈案前。這時，那哀樂緩緩的奏着，人的舉動，因情感的關係，越是加倍的嚴肅。設靈已畢，點起素蠟，哀樂便止了。司儀喊着主祭人獻花，金太太的眼淚，無論如何止不住了，抖抖擻擻的將花拿在手上，眼淚就不斷的灑到花上與葉上。只是他是一個識大體的婦人，總還不肯放聲哭出來。金太太獻花已畢，本輪到二姨太，因為他剛剛救活過來，不能前來，便是翠姨獻花了。關於這一點，在議定儀典的時候，大家本只擬了金太太一個人的，金太太說不然，在名分上雖說是妾，然而和亡者，總是配耦的人，在這最後一個關節，還是讓兩位姨太太和自己平等的地位，誰讓中國有這種多妻制度呢？再說二姨太的孩子都大了，也不應看他不起，因為有金太太這一番宏達大度的話，大家就把儀式如此定了。當金銓在日，只有二姨太次於金太太一層，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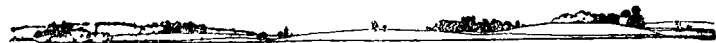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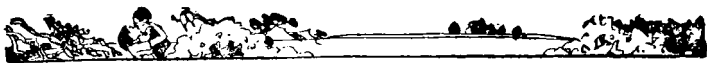
乎有半個家主的地位。翠姨無論對什麼人，都不敢拉着和家主並列，就是對於小姐少奶奶們還要退讓一籌呢。所以關於喪儀是這樣定的，他自己也出於意料以外，心想或是應當如此的吧？金太太獻花已畢，司儀的喊陪祭者獻花，翠姨就照着金太太樣式做一套，獻花已畢，用袖子擦着眼睛，退到一邊去。這以下晚輩次第行禮，到了一聲舉哀，所有在場的人，誰不是含着一腔子悽慘之淚？尤其是婦女們，早哇的一聲，哭將出來。立刻一片哀號之聲，聲震屋瓦。在場有些親友們，看了也是垂淚。朱逸士將趙孟元拉到一邊，低聲道：我們不要聽着這種哭聲了，我就只看了這滿屋子孝衣，像雪一般白，說不出來有上一種什麼感想哩。趙孟元道：就是我們，也得金總理不少的提拔之恩，我們有什麼事報答過人家，而今對着這種悽慘的靈堂，怎能不傷心？說到這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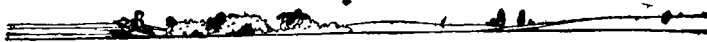
裏，朱逸士也爲之黯然，不能接着說下去，這天正是一個陰天，本來無陽光，氣候現着陰涼。這時，恰有幾陣風由禮堂外吹進裏面來，靈案上的素燭，立刻將火燄閃了兩閃，那垂下來的孝帷，也就只管搖動着。朱趙二人站在禮堂犄角的窗戶邊，也覺身上一陣涼颼颼的。趙孟元拉了一拉朱逸士的衣襟道：平常的一陣風，吹到孝帷上，便覺淒涼得很。這風吹來得奇怪，莫不是金總理陰靈不遠，看到家裏人哭得這樣悲哀，自己也有些忍耐不住吧？朱逸士作聲不得，微點了一點頭。旁觀人尙屬如此，這當事人的悲哀，也就不言可知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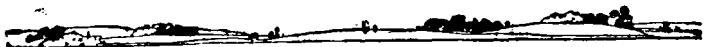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九回 蒼莽前途病床談事業 淒涼小院雨夜憶家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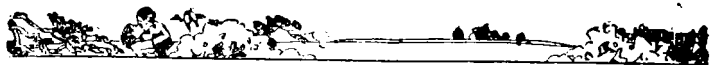
這裏孝堂上，大家足哭了半小時，方才陸續停止。女眷仍都回到上房，鳳舉兄弟却因為有許多親密些的親友來謁靈和慰問，事實上不能全請劉守善代表招待，也只得在內客廳裏陪客。所以喪事雖然告了一個段落，鳳舉兄弟們，依然很忙，金家雖不適用舊式的接三送七，但是一班官場中的人物，都是接三天前來吊孝，這又大忙了一天。哀感之餘，又加上一種苦忙，男兄弟四個之中，到了第四天，一頭一尾，都睡倒了，大夫看了一看，也是說，這種病，吃藥與不吃藥，都沒有多大的關係，只要好好的休養兩天，就行了。燕西住在屋子裏，前面有深廊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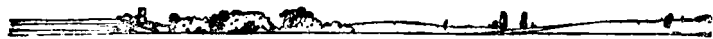
廊外又是好幾棵松樹，大夫說，陽光不大夠，可以掉一個陽光足的屋子，讓病人胸心開朗一點。清秋聽了大夫的話，就和燕西商量，將他移到樓上去住。這樓上本是清秋的书房，陳設非常乾淨，臨時加了兩張小鐵床，清秋就陪着他在樓上住。這幾日，天氣總也沒有十分好過，不是陰雨，便是刮大風。燕西在樓上住着第二天，又趕上陰天，天氣很涼，依着燕西，就要下樓在外面走動。清秋道：你就在屋子裏多休息一天罷，大哥對內對外，比你的事多得多，他信了大家的話，就沒有出房門。你又何必不小心保養一點。家裏遭了這種大不幸，你可別讓母親操心。燕西道：這個我怕我不知道嗎？一天到晚把我關在屋裏，可真把我悶的慌。清秋道：你現在孝服中，不悶怎麼着？你就是下了樓，還能出大門嗎？燕西嘆了一口氣道：這是那裏說起，好好的人家會遭了這樣的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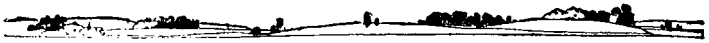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九回

禍事。我這一生的快樂，就從此而終了。燕西說話時，本和衣斜躺在床上。清秋拿了一本書，側身坐在軟椅上，看着，帶和他談着話。燕西說了這句話，他將手上拿着的書，向下一垂，身子起了一起，望了燕西一下。但是他又拿起書來，低著頭再看了燕西道：你好像有什麼話要說的樣子，怎麼又不說了？你還有心看書！清秋道：我的心急比你還恐怕要過十二分呢？你都說我沒心看書，我真有心看書嗎？我不看書怎麼辦？呆坐在這裏，心裏只管焦急，更是難受了。燕西道：你和我談話，我們彼此都心寬一點，剛才你有一句什麼話，不肯直說出來。清秋道：這話我本不肯說的，你一定要我說，我只得說了，剛才你說一生的快樂，從此完了。這個時候那裏容你我作子媳的談快樂二字。你既是說了，倒可以研究研究，不知道你所說的快樂，是從前那種公子哥兒的快樂呢？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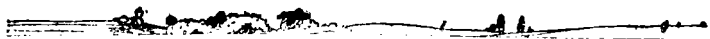
還是作人一種快樂呢？燕西皺了眉道：你這是什麼話？快樂就是快樂，怎麼有公子哥兒的快樂，作人的一種快樂，難道公子哥兒就不是作人嗎？清秋道：所以我說不和你討論，我一說你就挑眼了。你想，一個人隨便談話，那裏能夠用講邏輯的眼光來看。你願聽不願聽呢？你不願聽，我就不必談了，省得爲了不相干的事，又惹你生氣。況且你現在正有病，我何必讓你生閑氣。燕西道：據你這樣說，倒是我沒有理了。你有什麼意見，你就請說罷。清秋道：你別瞧我年輕，但是我的家庭，從前雖不大富大貴，究竟也不會愁着吃喝。後來我父親一死，家道就中落了。自我知道世事而後，人生的痛苦，我真看見和聽到不少，凡是沒有收入，只有花錢出去的，這種窮是沒有挽救的窮，自己有錢，慢慢會用光。自己沒錢，只有借貸當賣了。我家裏就過了這樣不少的日子，所以我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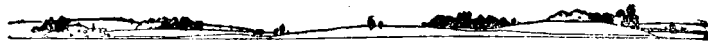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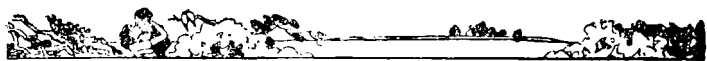
覺得人窮不要緊，最怕是有沒有收入。燕西道：「這個我何嘗不知道？不過我們總不致于像別人，多少有一點財產，產業不能說不是一種收入。只是這種收入，是有限的，不能由我們任性的花罷了。」清秋道：「你這話就很明白了。所以我就問你是要那一種快樂？若是要得做總理兒子時代的快樂，據我想，準是失敗。若是你要想找別的一種快樂呢，我以為快樂不光是吃喝嫖賭穿，最大的快樂，是人精神上可以得着一種安慰。精神上的安慰，也難一言而盡，譬如一件困難的事，自己輕輕易易的就做完了，這就可以算得。燕西道：「這個我也明白的，何須你說！」清秋道：「這不算結了，剛才我所說的話，還是沒有錯呀。我以為你不像大哥，他早就在政界裏混得很熟了，人也認識，公事也懂得，無論如何，他要混一點小差事，總不成問題。你對於那些應酬的八行，老實說，恐怕





還不在行，更不要談公事了。燕西道：你就看我這樣一錢不值。清秋道：你別急呀，不懂公事那不要緊的，一個人也不是除了做官就沒有出路，只要把本領學到就得了。燕西道：到了這個年歲了，叫我學本領來混飯吃，來得及嗎？我想還是在那個機關找一個位置，再在別的機關，掛上一兩個名，也就行了。清秋道：若是父親在日，這種計劃，要實現都不難。現在父親去世了，恐怕沒有那樣容易吧？燕西道：那個機關的頭兒，不是我們家的熟人，我去找他們能夠不理嗎？你一向把事情看得難些，又看得太難了。清秋見燕西談到差使，滿臉便有得色，好像這事，只等他開口似的。他的態度既是如此，若一定說是不行，也許他真會着惱。因道：你對於政界活動的力量，我是不大知道，既是你自己相信這樣有把握，那就很好。燕西道：據我想，找事是不成問題的，我急的就





第七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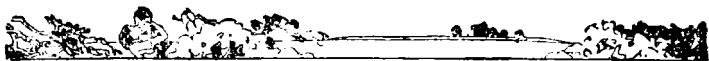
是我從來沒有辦過事，能不能幹下去，倒不可知呢？清秋先是疑他未必能在政界混到事，現在他說有如此之容易，未必他就毫無把握，只要真能在政界混下去，以後好好的過日子，未嘗不可以供應自己兩小口子的衣食。只是他一做官之後，還是和這些花天酒地的朋友在一處混，那末，是他自己本領賺來的錢，更要撒手來一花，那如何是好？他心裏如此想着，關於燕西所答應的話，一時就不曾去答應。燕西望着他道：我所說的話，你看怎麼樣，不至於說得很遠嗎？清秋道：當然啦，你們府上是簪纓世家，有道是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何至於你要出來找事會生什麼困難。不過是你們府上，門面是這樣的大，混到政界上去，若是應酬大起來，恐怕也是入不敷出呢。燕西點頭道：這個你倒說的是。譬如老大去年在外另組織一個小家庭，一月用一千還不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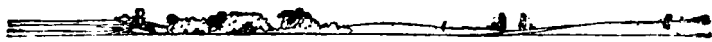


呢。何況我們將來還要正式佈置呢？當燕西說鳳舉小家庭一句，清秋就想起說如何能比。不料這一句話還沒有說出來，他連忙就說，比這還要正式的佈置一番，如此說，是比鳳舉那番組織還要鬧。待要批評兩句，這又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，說不清，彼此恐怕還會發生糾葛，這倒不如不說，還可以省了許多事了。因此又默然坐着。燕西道：說着說着，怎麼你又不作聲了。清秋道：這種事情，至少也在三個月以後吧？我們又何必忙着討論呢？你的身體又不大好，我不願意空找急，分你的神，將來等家中喪事了結了，慢慢的磋商罷。燕西也是因為提到這種事，心神不免要增加許多煩惱，清秋不肯說，也就不說了。可是有了這一番談話，清秋又平空添了無限的心事，這一生真要是像燕西執着維持原有生活狀況的態度過下去，不能沒危險，別的事不必說，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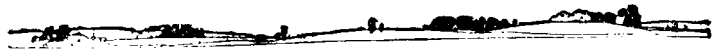


以現在而論，他不但沒有一個錢私蓄，倒有好幾千塊錢的私債。設若一旦自己組織家庭起來，馬上就會感到拿錢不出來了。關於將來謀生的事，燕西雖未必肯聽自己的話，然而這件事關係甚大，究竟不能不和他說個詳細。自己年輕，見解總還有不到之處，這件事少不得要私自向自己母親請教一下，看他怎樣說？不過自己母親，以為金家有的是錢，女婿也很像有才幹，將來也不可限量的。這時若把實話告訴他，他不但要大大的失望，恐怕也要把燕西的為人看穿。在母親面前，揭出丈夫的短處來，這究竟也是不相宜的事情呀，這樣看起來，還是自己慢慢的打算，不要告訴母親為妙罷？清秋沉沉的想了又想，反而把自己弄得一點主意沒有，神志昏昏的，手上捧着一本書，坐下一邊，只是愛看不看的。這一天的天氣，格外的壞，到了下午六七點鐘，竟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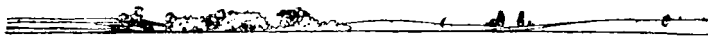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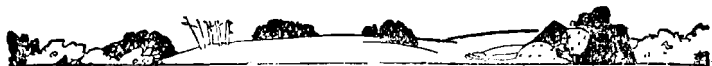
希希沙沙的下起雨來，自從家中有了喪事以後，金太太總不很大進飲食。大家勸着，或者喝一碗稀飯，或者用熱湯泡一點飯，就是這樣，麻糊糊的算了。清秋雖不至於像金太太那樣的悲傷，然而滿腹憂愁，不減於第二人，要他還是像平常一樣的吃飯，當然是不能夠的，但是向來是陪着金太太吃飯的，在金太太這樣眼淚洗面的日子裏，不能不打起精神來，增加他的興趣。因之這天晚上，縱然是一點精神沒有，也不得不勉強走下樓，到金太太屋子裏來吃晚飯。飯盒子這時已經拿到屋子裏來了，正坐了一屋子人。原來這兩天，除了梅麗陪着二姨太，佩芳陪着鳳舉之外，只有道之夫婦另外是一組，其餘金太太的子女都在這裏吃飯，好是讓母親心裏舒服些。金太太一看到清秋進來，便道：「今天晚上你還來作什麼？你屋子裏不是還躺着一個嗎？」清秋道：「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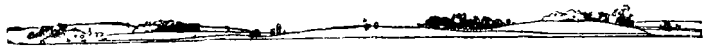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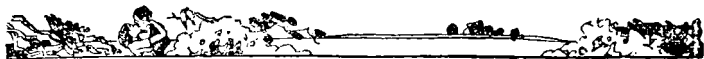
睡着了，現時還不吃晚飯呢。金太太道：我這裏坐着一大桌人，夠熱鬧的了，你還是到自己屋子裏去吃飯罷。若是沒有心事看書，把我這裏的益智圖帶去解解悶。省得那位一個人在屋子裏。清秋本來也吃不下飯去，既是金太太叫自己回房去，落得回自己房裏靜坐一番。因是在書櫥子裏拿着了益智圖竟自先走了。這個時候，雨下的正緊，清秋回到自己屋子裏，雖然全有走廊可走，可是那一陣陣的晚風，由雨林裏吹過來，將雨吹成一片的水霧，挾着冷氣，向人身上直撲過來。那雨絲絲的吹到臉上和脖子裏，不由人連打了兩個寒噤。自己所住的這個院子，本來就偏僻的，往常還聽到隣院裏，有各種嘻笑娛樂之聲，現在都沒有了，彷彿就是特別的冷靜。加上自己又搬到樓上去住了，就只有廊沿下一盞電燈，其餘的燈都息了。遠遠望着自己屋子裏，也好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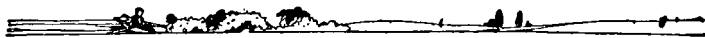
像又新添了一種淒涼景象似的，心裏也就有點害怕。走到那海棠葉門邊下，就叫了兩聲，都沒有人答覆，更是害怕，自己勉強鎮靜着，生着氣道：我越是好說話，這些底下人越是不聽話，只是我一轉眼的工夫，又不知道他們跑到那裏去了。一面說着，一面趕快的上樓，走進房去，燕西已是醒了，便道：我彷彿知道你走了的，這一會子功夫，你就吃了飯嗎？清秋道：我那裏要吃飯，我原是要去陪母親。那裏倒有一屋子的人，他說讓我回屋子來陪着你。我也以為你一人在屋子裏怪悶的，所以回來了，幸而是我來了，你瞧，就是我走開這一會子的工夫，兩個老媽子都不見了。要不然，你一個人在這裏，更要悶呢。燕西道：既是母親那裏人多，我去坐一會子罷，你可以一個人在這裏吃飯。說畢，出房就走，清秋正有些害怕，幸得燕西是醒的，正好向他說幾句話，不料他反要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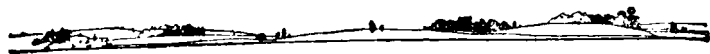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第七十九回 ——

去趕熱鬧，自己又不好說，兩個老媽子走了，留他作伴，只得說道：外面雨倒罷了，那雨裏頭吹來的風，可有些不好受。燕西道：你讓我出去談罷，若是在屋子裏坐着，那更是覺得難受呢。說着，已是下樓而去。清秋一時情急，樓壁上有個叫外面聽差的電鈴，也不問有事沒有，忙將電鈴一陣緊按，因之燕西出院去，不多大一會兒，金榮就進來了，站在樓下高聲問道：七爺叫嗎？清秋道：我這院子裏一個人沒有，我還沒吃飯呢？金榮道：我剛才看到這院子的李媽，在廚房裏呢，我去叫他罷。清秋道：不，你先找一個人來給我作伴罷，然後你再找他們去。金榮見清秋真是害怕，就隔着牆大聲嚷道：秋香姐在院子裏嗎？七少奶奶叫你過來有事呢。秋香以爲果然有事，答應着就走過來了。清秋聽到秋香的聲音，心下大喜，連忙走到欄杆邊，向下面連招了幾招手，笑道：快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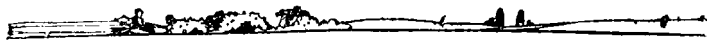
來，快來，我正等着你呢。金榮道：少奶奶，我該叫他們送飯來了罷。清秋道：稀飯就行，一兩樣菜就够了。金榮答應着去了。秋香走上樓來，清秋握着他的手道：你吃過了飯沒有？秋香道：我們少奶奶到太太那裏去了，我們用不着等，吃過了。清秋執着他的手，一路走進房來，因道：幸而你來給我作個伴，要不然，我一個人守着這一幢樓，孤寂死了。清秋在沙發上坐下，也讓秋香坐了。秋香笑道：七少奶奶，您的脾氣，有好些和七爺相同，七爺和我們不分大小的，從前這裏的小憐和他很好。小憐走了，阿囡玉兒和我，都和七爺不錯，只是春蘭年紀太小些，不和我們在一處玩。清秋聽了這些話，忍不住要笑，便問道：你說話這樣天真爛漫，你今年幾歲了？秋香道：我那裏知道呢？我是小的時候，拐子把我拐出來的。那個時候問我，我自己會說四歲，就算是四歲，其實我是瞎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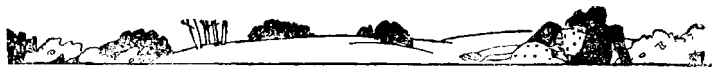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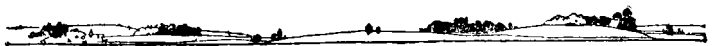
回九十七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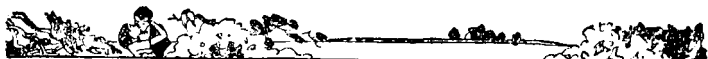
的。後來讓拐子把我賣在楊姥姥家裏，也不知過了多少年，就轉賣到王家，跟着三少奶奶到這裏來了。我到王家的時候，都說是十二歲，連那年共四個年頭了，我就算是十五歲了。清秋道：你姓什麼呢？秋香搖了一搖頭道：我不大記得，好像是姓黃，可是和黃字音相同的房呀，方呀，王呀，都說不定呢。清秋道：你記得你的父母嗎？秋香道：我還記得一點，我父親還是個穿長衣服的人，天天從外面回來，都帶東西給我吃。我母親也常抱着我。但是這不過是一點模糊的影子罷了，仔細的情形，我是一點也不記得。清秋道：你家在什麼地方，你知道嗎？秋香道：我的少奶奶，我那裏能記得清許多呢？就是我在楊姥姥家裏的事，而今想起來，也好像在夢裏的一樣，你像我還能夠記得許多嗎？我若記得許多，我爲什麼不逃回去呢？我就常說，像我這種人，在世上就算白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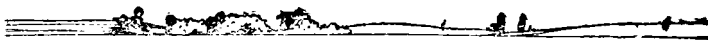


了一趟，姓名不知道，年歲不知道，家鄉父母不知道。清秋聽他說得這樣可憐，心裏一動，倒爲他墜下幾點淚。秋香究竟是孩子氣，自己說着，其初不覺得怎麼樣，及至清秋一垂淚，自己也索興大哭起來。清秋擦着淚道：「傻孩子，別哭了。我心裏正難受呢。你再要哭，我更是止不住眼淚了。有手絹沒有？擦一擦罷。」秋香聽他如此說，一想也是，人家正喪了公公，十分的懊喪，不能安慰人家，還要特意去惹出人家的眼淚來嗎？因之立刻止住了哭，掏出手絹將兩隻眼睛擦了兩擦。這時兩個老媽子都回屋來了，接上廚子又送了稀飯小菜來。清秋讓老媽子一直送到樓上屋子裏來。掀開提盒，送上桌子，早有一陣御米香味，襲人鼻端。老媽子將菜碟搬上桌子來看時，乃是一碟花生仁拌香乾，一碟福建肉鬆，一碟蝦米炒菜苔，除了一大磁罐子香米稀飯而外，還有一碟子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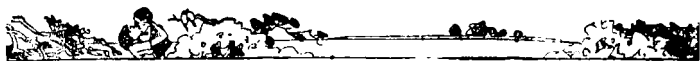
蘿蔔絲燒餅。清秋對秋香道：這菜很清爽，你不吃一點嗎？秋香道：我剛吃完飯了。說着，便在老媽子手上接了碗，在煖水壺裏倒了小半碗熱水，將碗蕩了一蕩，然後給清秋盛了一碗稀飯，放在桌上。又把書桌上的紙，裁了兩小方塊，將筷子擦了一擦，齊齊整整的放在桌沿上，再端一張方凳讓清秋坐下。清秋道：你們少奶奶太享福了。有你這樣一個孩子伺候，多麼稱心。秋香道：這很容易呀。七少奶奶出錢買個使女來就是了。清秋道：我聽了你剛才所說的話，我恨不得把天下做拐子的全殺了才稱心，我還能自己去作這個孽，花錢拆散了人家的骨肉嗎？老媽便接嘴道：少奶奶你是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呢。賣人口，誰是親爹娘作主呀，都是拐子手上的人了。你若不買，他也賣給別人。像賣到咱們這種人家來，當使女的真算登了天了。有些人家的使女，吃不飽，穿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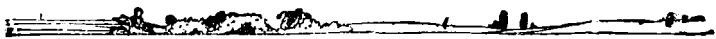
暖那還罷了。叫人家孩子做起事來，真是活牛馬，做得好，沒有一個好字，做不好，動不動打得皮破血出，或者把好孩子逼傻了，或者把活跳新鮮的孩子打死了，有的是呢。你若買了使女，你就算是救了那孩子了。清秋道：說雖然是這樣說，我總不願在我手上買使女。一個人不買使女，兩個人不買使女，大家不買使女，這拐子拐了人來，沒有人要，也就不幹這壞事了。秋香點點頭道：七少奶奶，你存這樣好心眼，將來一定有好報。清秋嘆了一口氣道：小妹妹，你還沒有我那種閱歷，你那裏知道。說時，見老媽子還站在一邊，因道：我有一個人在這裏作伴就行了，你們晚飯還沒有吃吧？去吃飯去。李媽便笑着請秋香多待一會，自下樓去了。清秋吃一碗稀飯，又吃一個半蘿蔔燒餅，說是餅很好吃，一定要秋香吃了一個。秋香給他收了碗碟到提盒子裏去，送到廊外，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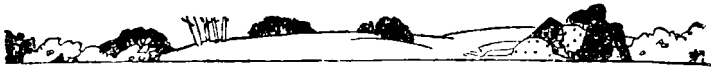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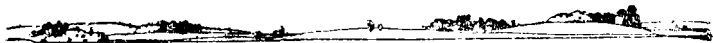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九回

陪着清秋到樓下洗澡房裏去擦了手臉。清秋復上樓來，他又跟着上樓。清秋道：我這院子裏的人回來了，你來得太久了，你們少奶奶回來了，不看到你，又要怪你了，你去罷。秋香道：不要緊，三爺回來了，蔣媽會來叫我的。我在別個院子裏，常常玩得很晚回去，也沒有說過呢。清秋道：你平常怎麼不到我這裏來玩玩呢？秋香聽說，向清秋微微一笑。清秋道：你因為七爺在這裏就不來嗎？一家人避什麼嫌疑哩？秋香道：不是爲了這個，我們從前和七爺老在一處呢，那要什麼緊？這件事你就別問了，我也不願意說出來。清秋道：爲什麼不願說出來，難道還有什麼不能說的事嗎？秋香望了一望清秋的脸，又不敢向下說，向屋子外看了一眼，見沒有人上樓，這才低着聲音微笑道：七少奶奶，你和我們少奶奶感情怎麼樣？清秋道：不壞呀，我和三位少奶奶，四位小姐，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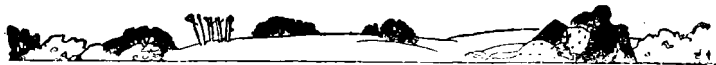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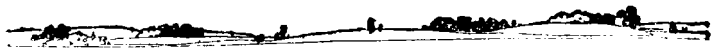
過得像自己的姊妹是一樣，和誰也不錯。你幹嗎問我這一句話？秋香道：我也是這樣說，您和誰也不錯，可是您有件事不大清楚吧？從前有一位白小姐，和七爺很好，他是我們少奶奶的表妹呢。說着，向清秋又是微微笑道：這話我不能說了，說了又要說我多事。清秋道：我怎麼不知道？我知道得很清楚呢。這位白小姐和我在舞場會過，人也很和氣的，而且很活潑，不像我這樣死板板的。你們七爺不能要他作少奶奶，真是可惜。秋香望着清秋的臉，好大一會，才道：果然是那樣，你怎麼辦呢？我們也不會認識的，那更可惜了。清秋道：你這孩子，不知高低，倒問得我無言可答。我來問你，你說不能到我這裏來，和白小姐有什麼關係？秋香笑道：少奶奶，您有點裝傻吧？我這樣說了，你有什麼不明白的？清秋道：明白雖明白，我還不知道詳細，這件事，怎麼會讓你知道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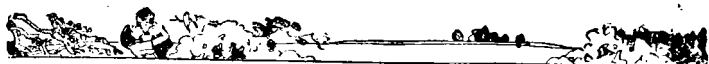


秋香道：我怎會不知道呢？我們少奶奶就常和三爺提這一件事。三爺先還和少奶奶拾槓，後來說不過少奶奶，也就不說了。清秋聽了這話，當然是十分的難過。轉念一想，他究竟是個小孩子，他一高興，能把聽到的話都告訴我，也就許他把我的話告訴人。有了他這幾句話，事情也很明白，不必多問了。因道：你這孩子有點胡扯。你少奶奶也不過和三爺說着開開玩笑罷了，那真會爲我的事拾槓子呢？這句話可不許再說了，說多了，我也會生氣的。秋香笑道：你這人真老實。清秋道：你們少奶奶大概也就回到家裏來了，你回去罷。秋香因他提到這句，也不敢多說，就自行下樓了。這樣一來，清秋倒不害怕了，一個人對着一盞慘白的銀燈，也不看書，也不作事，只是坐了呆想。這時，樓外一陣陣的雨聲，又不覺得送入耳鼓。那雨本是鬆一陣，緊一陣，下得緊的時候，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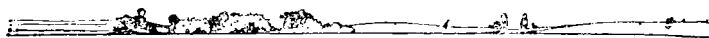
不過聽到他屋上樹上，一片潮聲。及至鬆懶之際，一切的聲音都沒有了，只有那松針上的積雨，滴答滴答，不絕的由石上溜下雨點。偶吹上一陣風，這雨點子，也就緊上一陣。古人所謂松風，所謂松子落琴床，都是一種清寒之韻，這種清寒的夜色裏，院子裏又沒有一點人聲，那雨點聲借着松裏呼呼的風勢，那一分淒涼景象，簡直是不堪入耳。清秋在喪翁之後，本已感到自己前途的蒼莽，而又感到自己環境惡劣，傷心極了。就在他這傷心的時候，那雨點是卜篤卜篤，只管響着，那一點一滴，都和那淒涼的况味，一齊滴上心頭。因之這種響聲，不但不能打破岑寂，而且岑寂加甚。這屋子門外，懸的那幅綠呢簾子，只管飄蕩不定，掀起來多高。樓廊外，由松樹穿過來的晚風，一直穿進屋子來。清秋身上，只穿了一件舊綢的襯絨旗衫，風掀動了衣角，不知不覺之間，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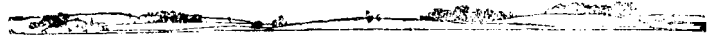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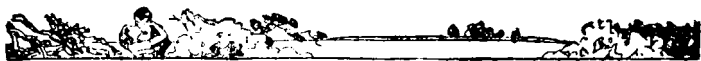
一種寒氣，直由皮膚透入心裏，這種冷氣，比把自己的身子放在冷水缸裏，還覺得難受。本待先去睡覺，然而燕西身體不好，自己本來伺候他的，而今他還不曾回房，自己先倒去睡了，這也未免本末倒置，因之只管坐了在沙發上，靜靜的等候。等了一點鐘，又等一點鐘，只聽到樓下的壁鐘，噹噹的敲過了十下響，這院子裏，也就覺得又渡過了一重寂寞之關似的。這夜色是更深沉了，聽聽樓下時，一點聲音沒有，連那兩個老媽子，都無甚言語了。坐着也是很無聊，便站起來，將茶壺裏的茶倒了一杯，喝着消遣。恰是吃過晚飯以後，忘了添開水，這一杯茶，也就一點熱氣也沒有。喝到嘴裏，把口漱了一漱，便吐出來了。放下茶杯，又呆坐着那雨點聲，依然不曾停止，清秋煩惱不過，就索興走出房門來，看看這雨色，究竟是怎樣？只剛伏到欄杆邊，燕西站在樓下海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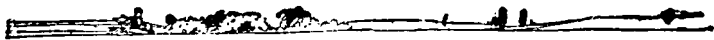
葉的門中，只管向他亂招着手。清秋道：你有事不會上樓來，偏偏要我下去。燕西不答，只管笑着招手。清秋不知不覺之間，翩然下了樓。燕西執着他的手道：你一個人坐在屋子裏，不是煩悶得很嗎？雨聲是多麼討厭啦。清秋道：那也不見得，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，這不是由很好的印象中，產出來的香艷句子嗎？燕西笑道：果然的，這是看杏花的時候了。你瞧咱們後院子裏那幾棵杏花，又紅又白，開的是多麼好看。走，咱們一塊看花去。清秋道：雨是剛剛停止，路又濕又滑，不去也罷。燕西道：不要緊，攙着你一點。不趁着這花剛開的時候去看，等花開過了，再想看又沒有了。走罷。說時，拉了清秋的手就走。清秋雖然不願，可是在燕西一方面，總是好意，也只得勉強跟了他走。走的路上，正長遍了青苔，走得人前仰後合，好容易到了後院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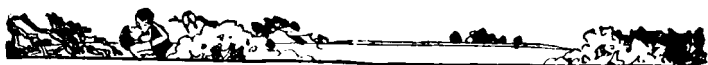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七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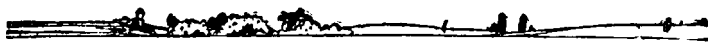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幾棵杏花，開得像堆雲一般繁盛。杏花下面，有一個女子一閃，看不清是誰。燕西丟了清秋，便趕上去。清秋原是靠了他扶持的，他陡然一摔手，清秋站立不住，由台階向下一滾。這裏恰是一個水坑，清秋渾身冰冷，拖泥帶水，爬了起來，又跌下去，身上的泥水，也越滾越多，便招手亂嚷燕西。燕西只管追那女了去了，那裏聽見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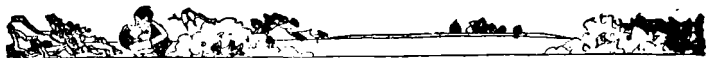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八十回 發奮笑空勞尋書未讀 理財謀悉據借箸高談

這個時候，清秋心裏又是急，又是氣，掙命把手伸了出來，只管亂招亂抓。忽然省悟過來，原來是一場惡夢。自己依然斜躺在沙發上，渾身冰冷。屋子裏那盞孤燈，慘白的亮着，照着人影子，都是淡淡的。自己回想夢中的情形，半天作聲不得，身子也像木雕泥塑的一般，一點兒也不會動，只管出了神。心想，夢這樣事情，本來是腦筋的潛憶力回復作用，算不得什麼。不過這一個夢，夢得倒有點奇怪。這豈不是說我已落絮沾泥，人家置之不顧了嗎？正想到這裏，屋子外面，希希沙沙又是一陣雨，響聲非常之急，這才把自己妄念打斷。起來照着小鏡子，理了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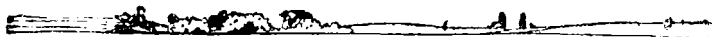


理亂髮，覺得在樓上，會分外的淒涼，就一人走下樓來，吩咐李媽沏上一壺熱茶，斟了一杯，手裏端着慢慢呷着出神。呷完了一杯，接上又呷一杯，接連喝完幾杯茶，也不知道已喝足了。還是繼續的向下喝，老媽子送他新沏的一壺茶，不知不覺之間，都喝完了。這時心神完全鎮定了，想着又未免好笑起來。我發個什麼傻？只管把這種荒誕不經的夢，細細的咀嚼什麼？腿上還穿的是單襪子，坐久了，未免冷的難受，不如還是睡到被裏去的舒服。於是將床上被褥展開了，預備在枕上等着燕西。不料人實在疲倦了，頭剛剛挨着枕頭，人就有點迷糊，不大一會兒功夫，就睡着了。睡得正香，只覺身體讓人一頓亂搓。睜眼看時，只見燕西站在床面前，掀了被亂推過來。連忙坐起來，笑道：對不住，我原打算等你的，身上有些涼，一躺到床上就睡着了。燕西解了衣服，竟自上



第十八回

床來睡，並不理會清秋的話。清秋道：現在什麼時候了？你覺得舒服些嗎？燕西道：沒事，你別問。清秋道：你瞧，就算我沒有等人，也不是存心，這也值得生這麼大的氣。燕西依然不理會。在那頭一個翻身向裏，竟自睡着了。清秋倒起來替他蓋好了被，自己坐着喝了一杯熱茶再睡下去。到了次日，自己起來，燕西也就起來了，清秋見房中無人，便低聲問道：你昨晚爲什麼事生氣呀？燕西道：昨晚在母親那裏談話，大家都瞧不起我，說現在家庭要從新改換一下子了。別人都好辦，惟有我們一對，恐怕是沒有辦法。母親說讓我好好的念幾年書，大家的意思，以爲我再念書也是無用。清秋道：就是這個嗎？我倒嚇的一跳，以爲又是我得罪了你呢。他們說你無用，那就能量定嗎？我雖不能幫助你的大忙，吃苦是行的。我情願吃窩窩頭，省下錢來，供給你讀書，你就偏偏努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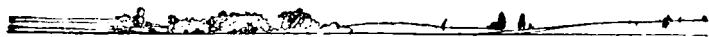
努力做一點事業給他們看看，只要有了學問，不愁做不出事業來。你以為我這話怎麼樣？這並不是光生氣的事呀。燕西將脚一蹶道：我一定要爭上這一口氣，我看那些混到事情的，本事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，我拿着那些人作標準，不見得就趕他們不上。說着，又將脚蹶了兩蹶。清秋道：你的志氣自是很好，但是這件事，是要慢慢的做給人家看的，不是一不合意，就生氣的。燕西道：我自然要慢慢的做出來給人家看，爲什麼只管發氣。當時他說完了，板着臉也不再提。漱洗完了，點心也不及吃，就向外走。清秋道：你到那裏去？這個樣子忙。燕西道：我到書房裏去，把書理上一理。清秋道：這也不是說辦就辦的事呀。燕西那裏等得及聽完，早出了院子門，一直向書房裏來。到了書房裏，一看桌子上，全擺的是些美術品，和一些不相干的小雜誌，書櫥子的玻璃門，

可是緊緊的鎖上了。所有從前預備學習的中西書籍，一齊都鎖在裏面，因之按了電鈴，把金榮叫來，吩咐用鑰匙開書櫥門。金榮道：這兩把鑰匙放到那裏去了，一時可想不起來，您得讓我慢慢找上一找。燕西道：你們簡直不管事，怎麼連這書櫥鑰匙都會找不着。金榮道：七爺，您就不想一想，這還是一年前鎖上的了。鑰匙我是管着，您總也沒開過，再說有半年多了，不大上書房，那裏就會把這鑰匙放在面前呢？燕西道：你別廢話，趕快給我找出來罷。說時，坐在一張轉椅上，眼睛望了書櫥，意思就是靜待開書櫥。金榮也不敢再延誤，就在滿書房裏亂找。只聽到一片抽屜滑達滑達抽動之聲。燕西道：你這樣茫無頭緒，亂七八糟的找，那裏是找，簡直是碰，你也應該想一想，究竟放在什麼地方的呢？金榮道：我的爺，我一天多少事，這鑰匙是不是您交給了我的，我

也，想不起來，您叫我想着放在什麼地方，那成呢？燕西眉毛一皺道：找不着，就別找，把這櫥門子給我劈開得了。金榮以爲他生氣，不敢作聲，把已經開驗過的抽屜，從新又檢點回來，找得滿頭是汗。燕西冷笑道：我叫你別找，你還要找，我就讓你找，看你找到什麼時候。我等着理書呢，你存心搗亂，不會把玻璃打破一塊嗎？金榮道：這好的花玻璃，一個櫥子敲破一塊，那多麼可惜。燕西正待說時，屋子外有人叫道：七爺，太太有話說呢，您快去罷。燕西聽到聲音呼得很急促，不知道有什麼要緊的事，起身便走了。金榮見他等着要開書櫥門，恐怕是要取什麼東西，不開不成，真要打破一塊玻璃，取出了東西來，恐怕還是不免挨罵。想起金銓屋子裏四架書櫥，和這裏的鑰匙是差不多的，趕快跑到上房，把那鑰匙尋了來，拿着那鑰匙，和這書櫥一配，所幸竟是同樣的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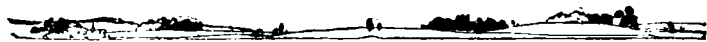


轉就把鎖開了。將鎖一一開過了之後，把櫥門大大的打開，就等着燕西自己來拿東西。書櫥門既是開了，自己也不敢進了書房，說不定他有什麼事要找。不料足足等了兩小時，還不見燕西前來，自己原也有事，就不能再等了。只好將書房門一總鎖起來，自到門房裏去等着。直到下午，送東西到燕西屋子裏去，才順便告訴他。清秋在一旁聽到，便問道：你追着金榮要開書櫥做什麼？難道把滿書櫥子書，都要看上一遍嗎？燕西道：我原來的意思，本想翻一翻書本子的，可是自己也不知道要看那一部書好，所以把書一齊翻了出來，偏是越急越不行，書櫥子關着，老打不開鎖，我因為媽叫我有事，我就把這事忘了。金榮道：櫥子都開着呢，我把書房門鎖上的了。燕西皺眉道：我知道了，你怕麻煩些什麼？金榮不料鬧了半天，風火雷炮要開櫥門，結果是自己來問他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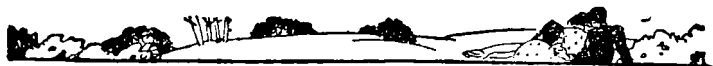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他倒說是麻煩，也就不敢再問了。燕西道：我今天一天，都沒有看見大爺，你知道大爺在那裏？金榮道：我爲着七爺要看書，整忙了一天，什麼事也沒有去辦。上午聽說蒙藏院的總裁，介紹了幾個喇嘛來，好像是說要給總理念喇嘛經，大爺就在內容廳裏見着那些喇嘛的，又聽說不一定要在家裏做佛事，就是廟裏也行的。燕西道：那末，他一定是在家裏的了，我找他去，說着一直向鳳舉院子裏來，前面院子裏，寂焉無人，院子犄角下，兩株瘦弱的杏花，長長的，小小的幹兒，開着稀落的幾朶花，在涼風裏搖擺着，於是這院子裏，更顯得沉寂了。燕西慢慢走進屋去，依然不見一個人。正要轉身來，却聽到一種腳步聲，只見那牆後向北開的窗子外，有一個人影子，閃了過來，復又閃了過去，那牆後並不是院子，乃是廊檐外一線天井，靠着白粉牆，有一個花台，種了許多



小竹子此外還有些小樹，倒很幽靜。燕西由鳳舉臥室裏推開後門，伸頭一望，只見鳳舉背了兩隻手，只管在廊下走來走去，看那樣子，也是在想什麼心事。他忽然一抬頭，看見燕西，倒嚇了一跳，因道：「你怎麼不作聲就來了？有事嗎？」燕西道：「我找你一天，都沒有看見你，不知道你到那裏去了，我有兩句話，要和你商量一下子。」鳳舉見他鄭而重之說起來，倒不能不聽，便道：「我也正在這裏打悶主意呢。」燕西道：「現在家裏事都要你擔一分擔子了，我的問題，你看怎麼樣解決？就事呢，我怕沒有相當的。讀書呢？又得籌一筆的款。但是讀書而後，是不是能有個出路，這也未可料。」鳳舉道：「我以為你要商量什麼急事，找着我來問。這個問題，很複雜的，三言兩語，我怎能替你解決？」燕西道：「當然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解決，但是你總可以給我一個計畫。」鳳舉道：「我有什麼計畫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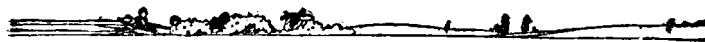
可想？我私人方面，有一萬多塊錢的債務，這兩天都發生了。你們都是這樣想，以爲父親去世了，錢就可由我手裏轉，我就能够胡來一氣了。燕西道：你何必在我面前說這種話，只要別人不問，你隨便有多少私債，由公款還了都不要緊。鳳舉道：你以爲錢還在我手裏管着嗎？今天早上，母親把兩個賬房叫了和我當面，算得清清楚楚，支票現款賬本，一把拿過去了。這事難爲情不難爲情，我不去管他。有兩筆款子，我答應明天給人家的，現在叫我怎樣去應付呢？真是糟糕。到了明日，我沒有什麼法子，只有裝病不見人。說着，依然在走廊下走來走去。燕西一看這種情形，沒法和他們討論，回身又折到金太太屋子裏來。這裏正坐了一屋子人，除了道之四姊妹，還有鵬振夫婦。佩芳和金太太斜坐在側面一張沙發上。金太太道：也許是鳳舉有些覺悟了。從來銀錢經過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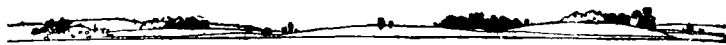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回

他的手，沒有像這樣乾淨的。佩芳道：這一層我倒知道的，他雖是亂七八糟的用錢，公私兩個字，可分得很清楚，現在家裏遭了這樣的大難，他也心慌意亂，就是要挪公款，也想不到這上面來的了。說到這裏，正是燕西一脚由外面踏了進來。金太太道：老七，你今天有什麼心事，只見你跑進跑出，坐立不安。燕西一看屋子裏有這些人，便道：我有什麼心事，我不過是心裏煩悶得很罷了。說着，在金太太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。這一坐下，不覺希沙一陣響，連忙回頭看時，原來是椅子上有一把算盤呢。因道：媽現在實行做起賬房來了，算盤賬簿，老不離左右。金太太道：嚟！你知道什麼？凡是銀錢經手的人，誰見了會不動心，不過總有一種限制，不敢胡來罷了。一到了有機可乘，誰能說不是混水裏撈魚吃。現在除了家裏兩位賬房經手的賬不算，外面大小往來賬目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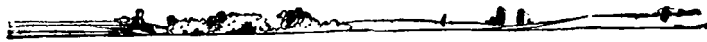
那裏不要先審核一下。光是數目上少個一萬八千，我都認爲不算什麼。最怕就是整筆的漏了去，無從稽考。錢是到人家手上去了，他不見你的情，還要笑你傻瓜呢。所以我在你父親臨危的那一天，我只把裏外幾隻保險箱子管得鐵緊，至於喪費怎樣鋪張，我都不曾去注意。他們要花，就放手去花，就是多花些冤枉錢，也不過一萬八千罷了。若總賬有個出入，那可難說了，所以人遇到大事，最忌的是察察爲明。說到這裏，用眼望了道之姊妹道：我也是個婦人，不敢藐視婦女。可是婦女的心理，往往是抱定一個錢也不吃虧的主義，爲了一點小事，拚命去計較，結果是你的眼光，注意在小事上的時候，大事不會顧到，受了很大的損失了，這是那一頭的盤算呢？前幾天，我心裏有了把握，什麼也不管，這幾天我可要查一查了，總算不錯，鳳舉辦得很有頭緒，花錢並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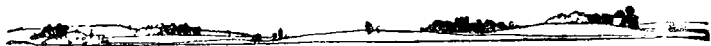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回

不多。道之姊妹聽了，倒也無所謂，只有玉芬聽了，正中着心病，倒難過一陣。當時望了一望大家，都沒有說什麼。在他這眼光像流電似的一閃之間，清秋恰是不曾注意着，而向了金太太。金太太向他補了一句道：你看我這話說得怎麼樣？清秋本來是這樣的主張的，何況婆婆說話，又不容他不附和呢？因道：你老人家不要談修養有素了，就是先說經驗一層，也比我們深得多，這話自然是合理的，我們就怕學不到呢。玉芬聽了這話，深深的釘了清秋身後一眼，清秋那裏知道，回轉身見道之望着他，便道：四姐是能步母親後塵的，其實用不着母親教訓，你也就很可以了。道之不便說什麼，就只微點了一點頭。道之不說，其餘的人，也是不肯說，金太太所說的一番話，無人答覆，就這樣消沉下去了。玉芬向佩芳丟了一個眼色，輕輕的道：大嫂，我還有兩樣東西在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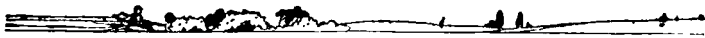
那裏，我要去拿回來。佩芳會意，和他一同走出來，走出院子月亮門，玉芬首先把臉一沉道：你瞧，這個人多麼豈有此理？上人正在說我，你不替我遮掩，倒也罷了，還要火上加油，在一邊加上幾句，這是什麼用意？讓我大大的受一番教訓，他就痛快了嗎？佩芳望了玉芬的臉道：夾槍帶棒，這樣的亂殺一陣，你究竟說的是誰？我可沒有得罪你，幹嗎向我紅着小臉。玉芬道：我是說實話，不是開玩笑，憑你說句公道話，清秋剛才所說的話，應當不應當？佩芳道：母親那一番話，是對大家泛說的，又不是指着你一個人，幹嗎要你生這樣大的氣？二人說時，不覺已是走到佩芳屋子裏。佩芳道：你調虎離山把我調了回來，有什麼話說？玉芬道：別忙呀，讓我到了你屋子裏去再說也不遲，難道我身上有什麼傳染病，不讓進屋子不成？佩芳道：你這人說話真是厲害，今天你受了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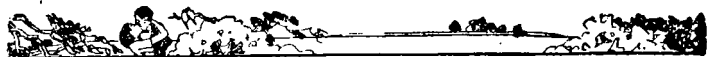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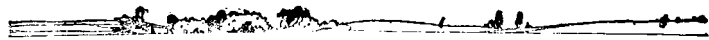
麼骯髒氣，到我頭上來出說着，自己搶上前一步，給他打着簾子，便讓他進去。玉芬笑道：這就不敢當了。佩芳讓他進了房，才放下簾子，一路進來也笑道：你總也算開了笑臉了。玉芬道：並不是我無事生非的，什麼氣，實在因為今天這種情形，我有點忍耐不住。佩芳道：你忍耐不住，又怎麼樣呢？向着別人生一陣子氣，就忍耐住了嗎？玉芬道：不是那樣說，我早有些話，要和你商量。說着，拉了佩芳的手，同在一張沙發椅上坐下，臉上立刻現了一種莊嚴的樣子道：我們爲着將來打算，有許多事不能不商量一下子。就是這幾天我聽母親的口音，這家庭恐怕不能維持現狀了。而且還說，父親既去世，家裏也用不着這樣的大門面。就是這大門面，入出不敷，也維持不了長久。佩芳笑道：你這算是一段議論總帽子吧？以下還有什麼呢？帽子就說得這樣透澈，本論一定



是更好的了。玉芬把眉頭一皺道：怎麼一回事？人家越是和你說正經話，你倒越要開玩笑。你想想看，家庭不能維持現狀，我們自然也不能過以前一樣的生活了。佩芳道：這是自然的，我看多少有錢的人家，一倒就倒得不可收拾，這都是由於不會早早的回頭之故。母親的辦法，我們當然極力贊成。玉芬道：極力贊成什麼？也用不着我們去贊成呀。你以為家庭不能維持現狀以後，他老人家還要拿着這個大家庭在手上嗎？這樣一來，十分之九，這家是免不了要分開的，憑着這些哥兒們的能耐，大家各自撐立門戶起來，我以為那是盲人騎瞎馬，夜半臨深池的情形，佩芳先還不為意，只管陪着他說話，及至他說到這裏，心中一動就默然了，他靠了沙發背躺着，低了頭只管看着一雙白手，出手却翻來覆去，又互相掄着指頭，好像在這一雙手上，就能看出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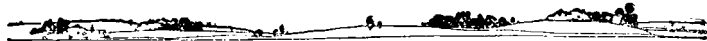


種答案出來的樣子似的。半晌，便嘆了一口氣，玉芬道：你歎什麼氣？這
樣重大的事情，你不過是付之一歎嗎？佩芳這才抬頭道：老妹，這件事，
我早就算到了，還等今天才成問題嗎？據你說，又有什麼法子呢？玉芬
道：這也不是沒有法子，一句話，可以了却的。沒有法子，總也得去想一
個法子來。我想了兩天，倒有一條笨主意，不知道在你看去，以爲如何？
佩芳道：既有法子，那就好極了。只要辦得動，我就惟命是聽。玉芬道：那
就不敢當，不過說出來，大家討論討論罷了。我思這家產不分便罷，若
是要分的話，我們得向母親說明，無論什麼款子，也不用一個大，可是
把賬目證明得清清楚楚的，讓我們有一分監督之權，除了正項開支，
別的用途大家不許動。若是嫌這個辦法太拘束，就再換一個法子，請
母親單獨的撥給我們一分產業。我們有了產業在手，別人無論如何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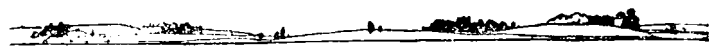
狂嫖濫賭，管得着就管，管不着就拉倒。佩芳聽着這話，默然了一會，將頭連擺了幾下，淡淡的道了一個字，難。玉芬道：爲什麼難？眼睜睜的望着家產分到他們手上去，就這樣狂花掉嗎？佩芳道：我自然有我的。一層說法，你想，產業當然是兒子承繼的。兒媳有什麼權要求監督？而且也與他們面子難堪，他們肯承認嗎？現在他們用錢，我們在一邊囉唆着還不願意呢，你要實行監督起來，這就不必問了。至於第二步辦法，那倒成了分居的辦法，未免太着痕跡。那樣君君子的幹，恐怕母親首先不答應。玉芬道：這就難了。那樣也不成，這樣也不成。我們就眼巴巴的這樣望着樹倒猢猻散嗎？佩芳道：這有什麼法子，只好各人自己解決罷了，公開的提出來討論，那可不能的。玉芬聽了這話，半晌不能作聲，却歎了一口氣。佩芳伸着手在他肩上連連拍了兩下道：老妹，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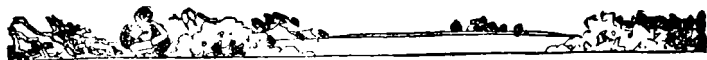


還歎什麼氣？你的私人積蓄不少呀。玉芬道：我有什麼積蓄，上次做公債，虧了一塌糊塗，你還有什麼不知道，我一條小命，都幾乎在這上面送掉了。佩芳笑道：你還在我面前弄神通嗎？你去了的錢，早是完全弄回來了。連誰給你弄回來的，我都知道，你還要瞞什麼呢？玉芬聽了這話，不由得臉上不通紅的一陣，頓了一頓，才低低的說了一句，那裏能夠全弄回來呢？只說了這樣一句以下也就沒有了。佩芳知道他對於這事要很為難，也不再討論下去。坐了一會，扶着玉芬的肩膀起來，又拍了兩下，笑道：你的心事，我都明白了，讓我到了晚上，和鳳舉商量商量看，先探探他們弟兄是什麼意思。若是他們弟兄非分居不可，我們也無執拗之必要，然後再和他們商議條件，別忙着先透了氣。說時，又連連拍了玉芬幾下。玉芬眼珠一轉，明白這是佩芳不願先談了。只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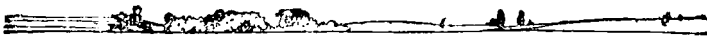


也站起來道：可也不急在今日一天，慢慢的商量得了。要是急着商量，他們還不定猜着我們要幹什麼事哩。佩芳點了一點頭，玉芬出門而去。可是他走出院子裏，却又轉身回來，笑向佩芳道：我知道你們夫妻感情好的時候，是無話不談的，你和大哥談論起來，不許說這話是我說的。佩芳道：我們有什麼無話不談，人家可是說你夫妻無所不爲哩。玉芬聽着，啐了一口，才搶着跑了出去了。佩芳聽了玉芬這一番話之後，心想，機伶究竟是機伶的，大家還沒有夢到分家的事，他連分家的辦法，都想方出來了。照着他那種辦法，好是好，可是辦不通，若是辦不通，就任憑鳳舉胡鬧去，自然是玉芬所說的話，樹倒猢猻散了。心裏有了這樣一個疙疸，立刻也就神志不安起來，隨後彷彿是在屋裏坐不住，由屋後轉到那一條長天井下，靠了一根柱子，只是發呆望着天，自己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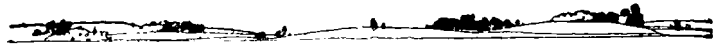


不知道站了多久，正待回屋子裏去的時候，只到鳳舉在屋內嚷道：「不是在屋子裏的嗎？怎麼沒有看到人呢？」佩芳道：「什麼事，要找我？」鳳舉聽說，也走到後面天井裏來，嘆一聲道：「這就怪了，我今天躲在後面想正事了，你也躲在後面想心事，這可以說是一床被不蓋兩樣的人了。」佩芳將眼瞪了一瞪道：「說話揀好聽的一點材料，不要說這種不堪入耳的話。」鳳舉道：「這幾句話有什麼不堪入耳，難道我們沒有同蓋過一床被嗎？」說到這裏，就伸着脖子向佩芳微微一笑，佩芳又瞪了他一眼道：「你有這樣的熱孝在身，虧你還笑得出來，這是在我面前做這樣鬼臉，若是讓第二個人看見，不會罵你全無心肝嗎？」這幾句話太重了，說得鳳舉一個字也回答不出來，還是佩芳繼續的道：「你不要難爲情，我肯說你這幾句話，我完全是爲你好，並不是要找出你一個漏洞來挖苦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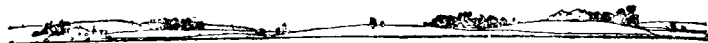
你幾句，我就心裏痛快。我私下說破了，以後省得你在人面前露出馬脚來。鳳舉一個字也不說，對着佩芳連連作了幾個揖道：感謝，感謝！我未嘗不知道死了老子，是平生一件最可痛心的事，但是這也只好放在心裏，叫我見着人，就皺眉皺眼，放出一副苦臉子來，我實在沒有那項工夫，反正這事放在心裏，不肯忘記也就是了，又何必硬幫幫的搬到臉上來呢？佩芳道：你要笑，你就大笑而特笑罷。我不管你了。說畢，身子向後一轉，就跑進屋子去了。鳳舉道：你瞧，這也值得生這樣大的氣。你教訓我，我不生氣，倒也罷了，你倒反要生我的氣，這不是笑話嗎？佩芳已經到了屋子裏去，躺在沙發椅子上了。鳳舉說了這些話，他只當沒有聽見，靜靜的躺着，鳳舉知道雖然是一句話鬧僵了，然而立刻要他轉身來，是不可能的，這也只好由他去，自己還是想自己的心事，不



料他這一生氣，却沒有了結之時，一直到吃晚飯，還是憤憤不平的。鳳舉等屋子裏沒有人了，然後才問道：我有一句話問你，讓問不讓問。佩芳在他未說之先，還把臉向着他，及至他說出這話之後，却把臉向旁邊一掉。鳳舉道：這也不值得這樣生氣，就讓我說錯了一句話，駁我一句就完了，何必要這樣。說時，也就挨着佩芳，一同在大睡椅上坐下。佩芳只是綳着臉，愛理不理的樣子。鳳舉牽着他一隻手，向懷裏拖了一拖，一面撫着他的手道：無論如何，以後我們做事要有個商量，不能像從前，動不動就生氣的了。而况父親一大部分責任都移到了我們的頭上來，我正希望着你能和我合作哩。佩芳突然向上一站，望着他道：你居然也知道以後不像從前了，這倒也罷。我要和你合作，我又怎麼辦呢？你不是要在外面挑那有才有貌的和你合作嗎？這時才曉得應



該回頭和我合作了。鳳舉道：咳！你這人也太媽媽經了，過去了這久的事情，而且我又很懺悔的了，爲什麼你還要提到他。佩芳道：好一個他，他到那裏去了？你且說上一說。鳳舉道：你又來挑眼了，我說的他，並不是指着外面弄的人，乃是指那一件事，有了那一件事，總算給了我一個極大的教訓，以後我決不再蹈覆轍就是了。佩芳鼻子一聳，哼了一聲道：好哇！你還想再蹈覆轍呢。但是我看你這一副尊容，以後也就沒有再蹈覆轍的能力吧？鳳舉道：我真糟！說一句，讓你駁一句，我也不知知道怎樣說好，我索興不說了。說畢，兩手撐了頭，就不作聲。佩芳道：說呀！你怎樣不說呢？鳳舉依然是不作聲。佩芳道：我老實告訴你罷，事到如今，我們得做退一步的打算了。鳳舉道：什麼是退一步的打算，你說給我聽聽。佩芳道：家庭倒了這一根大樑，當然是要分散的了。到了那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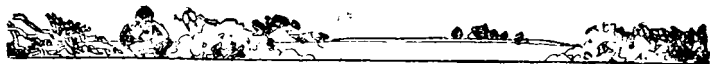


時候，我們這一部分，你是大權在握，你有了錢，敞開來一花，到後來用光了，只看着人家發財，這個家庭，我可過不了。趁着大局未定，我得先和你約法三章。你能夠接受，我們就合作到底，你不能接受，我們就散夥。鳳舉道：什麼條件，這樣的緊張，你說出來聽聽。佩芳道：這條件也不算條件，只算是我盡一筆義務，我的意思，分了的家產，錢是由你用，可是得讓我代你保管，你有什麼正當開支，我決不從中阻攔，完全讓你去用。不過經我調查出來，并非正當用途的時候，那不客氣，我是不能支付的。鳳舉道：這樣說，客氣一點子，你是監督財政，不客氣一點，就是我的家產讓你代我承受了。我不過仰你的鼻息，吃一碗閑飯而已。你說我這話對不對？佩芳道：好！照你這樣說，我這個條件，你是絕對不接受的。鳳舉道：也並非不接受，不過我覺得你這些條件，未免過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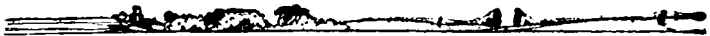
苛尅一點，我希望你能通融一點。我也很知道我自己花錢太鬆，得有一個人代我管理着錢，但是像你這樣管法，我無論用什麼錢，你都認爲不正當的開支，那我怎樣辦？佩芳見他已有依允之意，將頭昂着說道：我的條件就是這樣，沒有什麼可通融的。你若是不願受我的限制，我也不能勉強，你花你的錢，花光了就拉倒。但是我不像以前了，有了你一個孩子，你父親給你留下不少的錢，你也是人家的父親，就應當一文不名的嗎？你也該給我的孩子留下一些。這一筆款子，在你承受產業的時候，就請你拿出來，讓我替孩子保管着。將來孩子長大，省得求人，你也免得由自己腰包裏掏出來有些肉痛。我的話，至此爲止，你仔細去想想。說畢，竟自出門去了。鳳舉望了他的後影，半晌作聲不得，究不知道他毅然決然提出這樣一個條件，什麼用意。既是他已經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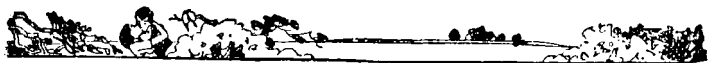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 十 八 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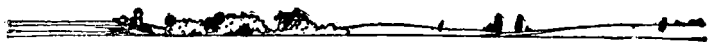
了，也不能追着他去問，只好等到晚上，他回房之後，再來從從容容的商量。自己也慢慢的踱到前面客廳裏來。





第八十一回 飛鳥投林夜窗聞憤語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車

金家因爲有了喪事以後，弟兄們常在這裏聚會的。鵬振一見鳳舉進來，起身相迎，拉着他的手道：我有話和你說。說了這句，不容分說，拉了鳳舉，就向屋外走。到了走廊下，鳳舉停了腳，將手一縮道：到底有什麼事，你說就是了，爲什麼這樣鬼鬼祟祟的。鵬振道：自然是不能公開的事，若是能公開的事，我又何必拉你出來說呢？說了這句話，聲音便低了一低道：我聽到說，這家庭恐怕維持不住了，是母親的意思，要將我們分開來，你的意思怎麼樣？鳳舉聽說，沉吟了一會，沒有作聲。鵬振又道：你不妨實說，我對於這件事，是立在贊成一方面的。本來西洋人，





都是小家庭制度，讓各人去奮鬥，省得誰倚靠誰，誰受誰的累，這種辦法很好。作事是作事，兄弟的感情是兄弟的感情，這決不會因這一點，受什麼影響。反過來說，大家在一處，權利義務，總不能那樣相等，反怕弄出不合適來哩。鳳舉聽他說時，只望着他的臉，見他臉上，是那樣的正板的，便道：你這話未嘗沒有一部分的理由，但是在我現在的環境裏，我不敢先說起此事。將來論到把家庭拆散，倒是我的罪魁禍首。鵬振道：你這話又自相矛盾了，既然分家是好意的，罪魁禍首這四個字，又怎能夠成立？況且我們辦這事，當然說是大家同意的，決計不能說誰是被動，誰是主動。鳳舉抬起手來，在耳朵邊連搔了幾下，又低着頭想了一想。因道：果然大家都有這意思，我決不攔阻，有了機會，你可和母親談上一談。鵬振道：我們只能和你談，至於母親方面，還是非你不



可。鳳舉道：那倒好，母親贊成呢，我是無所謂，母親不贊成呢，我算替你們背上一個極大的罪名，我爲什麼那樣傻？我果然非此不可，我還得邀大家，一同和母親去說。現在我又沒有這意思，我又何必呢？鵬振讓他幾句話，說得啞口無言。呆立了一會，說了三個字，那也好。正這樣立着，翠姨却從走廊的拐灣處，探出頭來，看了一眼，縮了轉去，不多一會，他依然又走出來，便問道：你們兩個在這裏，商量什麼事呢？能公開的嗎？鵬振道：暫時不能公開，但是不久總有公開之一日的。翠姨點了點頭道：你雖不說，我也知道一點，不外家庭問題罷了。鳳舉怕他真猜出來了，便道：他故意這樣說着冤你的，你又何必相信？一面說着，一面就走開了去。但是翠姨剛才在那裏轉灣的地方，已經聽到兩三句話，現在鳳舉一說便跑，他更疑心了。而且鵬振又說了，這事不久就要公開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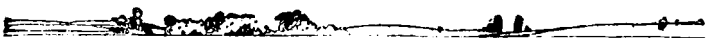
彷彿這分家就在目前，事前若不趕作一番打算，將來由別人來支配，那時計較也就遲了。他這樣想着，心裏那能放得下，立刻就去找佩芳，探探他的口氣，然而佩芳這時正在金太太那邊，未曾回去。就轉到玉芬屋子裏來，恰是玉芬又睡了覺了，不便把他叫醒來再問這句話。回轉身來，聽到隔院清秋和老媽子說話，便走到清秋院子裏來。一進院子門，便道：七少奶奶呢？稀客到了。清秋正站在走廊下，便迎上前，握了他的手，一路進房去坐着。見他穿了一件淡灰呢布的夾襖，鑲着黑邊，腰身小得只有一把粗。頭髮不燙了，梳得光溜溜的，左耳上，編着一朵白絨繩的八節花，黑白分明。那鵝蛋臉兒，爲着成了未亡人，又瘦削了兩三分，倒現着格外的俊俏。清秋這一看之下，心裏不覺是一動。翠姨將他的手握着，搖了兩搖道：你不認得我嗎？爲什麼老望着我？這樣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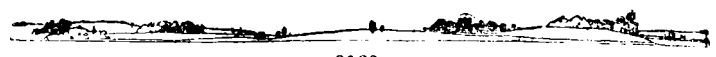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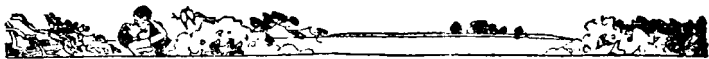
說，清秋倒有點不好意思，便索興望着他的臉道：不是別的，我看姨媽這幾天工夫，格外瘦了，你心裏得放寬一點兒才好。翠姨聽了，深深的歎了一口氣，然後坐下道：一個二十多歲的人，死了丈夫，有不傷心的嗎？可是我這樣傷心，人家還疑我是故意做作的呢！咳！一個女人，無論怎樣，總別去做姨太太，做了姨太太，人格平白的低了一級，根本就成了個壞人，那好得了呢？清秋寬解着他道：這話也不可一概而論，中國的多妻制度，又不是一天兩天，如夫人做出驚天動地的事體的，也不知多少。女子嫁人做偏房的，爲了受經濟壓迫的，固然不少，可是也有很多的人爲了恩愛兩字，才如此的。在恩愛上說，什麼犧牲，都在所不計的，旁人就絕對不應看輕他的人格。翠姨道：你這話固然是不錯。老頭子對我，雖不十分好，但是我對他，絕無一點私心的。他在的日子，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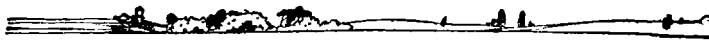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瞧不起我，還看他三分金面，現在他去世了，不但沒有人來保護我，恐怕還要因為我以前有人保護，現在要加倍的和我為難呢。我這種角色，誰肯聽我的話？就是肯聽我的話，我只有這一點兒年紀，也不好意思端出上人的牌子來。我又沒有一個兒女，往後，誰能幫着我呢？再說，有兒女也是枉然，一來庶出的，就不值錢，二來年紀自然是很小，怎樣撫養得他長大？總而言之，在我這種環境之下，無論怎樣家庭要分散了。大家合在一塊兒去，大家攜帶我一把，我也就過去了，現在大家要分家，叫我這一個年輕的孀婦，孤孤單單的，怎麼辦呢？七少奶，你待我很不錯，你又是個讀書明理的人，請你指教我。清秋不料他走了來，會提起這一番話，不聽猶可，一聽之下，只覺渾身大汗向下直流。便道：我並沒有聽到說這些話呀。姨媽，您想想看，我是最後來的一個兒媳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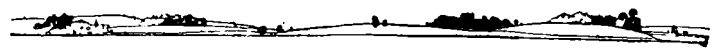


而且又來了不多久，我怎敢提這件事，而且就是商議這事，也輪不到我頭上來哩。您是那裏聽來的，或者不見得是真的吧？翠姨以爲清秋很沉靜的人，和他一談，他或者會隨聲附和起來，不料現在一聽這話，就是攔頭一棍，完全擋了回來，便淡淡的笑道：七少奶，你以爲我是漢奸，來探你的口氣來了嗎？你可錯了。我不過覺得你是和我一樣，是個沒有助手的人，我同病相憐，和你談談罷了，你可別當着我有什麼私心啦。清秋紅了臉道：姨媽說這話，我可受不起，我說話是不大漂亮週到的，有不到的地方，您儘管指教，我可別見怪。翠姨道：並不是我見怪，您想，我高高興興的走來和你商量，你劈頭一瓢冷水澆了下去，我有個不難受的嗎？這話說破了，倒沒有什麼，見怪不見怪，更談不上了。清秋見他這樣說着，又向他陪了一番小心。翠姨這口氣，總算咽下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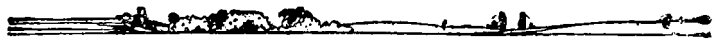


然而清秋對於分家這件事，既然那樣推得乾乾淨淨，不肯過問，那末，也就不便再說，只說了一些別的閑事，坐了一會子就走了。清秋等他走後，一個人坐在屋子裏納悶，這件事真怪，我除了和燕西談了兩句而外，並沒有和別人談過，他何以知道？再說和燕西談的時候，並不會有什麼分家的心事，不過這樣譬方說着，將來前途是很暗淡的，家庭恐怕不免要走上分裂的一途。這種話慢說是不能作為根據的，就是可以作為根據，這是夫妻們知心之談，怎樣可以去瞎對第三個人說，翠姨雖然是個長輩，究竟年輕，而且他又不是那種談舊道德的女子，和他談起分家的話來，豈不是挑撥他離開這大家庭，這更是笑話了。他誰也不問，偏來問我，定是燕西在他面前漏了消息，他倒疑心我夫婦是開路先鋒，這一件冤枉罪名，令人真受不了呀！設若這話傳了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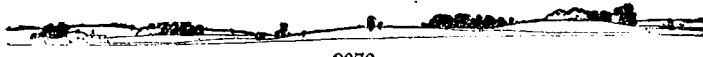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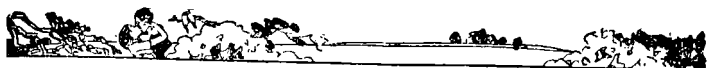
去，我這人緣不大好的人，一定會栽一個大跟頭，這是怎樣好？我非得把燕西找來，問他是怎樣說出來的不可。越想越是不安，也就不能再在屋子裏坐了。又轉身到金太太屋子來，可是燕西已早離開此地了。清秋因為屋子裏只金太太一個人，便陪着金太太坐下。金太太說到金銓在時，事事有人拿主意，也就無所謂的過太平日子，現在孀居，才感到了種種痛苦。說着，又談到了冷太太，金太太便說，我有這些兒女，衣食也是不必去發愁的了。當年親家老爺去世，丟下親家太太，你們母女孤苦伶仃，度到現在，真是容易哩。這幾句話，說得清秋加倍難受，兩行眼淚，不由人作主，便流了出來。轉念一想，怕如此更惹出金太太眼淚，忙掏出手絹，將眼睛連擦了幾擦。金太太似乎也知道他的意思，便向着他歎了一口氣。所幸不久的時間，便吃晚飯，人也來多了，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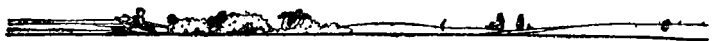


種傷心的話，擱下不提。吃過晚飯，金太太屋子裏，兀自坐着許多人，金太太心裏煩得很，暫時不願和這些人坐在一處，就一人走出來順着走廊，不覺到了隔院翠姨屋子邊，只聽到翠姨一個人，在屋子裏說着話不歇。心裏不覺得暗罵了一聲，只有這種人，是全無心肝的，一個女子，年輕死了丈夫，還有功夫發脾氣，你看他倒不在乎。金太太想着，就慢慢騰騰的走過來。到了窗戶外，靠着一根柱子立着，一聽那口聲，却是翠姨和一個老媽子說話。那老媽子道：您怕什麼？拔出一根毫毛來，比我們腰幹兒還粗呢。您還愁吃喝不成？翠姨道：一個人不愁吃喝就完了嗎？再說就靠我手上這幾個錢，也不夠過日子的，就叫我怎樣不發愁呢？金太太一聽，心裏大吃一驚，心想，他爲什麼說這話，有吃有喝還不算，打算怎麼樣呢？於是越發沉默了，靠了柱子，側着頭向下聽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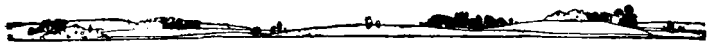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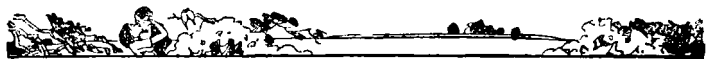
只聽見老媽子道：天塌下來，有屋頂着呢？您怕什麼？翠姨冷笑一聲道：屋能頂着嗎？要頂着天，也是替別人頂着，可攤不上我呀！我想到了現在，太陽落下山去，應該是飛鳥各投林了。我受他們的氣，也受够了，現在我還能那樣受氣下去嗎？你瞧不久，也就有好戲唱了。還用不着我們出頭來說話呢？金太太聽了這話，只氣得渾身抖顫，兩隻腳其軟如絲，竟是一步移動不得。本想嚷起來，說是好哇，死人骨肉未寒，你打算逃走了。這句話達到舌尖，又忍了回去。心想，和這種人講什麼理。回頭他不但說私議分家，還要說我背地裏偷聽他的話，有意毀壞他的名譽，我倒無法來解釋了。他既有了這種意思，遲早總會發表出來的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再慢慢的和他計算，好在我已經知道了他這一番的意思，預防着他就是了。金太太又立了一會，然後順着廊沿走回自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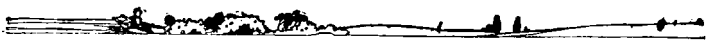
已屋子去，一看屋子裏還坐有不少的人，這一肚子氣，又不便發洩出來，只是斜着身子，坐在沙發上，望了壁子出神。鳳舉這時也在屋子裏，一看母親這樣子，知道生了氣，不過這氣由何而來，却不得而知，因故意問道：還有政府裏撥的一萬塊錢治喪費，還沒有去領。雖然我們不在乎這個，究竟是件體面事，該去拿了來吧？金太太對於鳳舉的話，就像沒有聽到一樣，依然板着面孔坐在一邊。鳳舉見母親這樣生氣，將話頓了一頓，然而要想和母親說話，除了這個，不能有更好的題目，因此又慢慢的踱着，緩步走到金太太前面來，像毫不經意似的，問道：你老人家看怎麼樣？還是把這筆款子收了回來罷。金太太鼻子裏突的呼了一口氣，冷笑道：還這樣鑽錢眼作什麼？死人骨肉未寒，大家老早的就要拆散這一分家財了。弄了來我又分了多少？鳳舉一聽這話，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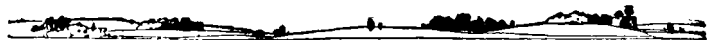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回

知母親是不樂分家的這一件事。這一件事自己雖也覺得可以進行，似乎時間還早，所以鵬振那一番話，很是冒昧，自己並無代說之心，而今母親先生了氣，幸而不曾冒失先說，然而這個空氣，又是誰傳到母親耳朵裏來的哩？鵬振當然是沒有那大的膽，除非燕西糊裏糊塗，將這話說了，這件事，母親大概二十四分不高興。只有裝了不知道爲妙。因之默然的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幾步，並不接嘴向下說去。金太太看他不作聲，倒索興掉過臉來向鳳舉道：「我也要下到這一着棋的，但是不知道發生得有這快。一個家庭，有人存下分家的心事，那就是一簍橘子裏有了一個壞橘子，無論如何，非把他剔出來不可，我也不想維持大家在一處，分得這樣快，只是說出去了不好聽罷了。」金太太發過了一頓牢騷，見鳳舉沒有搭腔，便回轉臉來問道：「你看怎麼樣？這種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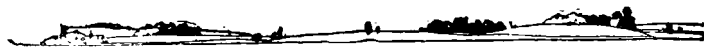
情，容許現在我們家裏發生嗎？鳳舉對於這件事，本來想不置可否，現在金太太指明着來問，這是不能再裝麻糊的了。因道：我並沒有聽誰說過這個話，你老人家所得的消息，或者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……金太太突然向上一站，兩手一張道：怎麼查無實據？我親耳聽到的，我自己就是一個老大的證據呢。鳳舉道：是誰說的？我真沒有想到，金太太道：這個人不必提了。提了出來，又說我不能容物。現在我開誠佈公的說一句，既是大家要飛鳥各投林，我水大也漫不過鴨子去，就散伙罷。只有一個條件，在未出殯以前，這句話絕對不許提。過了七七四十九天，在俗人眼裏看去，總算滿了熱服，然後我們再談。俗言說得好，家有長子，國有大臣，我今天對你說了，我就絕對的負責任，你可以對他們說，暫時等一等罷。鳳舉道：你老人家這是什麼話，我並沒有一點這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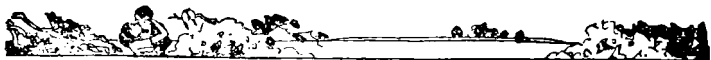


意思，你老人家怎麼對我說出這種話來？金太太道：說到家事，你也不必洗刷得那樣乾淨，我也不怪你，我對你說這話，不過要你給我宣佈一下子就是了。鳳舉一看金太太的神氣，就知道母親所指的人是翠姨，不過自己對於翠姨平常既不尊敬，也不厭惡，現在反正大家是離巢之燕，也更用不着去批評他，母親說過了，自己也只是唯唯在一邊哼了兩聲，等着金太太不說，也就不提了。坐了一會，金太太氣似乎消了一點，鳳舉故意扯着家常話來說，慢慢的把問題遠引開了。金太太道：說到家庭的事，我總替燕西擔心，你們雖是有錢便花，但是也知道些弄錢的法子，平常賬目，自然也是清楚的。燕西他却是第一等的糊塗蟲，對於這些事絲毫不關心，將來有一天到了他自己手上掌家，那是怎樣辦？而且他那位少奶奶，又是對他一味的順從，他更是要加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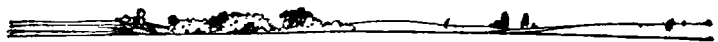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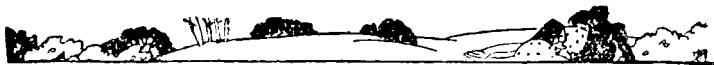
的胡鬧了。鳳舉道：我想他還不急於謀事，今年只二十歲，就是由大學裏讀書去畢了業出來再找事，還不晚啦。金太太道：我也是這樣想。這日子，叫他出去作什麼事，想來想去，總是不妥，從前讓他在家裏遊蕩，那本就不成話，而今失了泰山之靠，這更不能胡來了。第一，就是那三百塊的月錢，我要取消。原是給一筆整數，省得時時要錢零用。結果爲了有這一筆錢，放開手來用，更大鬧虧空了。說到這裏，只見門外邊有一個人影子一蹙，又縮轉去了。金太太伸頭向外望了一望，連問兩聲是誰？外面答應着是我。燕西却走進來了。金太太道：你這樣鬼鬼崇崇的作什麼？燕西道：並不是鬼鬼崇崇的，因爲這兒正提到了我，我爲什麼闖進來。鳳舉道：母親說，要裁掉你的月費哩。我不敢贊一詞。燕西站着靠了棹子，五個指頭，虛空的扶了棹沿，卜通卜通的打了一陣，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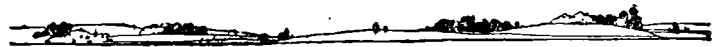


是默然不作聲。金太太道：我剛在屋子裏說的話，大概你也聽見，你因為有了這一筆月費，倒放開手來亂用，你想對不對？結果錢反而不夠，你的手筆反而用大了，那是何必呢？燕西聽了這話，依然不作聲，將五個手指頭，把棹子卜通卜通，又打着響了幾下。那臉微微朝下，可沒有理會到金太太說些什麼。金太太道：你說罷，怎麼不作聲？我這話說得對不對呢？燕西依然向下看着，才慢慢的道：若是家用要縮小呢，當然把我的月費免了，不過我除此以外，可沒有什麼收入。至於用錢用得過分的話，那也不能一概而論。說話時，將鞋尖只管在地板上亂畫。金太太道：論說也不省在你頭上，這一點兒錢，只要你不胡花，我照常給你，也不算什麼。鳳舉聽說這話，心想這倒好，剛才對我說要裁他的月費，這會子當面說，只要他不胡花，也不在乎，那末，我若先說出來，倒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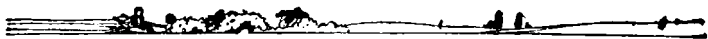
像是我多事了。因對燕西道：我也是這樣想，你是沒有就事的人，這月費如何可以取消？可是我也不敢保舉，免得我們像約好了，通同作弊似的。我的主張，最好你還是找個相當的學校去讀書。燕西道：爲什麼你們主張我去讀書呢？金太太道：據你這種口氣說，好像你的學問已經夠了，大可以就事了。燕西道：倒不是那樣說，我想父親去世了，我要趕快作個生利的人，不要依然做個分利的才好，並不是我覺得自己的能力夠了。金太太道：只要你有這一番意思，你就有出頭的希望了。平常人說，還把兒女讀書，讀上二十多歲呢，咱們家裏，何至於急急要你掙錢，只要你明白，好好讀書，將來自然是生利的，無論你用多少錢，我都供給你。燕西當金太太說時，背了兩手，在屋子裏當中走兩步打一個轉身，似聽不聽的樣子，更也沒有去看金太太的顏色，這時，忽然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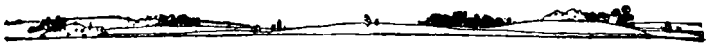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十八回

轉身向着金太太道：你老人家這話真的嗎？金太太道：你這話問得奇了，我做娘的人，以前只有替兒子圓謊的，幾時向兒子撒過謊？燕西道：這話誠然，那個也不能否認，但是我的意思不是那樣說，怕是反過來說我無用呢。既是你老人家有這樣好的意思，我一定努力去讀書。本來前幾天，我就預備看過一次書了。鳳舉聽他說出這種話來，只管向他望着，頭微微的點上幾點。金太太哼了一聲道：這倒是你的老實話，預備過了一次。這一次，不知道有多少時候，第二次在什麼時候預備呢？大概是不可知的了。燕西這才知是失言，微微笑了一笑。因為有了這兩個愛兒在身邊，金太太略微解除了一些愁悶，因為解除愁悶的原故，對於翠姨說的那一番話，暫時也就擱了一擱，就不像以前那樣憤憤不平的樣子了。鳳舉自父親去世以後，孝心是格外的重了，每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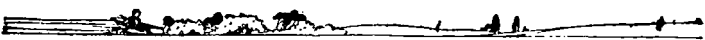


都要抽出功夫來，陪着母親說說話。而且每日的賬目，金太太大致要問一問，小節目都是鳳舉報告，因為這樣，鳳舉更是不能不多費一點功夫，細細報告出來。鳳舉先是背靠了棹子和金太太說話，那樣子好像隨時都可以走的樣子。現在索興走到金太太對面，一張椅子上坐下來，便不像要走的情形了。燕西見老大所說的一些家常話，非常之細瑣，金太太倒偏是愛聽，心想，老大也爲什麼學得一肚子奶奶經，半天沒有插嘴的機會，就自行走出房來。燕西自關在家裏不能出去，苦悶異常，只是這個屋裏坐坐，那個屋裏坐坐，始終也得不到適當的安身法。今晚爲了不知怎樣好，才到母親房裏來的，到了母親房裏以後，又遇着鳳舉在談家常，依然是不愛聽的事，所以又跑出來。跑出來之後，倒是站在走廊下呆了一呆，這應該到那裏去好。母親說是讓我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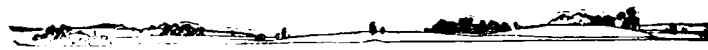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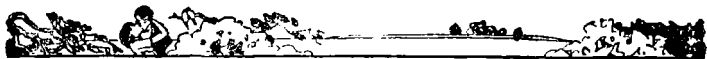
進學校，以後要和書本子做朋友了。無聊的時候，正好拿書本子來消遣，自然不會感到苦悶，書也就慢慢的到肚子裏去了。這樣想着，不覺得信着腳向書房裏這院子走來，老遠的向前一看，連走廊下一盞電燈，也昏暗不明，書房裏面，黑洞洞的，一線光明也沒有，這又跑去作什麼？夜是這樣深，何必跑到那裏去受孤凄。只這一轉念之間，人已離開了院子門好幾步，一直向自己屋子裏走來。隔了窗戶就微微聽到清秋歎了一聲氣。進房看時，清秋側着身子坐了，抬起一隻右手，撐了半面臉，兩道眉毛深鎖，只管發愁。燕西道：這日子別過了，我整天的咳聲嘆氣，你是整天的嘆氣咳聲。清秋這才將手一放，站了起來，向燕西道：你還說我，我心都碎了。我剛才接到韓媽一個電話，說是我母親病了。燕西道：既是岳母病了，你就回家去看看得了，這也用不着發什麼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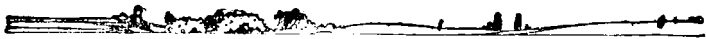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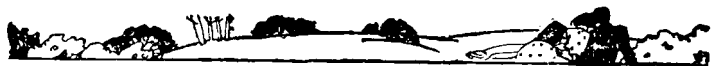
清秋道：我就是愁着不能回去了，一來是在熱孝中，大家都不出門呢，偏是我首先回去，自己覺得不大妥當。二來我怕這話說給人家聽，人家未必相信，倒說是我藉故回家去。電話裏說，我母親不過一點小燒熱，也不是什麼大毛病，不回去看，我母親知道我的情形，當然也不會怪我。真是睡在床上不能起來的話，我想韓媽明天早上一定會來的，那個時候，都問明白了，我再前去，或者妥當一點。燕西皺了眉道：人家說你小心，你更小心過分了。你母親病了，你回去看看，又不是好玩，有什麼熱孝不熱孝。依我說，趁着今天夜晚，什麼人也不通知，你就坐了家裏的車，跑去看一趟，一兩個鐘頭之內，悄悄的回來，誰也不會知道。我替你通知前面車房裏，叫他們預備一輛車子，又快又省事，多麼好？清秋本來急於要回去看看母親，只是不敢走，現在燕西說，悄悄的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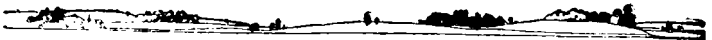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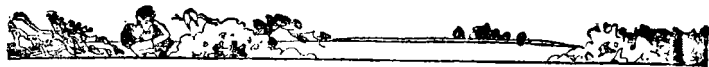
去一趟，馬上就回來，果然可以做得利落，不會讓什麼人知道。這樣想着，不覺是站起身來，一手扶了棹子，一手掄着大襟上的紐扣，望了燕西出神，燕西脚一蹶，站了起來道：「你就不用猶疑了。照了我的話，準沒有錯，我給你通知他們去。」清秋對於這種辦法，雖然很是滿意，但是終覺瞞了出門，不大慎重。自己只管是這樣考量，燕西已經走出院子門去了。不多一會兒，燕西走回房來，將清秋的袖子拉了一拉，低聲道：「時候還早，趁此趕快回去。我在家裏等着你，暫不睡覺，你上車子的時候，打一個電話回來，我就預先到前面去等着你，然後一路陪你進來，你看，這豈不是人不知鬼不覺的一件事。」清秋隨着燕西這一拉起了身，對着桌上一面小鏡子，用手托了一托微蓬的頭髮，在衣架上取了一件青斗篷向身上一披，連忙就出門。剛剛走到院子門下，又向後一縮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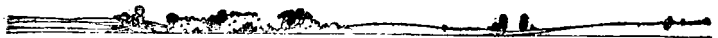
燕西正在身後護送着，他突然一縮，倒和燕西一碰。燕西問道：作什麼？作什麼？你又打算不去嗎？清秋躊躇了一會子，斜牽着斗篷，向外一翻，因道：你瞧，這還是綠綢的裏子，我怎能穿了出去？燕西躁着腳，啞了一聲，兩手扶了清秋的肩膀，只向前推。清秋要向回退，也是不可能，縱然衣服是綢的，好在是青嗶嘰的面子，而且又是晚上回娘家去，也就不會有誰看見來管這閑事的，自己給自己這樣的轉圜想着，已是一步一步的走上了大門口。老遠見大門半開，門上的電燈放出亮光來，果然一切都預備好了。走到大門下，已有兩個門房站在大門一邊伺候。據這種情形看來，分明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，這還要說是瞞這個瞞那個，未免掩耳盜鈴，不過已經到了車成馬就的程度，就是不回家去，也是大家都知道了。低着頭，一聲不言語出門，家裏一輛最好的林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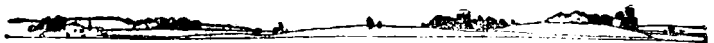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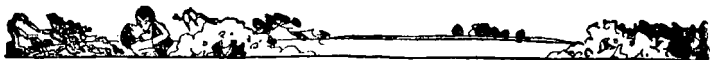
肯牌汽車，橫了門外的台階停着。這是金銓在日，自己自用的汽車，家裏人不敢亂坐的，不料燕西却預備了這樣一輛，心裏又覺得是不安。燕西已對車夫說好，是開往落花胡同，原車子接七少奶奶回來。汽車折光燈一亮，一點響聲沒有，悠然而逝的去了。燕西覺得這件事很對得住夫人，心裏很坦然的回房去。但是當這晚瞞着出門的人，不止清秋，還有個王玉芬。清秋的車子走到半路上的時候，玉芬坐了家裏另一部汽車，由外面回家，在一條胡同口上的時候，兩下相遇了。清秋心裏一面念着母親的病，一面又在惦念着怕在金家露出了馬脚，心裏七上八下，只低了頭計畫着，那有工夫管旁的閑事。玉芬由外面回家，心裏却是坦然的，坐在車子裏只管向外亂看。這胡同出口的地方，雙方汽車相遇，彼此都開慢了許多，在這個當兒，玉芬向外看得清楚，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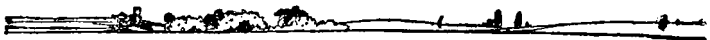


方開來的這一輛藍色林肯牌汽車，正是自己家裏的車子，再一看車子裏坐的不是男客，却是女性，更是可注意的了。玉芬猜想中，以爲家裏有女子坐這汽車出來，不過是道之姊妹，及至仔細一看，却是清秋，這真是一樁意料所不及的事了。恰是清秋低着頭的，又好像是躲開人家窺視他似的，這讓玉芬更加注意了。他這樣跑出來，決不會得燕西同意的。別的事我不能說，至少的成分，是跑回娘家去，商量分家的事。看他不出，他倒是先下手爲強了。我回去得查一查這件事，看看這分家的意思，是誰先有意。這樣一味的沉思，汽車不覺到了家門口。自己下車走進大門，號房站在一邊，玉芬便問道：七少奶奶剛才坐車出去，你們知道嗎？門房看他那樣切實的說着，不敢說是沒有出去，只得隨便用鼻子哼了一聲，答應是不錯的樣子。玉芬一聽這話，站着偏了





頭問道：大概他回娘家去了吧？誰叫人開這輛好汽車走的？這件事若是讓七爺知道了，我看你們是吃不了兜着走呢。門房道：不是七爺自己跑出來吩咐開這輛車，我們也是不敢開的。玉芬臉一沉道：這要是七爺對你說的那就好。說畢，挺着胸脯趕快的就向裏邊去。鵬振在屋裏軟榻上躺着，一聽到的得的得一路皮鞋聲，就知道是玉芬回來了。他自己跑出屋來，擰着了屋檐下的電燈，等玉芬進去。玉芬笑着和他點了一點頭道：勞駕。玉芬進了屋子，鵬振跟了進來。鵬振隨手將房門向後掩着，就輕輕的對玉芬道：密斯白對於這件事，態度怎麼樣？總是出於贊成的一方面吧？玉芬皺了皺眉道：無論什麼事，總是不宜對你商量的。若是對你說了，你總是不能保守秘密的。我去商量了，有沒有結果，我自然會對你說，何必掛在口頭？若是讓別人聽去了，你看夠有



多麼大麻煩。鵬振道：我那知道你總會對我說呢？我是個性急的人，心裏有了事，非急於解決不可。玉芬向他連連搖着手，又擺着頭道：不要說，不要說，我全明白了。說畢，向椅子上坐，左腿架在右腿上，兩手十指交叉，將左腿膝蓋一抱，昂着頭，却長嘆二口氣，鵬振心裏倒是一嚇，這是什麼事得罪了他，要他發出這種牢騷來。剛才問了他一句，已經大大的碰了一番釘子。若要再問，正是向人家找釘子碰，恐怕非惹得夫人真動氣不可，還是不說的好。於是將兩手插在西服褲子袋裏，半側着身子，望了玉芬，只管出神。玉芬道：你不要疑神疑鬼的，做出那樣怪樣子來，我老實告訴你，我們所作的事，是德不孤了。鵬振搶着問道：真有這樣的事嗎？這真怪了！誰？誰？玉芬於是將在胡同口上，碰到了清秋的事，對鵬振說了一番。因道：你想他這樣更深夜靜溜了出去，又是燕

西同意的，不是有重要的事，何至於此。冷家是有名的窮親戚，趁火打劫的，還不趁我們家裏喪亂的時候，拚命的向家裏搬嗎？我倒要去探探老七的口氣，看他說些什麼？

鵬振連忙搖着手道：這可使不得，誰都是個面子。你若把人家的紙老虎戳穿了，不但難爲情，而且他以爲我們有心破壞他的秘密，還要恨我們呢。玉芬笑道：你以爲我真是傻瓜嗎？我不過試試你的見解怎樣罷了。不過他們也走上這條路了，我們可別再含糊，回頭我多出了主意，你又說是女權提高，我可沒有辦法。

鵬振笑道：我幾時又說過這種話呢？我沒有你給我搖鵝毛扇子，我還真不行呢。說時，比齊兩隻袖口，向玉芬深深的作了一個揖，然後又走進一步。玉芬一掉臉道：你可別患那舊毛病，你可知道你在服中，我雖不懂什麼叫古禮今禮，可是也知道什麼叫王道不外乎人情。鵬振臉



一紅道：我又患什麼舊毛病，不過說一句實心眼的話罷了。玉芬也不和鵬振計較，自到後面套房裏去，換了一件舊衣服，更換了一雙蒙着白布的鞋，出了房間，却向佩芳這邊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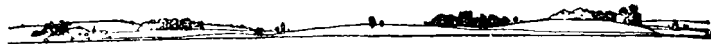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八十二回 匣劍帷燈是非身外事 素車白馬冷熱箇中人

玉芬由慧厂這邊院子經過鶴蓀的院子，却聽到慧厂冷笑了一聲。這一聲冷笑，不能說是毫無意思，玉芬一隻腳已經下了走廊台階，不覺連忙向後一縮，手扶了走廊的柱子，且聽他往下說些什麼。只聽見鶴蓀道：你就那樣藐視人，無論如何，我也要做一番事業你看看。慧厂道：你有什麼事業，陪着女朋友上飯店，收藏春宮相片，這一層恐怕旁人比你不上。若論到別的什麼本領，你能夠的，大概我也能夠，我勸你還是說老實話，不要用大話嚇人了。鶴蓀對於慧厂這種嚴刻的批評，却沒有去反詰，只是說了三個字，再瞧罷。玉芬心裏一想，他們夫妻倆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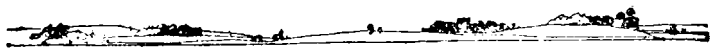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也是不時的抬槓，但是不會正正經經談起什麼事業不事業，這個裏頭恐怕依然有什麼文章，且向下聽聽看。這一聽，他兩人都寂默了五分鐘，最後還是鶴蓀道：我就如你所說，不能作什麼大事，難道我分了家產之後，作一個守成者還不行嗎？慧厂道：這樣說，你就更不值錢了。你們兄弟對於這一層，大概意見相同，都是希望分了家產來過日子的。還有一個女的……說到這句，他的聲音忽然低了一低，這話就聽不出來了。玉芬聽那話音，好像是說自己分了財產之後，那家產可是收到自己腰包子裏去的。鶴蓀又低聲道：別說了，仔細人家聽了去。玉芬怕鶴蓀真會跑出來偵察，就繞了走廊，由外面到佩芳那邊去。遠遠的只看到佩芳房間的窗戶上，放出一線綠光，這是他棹子上那一盞綠紗燈亮着，他在棹子上寫字了。屋子裏這時是靜悄悄的，並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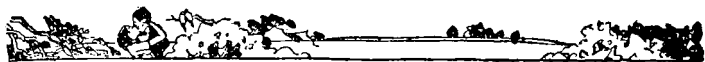


人聲，也不見什麼人影子，這分明是鳳舉出去了，佩芳一個人在屋子裏待着，這個時候，進去找他說話，那是正合式的了。於是在院子門外，故意的就先咳嗽了一聲。佩芳聽見，隔着窗戶，就先問了一聲誰？玉芬道：沒有睡嗎？我一個人坐在屋子裏，無聊得很，我想找你談一談。佩芳道：快請進罷，我也真是無聊得很，希望有個人來和我談談哩。說着，自己走了出來，替玉芬開門。玉芬笑着一點頭，道了一聲不敢當，然後一同走進屋子來。佩芳笑道：我閑着無事，把新舊的賬目尋出來，翻了一翻，敢情是虧空不小。玉芬一看棹上，疊了兩三本賬簿，一個日本小算盤，斜壓着賬簿一隻角。一支自來水筆，夾在賬簿書頁子裏面，棹子椅角上，有一隻手提小皮箱，已是鎖着了，那鎖的鑰匙，還插在鎖眼裏，不會抽出來。玉芬明知道那裏面的現款存摺，各種都有，只當毫不知道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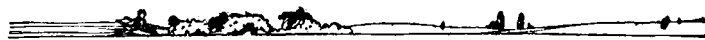
隨便向沙發上一靠，將背對了棹子，斜着向裏坐了。佩芳對於這隻小皮箱，竟也毫不在意，依然讓他在棹面前擺着，並不去管它，坐在一邊去陪玉芬說話。玉芬道：說句有罪過的話，守制固然是應該的事，但是也只要自然的悲哀，不要矯揉造作，故意做出那種樣子來。就以我們做兒媳的而論，不幸死了一個頂天立地的公公，自然是心裏難受。可是這難受的程度，一定說會弄得茶不思，飯不想，整日整夜的苦守在屋子裏，當然是不會的。既是不會，何必有那些做作？佩芳微笑道：你說的話，我還不大明白。你說那些做作，是些什麼做作？玉芬道：自然就是指喪事裏面那些不自然的舉動。佩芳道：嘿！你看不出，你膽量不小，還要提倡非孝，打倒喪禮呢。但是我想你也不會無緣無故，說出這種話，必是有感而發。玉芬點頭道：自然是。你知道我心裏攔不住事，口裏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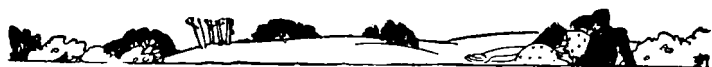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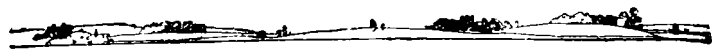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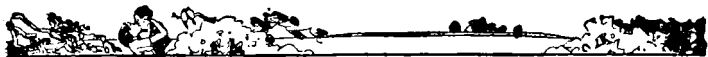
不住話的。我有點小事，非回家去走一趟不可。但是鵬振對我說，不回去也罷。熱孝在身上。平常他要這樣攔我，我是不高興的。這次他攔我，我可要原諒他，他實在是一番好意，我也不能不容納。不過他自己有些家事，萬不能不出去，也像大哥一樣，出去幾回了。今天晚上，他也出去的，他回來，可報告了我一件可注意的新聞。佩芳道：什麼新聞？他還有那種閒情逸致打聽新聞嗎？玉芬偷看佩芳的顏色，雖然乘間而入，問了一句令人驚異的話，但是他臉上很平常，在棹上隨手摸了一張紙條，兩手兩個大指與食指，只管掄着玩。玉芬這才道：這話我雖不相信，我料定他也不敢撒這樣一個謊，去血口噴人。據他說在路上遇到了我們七少奶奶，一個人坐了父親那輛林肯牌的汽車，在街上跑呢。佩芳道：真的嗎？他爲什麼要瞞着人，冒夜在街上跑呢？玉芬道：這也很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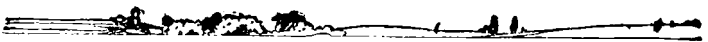
容易證明的事，大嫂派蔣媽到他屋子裏要個什麼東西，看他在家不在家，就曉得了。佩芳手上，依然不住的掄着那張紙條，眼光也完全射在那紙條上，却也沒有看玉芬的臉色是怎樣？淡淡的道：管他呢？家裏到了這種田地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玉芬點點頭，表示極贊成的樣子。答道：這話誠然，我也是這樣想。我也不過譬方說，叫蔣媽去看一看。其實證明了又怎麼樣？不證明又怎麼樣？佩芳道：他沒有出去倒罷了。若是出去了，我們也不必再提。因為夜晚出去，平常也不大好，何況現在又是熱孝中！你對於他這事的批評怎麼樣？玉芬斜躺着，很自在的樣子，左腳的腳尖，却連連在地板上敲了幾下，頓了一頓，才道：出去是不應該的。不過有急事，也可例外。然而他何必瞞着大家呢？人家都說他對於娘家如何如何，我想或者不至於。像今天晚上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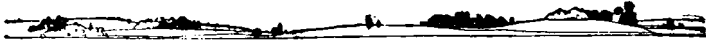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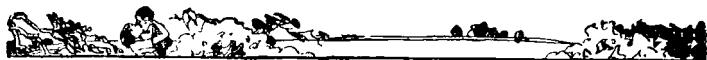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事，外面門房聽差車夫等等，那些下人，毫無知識，豈能不疑心他是回娘家去有所圖嗎？！聰明人究竟也有做錯的時候。佩芳這才去收拾棹上的筆硯賬簿，對於玉芬所提的一番話，好像是忘了，就沒有再去答覆，等得東西都收拾好了，然後就找了別的事來談，越談越有趣，却讓玉芬把話轉不過來。玉芬坐了許久，談不入正題，起身走了。這時，便是晚間十二點鐘了，鳳舉由外面回房來。佩芳道：我料定你一點鐘以前，不能進房的，不料居然早來了。鳳舉道：往日你說我，猶可說焉，現在我在服中，你怎能疑惑我有什麼行動。佩芳道：你這真是作賊的心虛了，我說不能早回房，也作興是說你有事，不見得就是說你花天酒地胡鬧去了。我沒有說，你自己倒說出來了。這個我今天也不合你討論，剛才玉芬在這裏談了半天的話，他說清秋今晚一個人坐汽車出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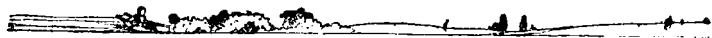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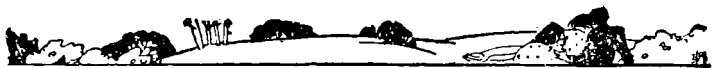
了，疑惑有點作用，你看怎麼樣？鳳舉道：怪不得我在前面，聽到老七陪着清秋，一路唧唧噥噥說着話進來。原來他們小兩口子，倒在另找出路！他們少高興，母親正在生氣，要調查誰提倡分家呢？我聽了母親那口氣，好像說要分家的是翠姨，倒不料是他兩口子作的事。清秋那孩子，你別瞧他不言語，他的城府極深，你們誰也趕不上他哩！這一席話，鳳舉隨口道出，不大要緊，可是又給清秋添上一項大罪。佩芳心裏想着，婆婆終是疼愛小兒子小女的，保不定私下分給了燕西一些什麼東西，所以燕西預先騰移到岳母家裏去。鳳舉總有手足之情的，大概就是在實際上吃一點虧，也未必肯說。趁了清秋剛回來，必定有些話和燕西商量。且偷着去聽聽看，他們說些什麼？於是也不通知鳳舉，輕輕悄悄走向清秋這邊院子裏來。恰好這個時候，院子門口那盞電燈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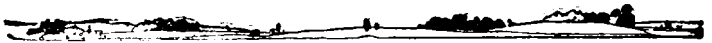


已經滅了，手扶着走廊的柱子，一步一步，走向清秋院子裏。清秋的房子裏，還亮着電燈，他的紫色窗幔，因為孝服中，換了淺藍的了。電燈由窗子上向外射，恰好看見窗子下，有一個黑影子，斜立在廊下。佩芳貿然看見，渾身一陣冷汗向外一冒，全體都酥麻了，心裏卜通卜通亂跳。只是來得尷尬，不便喊叫，就自己下死勁鎮定了自己，仔細看那影子，却是一個女子，心裏忽然明白，這也是來聽隔壁戲的了。所幸自己還未曾走過去，輕輕向後倒退一步，便是院子的圓洞門，縮到圓門裏，藉着半扇門掩了自己的身子，再伸着頭看看那人是誰。自己家裏人，只要看一個影子，也認得出來的，這人不是別個，正是報告清秋今晚消息的王玉芬哩。看了一會，見玉芬不但不走，反而將頭伸出去，微微偏着，還要聽個仔細。自己在門邊，也聽到燕西在屋子裏說話，他道：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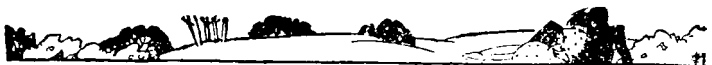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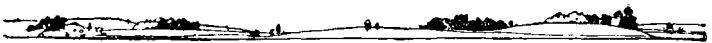
是你母親，病不怎樣重大，我就不去看他了。要不然，人家又要說我只知道捧丈母娘。直待聽完了這句，玉芬才移動了腳，佩芳總怕彼此碰到了，會有許多不便。趕快一抽身，扶着牆壁走了幾步，然後閃到向自己院子的路上來。果然玉芬輕輕悄悄，由那院子門出來，回自己院子去了。佩芳直待他走遠了，然後從從容容回到自己屋子裏去。心裏有了這樣一件事，且按捺下不作聲，看看玉芬清秋他們什麼表示。然而清秋自己，總以為昨晚回家的事，很秘密的，決計有沒人知道。但是就是有人知道，至大的錯處，也不過是不該隨便出門，而況且這事又完全是燕西主張的，更不必擔多大的憂慮。因之到了次日，照常還像平常一樣。玉芬呢，遇到了佩芳之時，却不斷的以目示意，有清秋在當面時，那就彼此對看看，又要看一看清秋。在王玉芬意思之中，好像說，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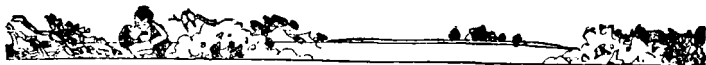


已經知道他一件秘密工作，那個秘密工作的人，還悶在鼓裏呢。佩芳看了玉芬那得意的樣子，倒也有趣，不過這件事，起初是四五個人知道，過了兩天，就變成全家人知道。就是金太太的耳朵根下，也得着這事一點消息了。金太太對於清秋，本來沒有什麼懷疑之點，這種消息傳到他耳朵裏去，他雖不全信，可是清秋回家去了一趟，這總是事實。覺得這孩子，未免也有點假惺惺。在表面上，對於一切禮節，都很知道去應付，怎麼在這熱孝之中，竟私下一個人溜回家去了。這豈不是故意犯嫌疑？然而平常一個自重的人，決無去故意犯嫌疑之理，那末，清秋這次回去，總是有些原因的了。金太太這樣想着，就把以往相信他的點，漸漸有點搖動，等清秋到屋子裏來坐的時候，金太太的眼光，便射到他身上去，見他依然是那樣淡然的神情，就像不曾做一點失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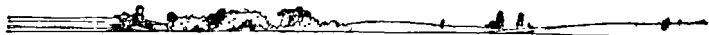


事情樣子，這可以證明他爲人是不能完全由表面上觀測的。當金太太這樣不住的用眼光看清秋的時候，清秋也有些感覺，心裏想着，婆婆爲什麼對我忽然注意起來了？是了，現在是時候了，這身腰未免漸漸的粗大起來，他一定是向我身體上來觀察，看着到了什麼程度。雖然這件事情，遲早是要公開的，然而在這日期問題上推起來，最好是事先不要說開。因爲心裏這樣想着，金太太越去觀察他，他是有些不好意思，這錯誤就擴大起來。在喪期中，內外匆忙，人心不定，日子也就閃電似的過去，不知不覺之間，已過二七，家中就準備着出殯了。對於出殯的儀式，鳳舉本來不主張用舊式的，但是這裏一有出殯的消息，一些親戚朋友，和有關係的人，都紛紛打聽路線，預備好擺路祭。若是外國文明的葬法，只好用一輛車拖着靈柩，至多在步軍統領衙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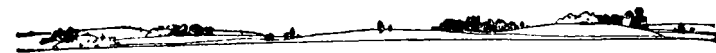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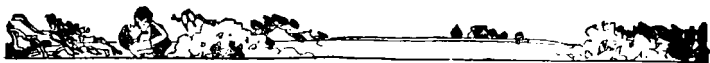
調兩排兵走隊子而已。一個國務總理，這樣的殯禮，北京却苦於無前例。加上親友們都已估計着，金家對於出殯，必有盛大的舖張，若是簡單些，有幾個文明人，知道是文明舉動，十之八九，必一定要說金家化錢不起了。家主一死，窮得殯都不能大出，這件事與面子太有妨礙了。有了這一番考量，鳳舉就和金太太商量，除了迷信的紙糊冥器，和前清那些封建思想的儀仗而外，關於喇嘛隊，和尚隊，中西音樂，武裝軍隊都可以儘量的收容，免得人家說是省錢。金太太雖然很文明，對於要面子這件事也很同意，就依了鳳舉的話，由他創辦起來。鳳舉因儀仗雖可廢，但是將匾額輓聯依然在街上挑着，這却無傷大雅。這樣一來，提取那稍微有名者送的輓聯，一共就有四百多幅。每人舉着一幅，也就有四百多人。同時把各區半日學校的童子軍都找了來，組織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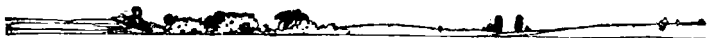
個花圈隊，這也就够排場，抵過舊式的儀仗有餘了。鳳舉還怕想的不週到，就問朋友們還有什麼熱鬧的辦法沒有？他一問，大家也就少不得紛紛貢獻意見。有兩個最奇怪的建議，一個主張和清河航空廠商量，借一架飛機來。當着出殯的路線，讓飛機在半空裏撒着白紙。一個主張經過的路線，所有的商家都下半旗。這一件事並不難，只託重警察廳，通知一聲就是了。鳳舉也覺這個辦法很好，大可以壯壯面子。照說，父親在日，很替國家辦些大事，而且這次病故，政府也有個哀恤令，這樣舖張，也不過於就託人去辦。航空廠那邊首先回了話，說是沒有這個前例，不敢私下答應，總要陸參兩部有了命令，才敢照辦。警察廳裏人聽了，却連信也沒有回。鳳舉很是生氣，說是總理在，他們要巴結差事，還怕巴結不上，這樣小而小的兩件事，他們都不肯辦，真是勢利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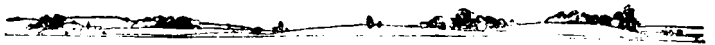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眼。不過他們要這樣勢利，權不在手，沒有他們的法子，也只好算了。又過了兩天，便是出殯的日子，早一晚上，全家電燈放亮，就開了大門。一晚到天亮。次日上午，親友和僚屬們前來執紼的，除了內外幾個客廳擠滿了，走廊上及各人的書房裏，也都有了人了。全家紛紛攘攘，鳳舉兄弟，除了履行已措置妥當的大事而外，其餘的事，自己都不能過問。一例讓劉守華和朱逸士去主持。裏面太太小姐們，又是哭哭啼啼，覺得死別中又是一層死別，自然也是傷心極了，那裏能過問一切瑣事。所以內外都是紛亂的。出殯的時間，原是約定了上午九點鐘，但是一直到上午十點鐘已經敲過，一切儀仗都沒有預備妥當，還是外面來執紼的等的不耐煩，紛紛打聽什麼時候可以走，這才由辦事人裏面推出兩個人來主持，將棺柩抬出去了。女太太們，跟着來送殯的，都坐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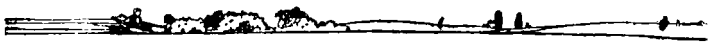
着馬車汽車，有車子的親友們，知道金家搜羅車輛很費事的，大家都帶了車子來。親友裏面最窮的，自然是冷家一門，冷太太雖然身體不好，但是據清秋說，所有的親戚，沒有不來送殯的。他心想，這一門親戚，只有自己一個人，雖然清秋的舅父，也可以代表，然而他姓宋，不姓冷，究竟又隔了一層了。因之將家事交給了韓媽，也到了金家來。這金家支配送殯車輛的人，對於金氏幾門至親，知道都有車輛的，就不曾支配着。因爲不曾和有錢的親戚支配，連這個無錢的親戚，也就算在內。清秋自己，又是在混亂中，跟着大家出門，對於母親車輛這一件事，也不曾想到。大家送殯的女眷們，到了大門口，紛紛讓帶來的底下人去找車，沒有車的，早經這邊招待好了，分別坐上署着號頭的汽車與馬車。這倒把冷太太楞住了，自己沒車子帶來，也不知道要坐這裏的車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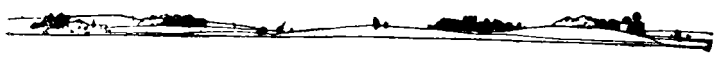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子，有什麼手續，不要胡亂的來，一失儀，就給姑娘丟臉了。這些送殯的車子，除了家屬而外，數目太多了，都是沒有秩序的，那輛車子預備好了，那輛車子便開了走，車子開着走了三分之二了，冷太太還是在大門口徘徊着，沒有辦法。看到一個聽差似的人，便將他攔住道：勞你駕，將我引一引，我們親戚送殯的車子，那些是的那聽差的又不認識冷太太，便道：老太太，我也摸不清您的車子是多少號碼，我給你找個人查查去。冷太太一時說不上來，他也沒有等，見人叢中有個人和他招手，他就走了。冷太太只得重新進大門，找着門房，告訴要坐車子。門房認得這是親家太太，便迎了上前笑道：沒有給您預備一輛車嗎？冷太太道：也沒有人來通知我，我那裏知道？門房笑道：今天家裏也真亂，對不住您，我給您外面瞧瞧罷。門房出去了一會，笑着進來道：有了，有了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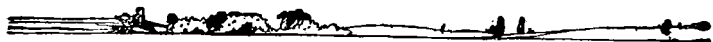
是王家那邊多下來的一輛車，正找不着主兒，您要坐，就坐了去。冷太太也未曾考量，是那個王家，以為是給親戚預備的車子，這個不坐，那個就可以坐了去。因此就讓這門房引導着，上了那輛車子。這輛汽車，開的時候，門口停的車子，已經是寥寥無幾了。這汽車夫將車機一扭，擺着車頭偏向路的一邊，却只管抄過一些開了的汽車去。一直開過去三四十輛車子，再過去，就是眷屬的車子了，車夫才將車子開慢，緊跟着前面的車子走。在這送殯的行程中，無所謂汽車馬車人力車之別的，所有的車子，一律都是一尺一尺路挨着走。冷太太所坐的車，是玉芬娘家的車子，當然車夫會把車子開到王家車子一處。王家自己，本只有兩輛汽車，今天除了自家兩輛汽車都開來而外，又在汽車行，另雇兩輛汽車。玉芬的大嫂袁氏，原把自己的車子留着自坐，但是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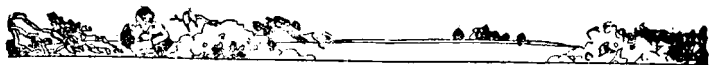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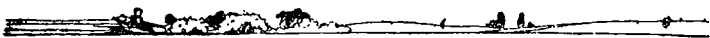
出門，白秀珠却臨時坐了哥哥的汽車送殯來了。一見袁氏，便在車子裏招手。袁氏走到車邊，扶了車門道：「你怎麼這時候才來？」秀珠道：「你有什麼不明白，我是不願到金府上去的。但是金老伯開弔，我沒有來，送殯我可不能不來，我叫了這裏的聽差打電話給我，一出門了，我就趕來，送到城外南平寺，行個禮我就回去的。」袁氏笑道：「你至今……說到這裏又忍回去了，改口道：你車上還搭人嗎？要不，我坐你的車，一塊兒談談，我們好久不見，也該談談了。」白秀珠道：「歡迎歡迎。口裏說着，已經是把車門打了開來，於是二人同坐在車內談心。袁氏偶然一回頭，却由車子後窗裏看到後面緊跟着的一輛車子，乃是自己的，因對秀珠道：「我坐着你的車子，我的車子，倒……說時，把後面車子看清楚了，訝了一聲道：這是誰？這樣不客氣！哦！是了，這位老太太，我也見過一回的，



不就是冷清秋的娘嗎？秀珠聽了這句話，也不知是何原故，臉色立刻轉變，問道：冷清秋的娘？你的汽車幹嗎讓給他坐？袁氏道：我和他並不認識，怎會把車子讓給他坐？我想他總以為是這邊金家的車子，糊裏糊塗上去的，反正我也不坐，就讓他坐到南平寺去罷。秀珠道：我不看你往常的面子，我非逼你上自己的車子去不可，這一趟算讓你坐了。有話在先，回來要坐我的車子，可是不行。袁氏笑着，伸手將秀珠的臉蛋掬了一把，笑道：你這個人醋勁真大，到現在你這股子酸勁還沒有下去。我聽說現在金七爺和你慢慢恢復感情了，你也應該變更態度呀。秀珠將臉一偏道：廢話，恢復感情怎麼樣？不恢復感情又怎麼樣？袁氏笑道：事在人為呀！有本事，人家在你手裏奪過去，你再在人家手裏奪過來。秀珠鼻子裏哼着，冷笑了一聲。袁氏道：得！我瞧你的，反正這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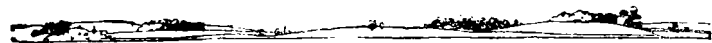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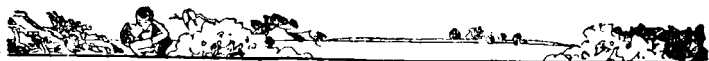
子也不遠啦。秀珠微微點了一點頭，又冷笑了一聲，袁氏和秀珠，雖不十分親密，然而因爲玉芬和秀珠要好的關係，他也就不把秀珠當作外人，因此彼此都很隨便的說話，這話一談開了端，袁氏就不斷的和他談起燕西的事來，這話越說越長，汽車一直到了南平寺，已然停在廟門口了，秀珠道：到了，下車罷，倒走得不慢。袁氏將手表抬起看了一眼，笑道：十點鐘動身，現在一點多了。還不慢。秀珠道：下車罷。不要多說了。於是二人夾雜在許多男女弔客之間，一路走進廟去。這南平寺的和尙，知道這是一等闊人金總理的喪事，廟裏的各處客堂佛堂，都佈置得極好，男女來賓，紛紛攘攘，分佈在各處，各處雖然都有金家的人招待，然而這些客彼來此去，招待的人，當然也有照顧不到之處。秀珠和袁氏進來之後，因爲他不願一直到金家內眷那邊去，旁邊有個小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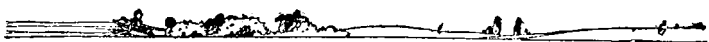
佛堂，多半都是些疏遠親友屯集着，秀珠也就急走兩步，走到那邊去。那裏只金家兩個管事人的太太出面招待，本來是敷衍之局，無足輕重。袁氏是不大到金家去，秀珠也是疏遠親友之流，自然也是平常的招待，只迎着一點頭，說聲請坐而已。秀珠剛是落坐，恰是冷太太也跟着來了。他可沒有知道這地方是些疏親遠友，也跟了過來。這裏的招待，偏是認得他，兩個人一直迎下台階來，笑着點頭道：冷太太，您請到上面內院佛堂裏去吧。七少奶奶都在那邊。冷太太道：我倒是不拘，隨便在那裏坐都可以的。一個招待道：這裏也很曲折的，我來引您老人家去罷。說着，就在前面引導，帶了冷太太去了。秀珠親眼得見這事，只把兩臉氣得通紅，鼻子裏呼呼出氣，用眼睛斜瞟着院子裏，不住的發着冷笑。袁氏在一邊，看着也有點不平。都是兒女親戚，爲什麼七少奶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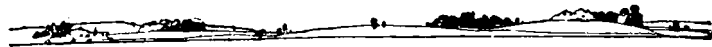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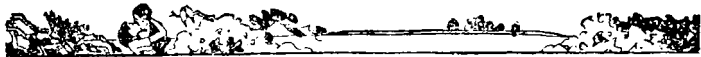
奶的母親來了，就這樣的捧？三少奶奶的嫂子來了，就沒有人理會。你們只知道揀太太喜歡的親戚捧，那裏知道人家是窮光蛋一個，連汽車還是借坐我這不受歡迎的呢？袁氏心裏這樣想着，見着秀珠生氣，也不去攔阻，巴不得秀珠發作出來，倒可以出一口氣。但是秀珠儘管不好，嘴裏却不肯多吐出一個字來。袁氏走上前，扯了一扯他的衣角。秀珠回頭來，袁氏招招手，將他引到一邊，因低聲道：你瞧，這些當招待員的，真是不稱職了。招待這邊客人的，放了正經客人不招待，倒飛出界限，去招待別個所在的客人，咱們微微教訓他一下子，你看好不好？秀珠道：看在主人面上，不要理他就算了。袁氏笑道：咦！你倒不生氣了。平常你還不肯在面子上吃虧的，怎麼今天你倒很隨便起來？秀珠道：不是我不發脾氣，但是人家有喪事，心裏都鬧嘈嘈的。就是他們自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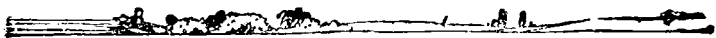


出面招待，也不免有不能週到之處。至於這請的兩個招待員，我看他們就是小家子氣象，他不纏我們，我們不去纏他也罷。那個有許多工夫，生那些閒氣。其餘的人，怪我們兩句不要緊。若是太太知道，倒說我們不是送殯來了，鬧脾氣來了，我如何承受得起？袁氏見秀珠並不十分生氣，也不便一味挑撥，因道：你既來了，也應該到他們一處去打個照面。一面向主人表示人到禮到，二來也讓這些不開眼的招待員知道咱們是誰。秀珠道：我們的心盡了就是了，又何必在人家面前，表示人到禮到呢？他們不知道我是誰，就讓他們不知道我們是誰罷。袁氏微笑着低聲道：你不是和這邊的人，有些言歸於好的意思嗎？爲什麼又是這樣言無二價的樣子呢？袁氏說着話，可就伏在秀珠肩上，嘴直伸到秀珠的耳朵邊。又道：你不是那樣傻的人，來都來了，爲什麼不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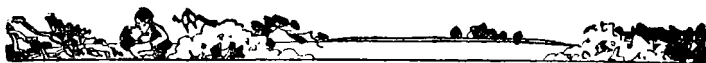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他們打一個照面？說時，拉了秀珠就走。秀珠雖要掙脫，也是來不及，也就只好由着他，跟到金氏家眷聚居的佛堂上來。這裏的佛堂很大，有孝服的，究竟不便出來招待，十幾個人，都擠到左邊屋子雕花落地罩後面去。親戚們都在外面走，就可以隨便的談笑。袁氏和秀珠一來，一直就到裏屋子裏去，將大家安慰了一番，然後重到外面來坐。冷太太本也在這裏，一見袁氏，起身相迎道：請坐請坐，我好面熟，年老了，記性不大好，我忘了您貴姓了。袁氏笑道：我不敢說貴人多忘事，但是剛才伯母來到這裏，還坐的是我的車子呢！我們本也沒有車子富餘，因碰到了我們這位妹妹，坐到他車子上來說話，就把自己的車子，空下來了。說着，用手拍了秀珠的肩膀。這一句話，似乎是隨便說的一句玩話，然而用心人聽起來，分明又是譏笑冷太太自己沒有汽車坐，所以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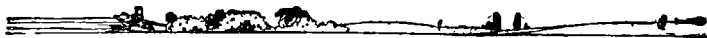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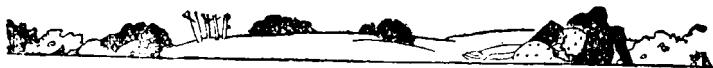
人家的車子。冷太太平常爲人倒也模糊，惟有和金家的人事往來，總是寸步留心，以免有什麼笑話。今天由金家門口登車之時，因爲時間匆促，不曾加以考量。現在袁氏一說這話，想起來了，他是王玉芬的娘家的嫂子，剛才便坐着是他的車子了。自己真是大意，如何坐着他們家的車子？我知道王家人是最不滿意我們冷家人的，偏偏到他們面前露怯，真是不湊巧。不過這事已經作了，悔也是悔不來的，只有直截了當，承認就是了。因道：這可對不住，我還沒有謝謝呢。然而說了這句話，覺得對不住這三個字，有點無由而起，自己也就臉上紅了一陣。袁氏道：都是親戚，還分個什麼彼此呀？你老人家若是要用的話，隨便坐一天兩天，也不要緊，怎麼還談謝呢？他越是這樣說，冷太太越覺得是難爲情，只紅着臉。有些親戚，知道冷家是很窮的，聽袁氏那種話，大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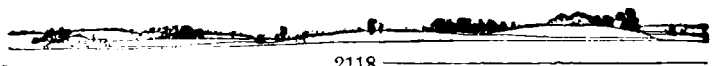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八回

在人家面前擺闊的意思，心裏也就想着，在這大庭廣衆之中再三要現出人家是沒有汽車的，豈不是故意笑人？同時，各人的臉上，自然也不免得這種神氣露出，只望了袁氏，又望望冷太太。有一兩個人怕冷太太下不了場，就故意找他說話，把這扯開了。冷太太也知道人家拉着說話，是避開舌鋒的，這樣一來，心裏就未免更難堪。金家在寺裏安靈，男女來賓，大家都謁靈了。冷太太因所事已畢，就不願再到金家去了，因對清秋道：我不知道怎麼一回事，心裏突然難過起來，我不能到你家去了，我要先回去休息休息。清秋知道母親身體不好，今天來得就勉強，若是不要他回去，一定拖到金家去，恐怕真會把他拖出大病來。因答道：你若是身體真不好，就先回去罷。這邊母親，我自會和他說。你有車坐嗎？金太太恐怕當真說了出來，女兒心裏要難受，只說有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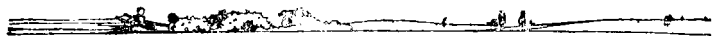
車，就輕輕悄悄的溜出大門來，自雇了一輛人力車回家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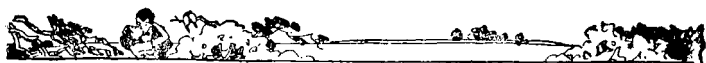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八十三回 對簿理家財羣雛失望 當堂爭遺產一母傷心

這些來賓裏面，要算是秀珠最注意冷太太的行動。他一見冷太太不聲不響走了，分明是爲了剛才一句話，馬上躲了開來的。於是他悄悄的走到袁氏身邊，將他的衣服，輕輕一拉。袁氏回過頭，望了他一望。在這一望之間，便是問他有句什麼話說。秀珠向前面一望，望着前面一努嘴。輕輕的道：「老的讓你兩句話氣走了，你也特難一點，怎麼硬指明着他借了你的車坐呢？」袁氏眉毛一揚道：「誰叫他自己沒有車呢？我要是沒有車，我就不來送殯了。他們兩人說話之所，原來離開了衆人，自坐在佛堂一個犄角上。這犄角便緊隣着內眷們休息的那間屋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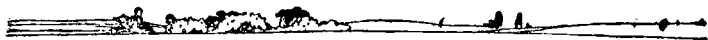


袁氏重聲說的幾句話，恰是讓隔壁的清秋，完全聽去了，心裏倒不由吃了一驚。這個時候，玉芬也坐在近處，清秋待要多聽兩句，又怕他留了心，反正知道是這樣一回事，便好像沒事一樣，自避開了。在裏邊轉過落地罩，就看見秀珠穿了一件黑旗袍，一點脂粉不塗，也在賓客叢中。自從那回在華洋飯店與他會而後，已知道他與燕西交情猶在，本想對他淡然置之，可是心裏總放不下，這次見了面，越是覺得心裏難受，這一股子氣，雖然不能發作，然而這一陣熱氣，由耳朵根下，直湧上臉來，恍惚在火爐下烤火一般，望了他一望，依然避到落地罩裏去了。心想，怪不得形容我家沒有汽車，原來是有他在這裏，你真厲害，一直會逼到我母親頭上來。無論如何，我已嫁過來了，我看你還有什麼法子？你只宣佈我家窮，我可沒有瞞着人，說我是有錢人家的小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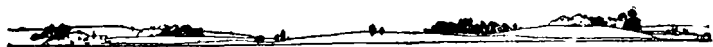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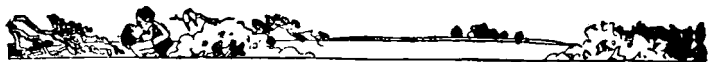
呢！這樣想着，不覺坐在椅子上，一手靠了棹子，來撐住自己的頭。金太太也在這屋子裏歇着的，老媽子剛打了一把手巾來，擦過了滿臉的淚痕，他一見清秋斜坐在一邊，似乎在生悶氣，便問道：清秋，你母親大概是實在身體支持不住，讓他回去就是了。送殯送到了這裏，他總算盡了禮，你還要他怎麼樣？清秋道：我也知道他不行，讓他回去的，但是我轉身一想，怕親戚們說閑話。玉芬正把眼睛望看他呢，就淡淡的樣子，將臉偏着向窗外看着天道：那個親戚管那閒事，有愛盡禮的，有不愛盡禮的，何必拉成一律。金太太聽他二人的口音，彼此互相暗射着，不由得深深的歎了一口氣。對他二人各望了一望，却沒有再說什麼。清秋究竟是膽小的，他一見金太太大有無可奈何的神氣，只得低了頭，再不作一句聲。金太太道：事情也完了，殯也送了，我要先回去一步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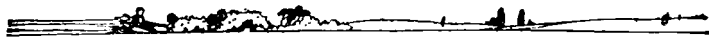
說着，他已站起身來向外走。佩芳道：你老人家怎不把孝服脫下來呢？這是不帶回去的。金太太道：沒關係，現在家裏算我是頭了，要說着什麼喪氣的話，當然是我承受。我也看得空極了，還怕什麼喪氣。說着，依然是向外走，幾個跟來的老媽子看見，知道太太要回去，就搶上前兩步，趕快吩咐前面預備開車。金太太只當一切都不知道，就一直的向門外走。這一下子，大家料定他是氣極了，早有道之領頭，帶了女眷們一齊跟了出來。本來這裏送殯的人，一個一個到停靈的屋子外去行禮，是很延長時間的事情，直到這時，還在行禮，大家都不便那個先走。現在金太太是主要人物了，他既走了，大家也不勉強去完成那種虛套。門口的車輛，停着在大路上，有半里路長，一大半不曾預備，這時突然要走，人喊聲，汽車喇叭放號聲，跟來的警察追逐人力車聲，鬧成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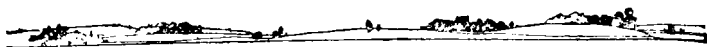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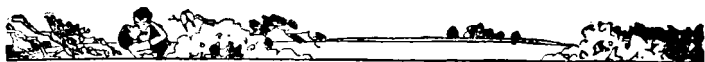
一片。金家的家人，四處的找自己車子，一刻工夫，倒有七八輛車子搶着開了過來。金太太依然不作聲，坐上一輛，只對車夫說了一句回去，就靠着坐靠，半躺着坐在一個犄角上了。大家站在廟門口，目望金太太的汽車，風馳電掣而去，都有點擔心，不知道他今天何以狀態突變，也不等這裏的事情完就走了。不過他一走，大家也就留不住，紛紛的坐車散了。金家女眷們，一部分留在廟裏，料理未了的事，一部分就跟着回家來。清秋見金太太今天生氣，自己倒要負一半的責任，金太太回去了，怕他還要生氣，也就趕着回來。但是回家以後，金太太只是在他屋子裏閒躺着，一點什麼話沒有說，這事似乎又過去了。清秋也總希望無事，金太太不提，那就更好，也就不敢來見金太太，免得再挑起他的氣了，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勉強去陪着吃飯，燕西却不在那裏，金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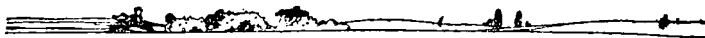
太太依然沒說什麼，清秋心裏這一塊石頭，才落了下去。直等吃完了飯，金太太纔道：你們暫別走，我還有話說呢。這裏同餐的，只有敏之潤之，他們是不會發生什麼問題的。清秋一想，恐怕是事到頭上了。這也沒有法子，只得鎮靜着坐定。金太太却叫老媽子道：我先告訴你的，叫他們一齊都來。兩個老媽子答應着分頭去了，不多大一會功夫，燕西和三對兄嫂，道之夫婦，二姨太和翠姨，還有梅麀，都來了。大家坐着擠滿了一屋子。金太太四週一望，人不缺少了，便正着臉色道：我叫你們來，不是別事。我先說了，棺材還沒有出去，不忍當着死人說分家。現在死人出去了。遲早是分，我又何必強留？今天我問你們一個意思，是願私分，還是願官分？大家聽到金太太說出這一套，都面面相覷，誰也說不出話來。金太太道：你們爲什麼不作聲？有話可要說，將來事情過去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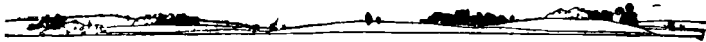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回

了，再搶着來說，可有些來不及。這句話說過，大家依舊是默然。金太太冷笑道：我看你們當了我的面，真是規矩得很，其實恨不得馬上就把家分了。這樣假惺惺，又何必呢？你們不作聲也好，我就要來自由支配了。到了這時，玉芬忍不住了，本坐在一張圈椅上的，於是牽了一牽衣襟，眼光對大家掃了一遍，然後才道：照理，現在是攤不着我說話的，無奈大家有話都不說，倒讓母親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說到分家的心事，母親是明鏡高懸，不能說大家就一點這意思都沒有。但是要說父親今天剛剛出殯，馬上就談到分家的頭上，或者不至於。母親就有什麼話要吩咐大家，也不妨再攔些時。一定要今天提起來，恐怕傳到外面去，要說這些作晚輩的太不成器了。當他說時，金太太斜着身子，靠在一個沙發犄角上，兩手抱在懷裏，微偏着頭聽了。一直等玉芬說完，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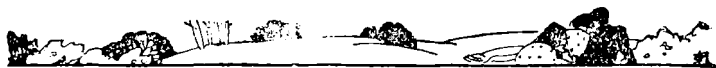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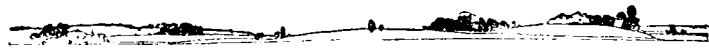
點頭道：這倒對，這急於分家，倒是我的意思了。我倒也想慢慢的，但是我不願聽那些閑言閑語。至於怕人家笑話，恐怕人家笑我們，也不見得就自今天爲始。散了就散了，比較痛快，還要什麼虛面子。玉芬，你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駁你的話，我只是想到分開來的妥當，並無別意，也不單怪那一個人。玉芬碰了這樣一個釘子，真忍不住要說兩句。他心裏正計畫着，要怎樣的說幾句才好。忽然一想，今天晚上，他老人家發號施令，正要支配一切，我爲什麼在上菜的時候，得罪廚子，當然是忍耐住了的好。小不忍則亂大謀，現在正用得着那一句話了。這樣想着，便立刻把一肚子話逼了回去。也是呆呆坐在一邊。一室之間，坐了許多人，反而鴉雀無聲起來。金太太見大家不作聲，便將臉朝着鳳舉道：這該你說話了，你有什麼意見？鳳舉正拿了一枝烟捲，靠住一張椅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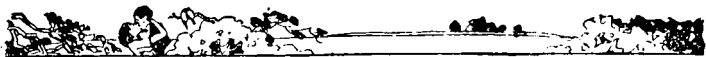


抽得正出神。兩手抱在胸前，完全是靜候的態度，要等人家說話。現在金太太指名問到自己頭上來，這却不容推諉，放下手來，拿着烟捲彈了一彈灰，對大家看了一遍，用手向外攤着道：我又沒預備怎麼樣，叫我說些什麼呢？金太太道：這又不是叫你登台，演說軍國大計，要預備什麼？你有什麼意思說出來，就是了。鳳舉道：我也不敢說那句話，說能擔保大家依然住得很平安。不過這事要怎麼辦，我是不敢拿主意，官分呢？私分呢？我也不懂。說着，把手上的烟捲頭丟了，又在身上掏出一枝煙捲來，離着金太太遠遠的，却到靠窗戶邊的一張棹子上拿洋火，將烟捲點了。金太太道：你過來，你跑什麼？你不是問官分私分嗎？官分就是請兩個律師來，公開的分一分。私分就是由我支配。但是我也很公的，把一切賬目都宣佈了，再來分配。有反對的沒有。慧厂道：本來呢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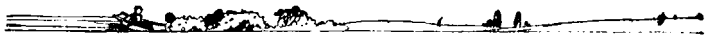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人是贊成大家庭制度的。其實小家庭制度，可以促成青年人負責任去謀生活，英美文明國家都是一樣，母親是到過外國的，當然和普通人見解不同。不過我們既是中國人，對於中國固有的道德，也應該維持。折衷兩可的話，我就說句很大膽的話，分家我雖不會發起，可是我很贊成，不過怎樣的分法，我以為倒可以隨便，母親以為怎樣支配適當，就怎樣支配。手掌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母親也決不會薄那個厚那個的。就假如有厚薄，我們分家，爲了是各人去奮鬥，謀生活獨立，這一點就不必去注意。慧厂先是很隨便的說，越說到後來，聲調越高，嗓子直着，胸脯挺著，兩隻手掌，平鋪的疊起來，放在大腿上，就像很用力似的。大家聽了慧厂一番話，他見大刀闊斧這樣的幹起來，又都替他捏一把汗，那知金太太聽了，一點也不生氣，却點了點頭道：你這話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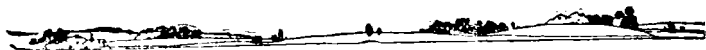


也痛快。本來權利的心事，人人都有，自己願怎樣取得權利，就明明白白說了出來，要怎樣去取得。若是心裏很想，嘴裏又說不要，這種人我就是很痛恨。金太太說到痛恨兩個字，語音格外重一點。大家也不知道這種人三個字，是指着那一個，大家都不免板了面孔，互相的看了一眼。金太太倒不注意大家的態度如何，他立起身來走到裏邊一間屋子裏去，兩手却捧了一個手提小皮箱出來。向着屋子中間棹子面上一放，接上掏出鑰匙將鎖開了。大家看到金太太這樣動手，都眼睜睜的望着，誰也不能作聲。也料不到這手提箱裏，究竟放的是些什麼？只見金太太兩手將箱子裏的東西，向外一件一件檢出，全是些大大小小的信套紙片等類，最後，却取出了一本賬簿，他向棹上一扔道：你們那個要看，可以把這簿子先點上一點。這裏一些兒女輩，誰也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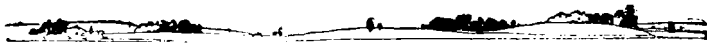
敢動那個手，依然是不作聲的在一邊站着。金太太道：我原來是拿來公開的，你們要不看，那我就完全一人收下來了。但是，榮華富貴，我都經過了，事後想着，又有什麼味？我這大年紀了，譬如像你們父親一樣，一跤摔下地，什麼都不管了，我又要上許多錢作什麼？你們不好意思動手，就讓我來指派吧。慧厂痛快，你過來點着數目核對。鳳舉說不得了，你是個老大，把我開的這本賬，你念上一念，你念一筆，慧厂對一筆。慧厂聽說，他已先走過來了，鳳舉待還要不動，佩芳坐在他身後，却用手在他膝下，輕輕推了一把。鳳舉會意，就緩緩的走上前來，對金太太道：要怎樣的念法，請你老人家告訴我。金太太向他瞪了一眼道：你是個傻子呢？還是故意問？說着，便將那賬簿向鳳舉手裏一塞道：從頭往後念，高聲一點。鳳舉也不知道母親今天爲何這樣氣憤，處處都不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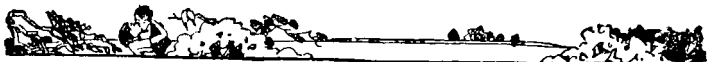


往常所見到的態度。接過那賬簿，先看了一看，封面上題着四個字，家產總額。那筆跡却是金太太親自寫下的。金太太倒是很自在了，就向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去，專望着鳳舉的行動，鳳舉端了那簿子，先咳嗽了兩聲，然後停了一停，又問金太太道：從頭念到尾嗎？金太太道：我已經和你說得清清楚楚的了，難道你還沒有了解不成？鳳舉這才用着很低的聲音，念了一行道：股票額一百八十五萬元。他只念了一行，又咳嗽了一聲。金太太道：你怎麼做這一點事，會弄得渾身是毛病？大聲一點念，行不行？鳳舉因母親一再見逼，這才高着聲道：計利華鐵礦公司名譽額二十萬元，福成煤礦公司名譽額十八萬元，西北毛革製造公司名譽額五萬元。金太太道：且慢一點念。在場的人，對於這名譽股票，恐怕還有不懂得，我來說明一下。這種股票，就是因為你們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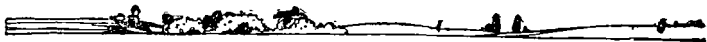
親在日，有個地位，人家開公司做大買賣，或者開礦，都拉他在內，做個發起人，以便好招股子。他們的條件，就是不必投資，可以送股票給我們，這種股票，是拿不到本錢的，甚至紅利也攤不着，不過是說起好聽而已。平常都說家裏有多少股票，以為是筆大家產，其實是不相干的。鳳舉，你再往下念。鳳舉當真往下念，一共念了十幾項，只有二十萬股票，是真正投資的。但是這二十萬裏面，又有十五萬是電業公司的，這電業公司，借了銀行的債幾百萬，每月的收入，還不够還利錢，股東勉強可以少還債，硬拉幾個紅利回來，這種股票，絕對是賣不到錢。那末，一百八十五萬股票，僅僅零頭是錢而已。鳳舉念了一樣，慧廠就拿着股票點一樣，鳳舉把股票這一項念完，金太太就問，怎麼樣？這和原數相符嗎？慧廠自然說是相符，不過在他說這一聲相符的時候，似乎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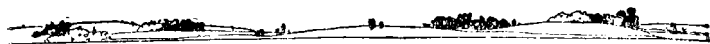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八回

大起勁，說着是很隨便的樣子。他是這樣，其餘的人，更是有失望的樣子了。但是金太太只當是完全不知道，依然叫鳳舉接着向下念，鳳舉已是念慣了，聲音高了一點，又念道：銀行存款六十二萬元，計中西銀行三十萬，大達銀行二十萬。鳳舉只念了這兩家，玉芬早就忍不住說話了。就掉轉頭望了佩芳，當是說閒話的樣子，因道：大嫂，你聽見沒有？佩芳笑着點了一點頭。玉芬道：父親對於金融這件事，也很在行的，何以在兩家最靠不住的銀行，有了這樣多款子？她雖是說閒話，那聲調却很高，大家都聽見了。金太太道：這兩家銀行，和他都有關係的，你們不知道嗎？佩芳道：靠得住，靠不住，這都沒有關係，以後這款子，不存在那銀行裏就是了。玉芬道：那怕不能吧？這種銀行，你要一下子提出三十萬款子來，那真是要他關門了。大家聽了這話，以為金太太必然





有話辯正的，不料他坐在一邊，並不作聲，竟是默認了。翠姨坐在房間的最遠處，幾乎要靠着房門了，他不作聲，也沒有人來會注意到他，這時，他忽然站起身來，大聲道：這賬不用念了，據我想，大半總是虧空。縱然不虧空，無論有多少錢，都是在鏡子裏的，看得着可拿不着。金太太冷笑一聲道：你真有耐性，忍耐到現在才開口。不錯，所有的財產，都是我落下來了，我高興給那個，就把錢給那個，你對我有什麼法子？翠姨道：怎麼沒有法子，找人來講理，理講不通，還可上上法庭呢。剛說到這裏，咚的一聲，金太太將面前的棹子一拍，棹上有一隻空杯子，被棹面一震，震得落到地上來，砰的一聲打碎了。金太太道：好！你打算告那個？你就告去。分來分去，無論如何，攤不到你頭上一文。翠姨道：這可是你說的，有了你這一句話，我就是個把柄了。你是想活活叫我餓死嗎？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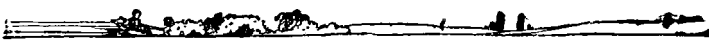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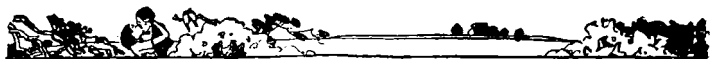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八回

太太向來沒有見翠姨這樣熱烈反抗過的，現在他在許多人面前，執着這樣強硬的態度，金太太非常之氣憤，臉上顏色轉青變白，嘴唇皮都抖顫起來。佩芳一看這樣子，是個大大的僵局，若是由翠姨鬧去，恐怕會鬧出笑話來，於是走上前一把將他的袖子拉住，讓他坐下，笑道：這又不是誰一個人的事，母親自然有很妥當的辦法說出來。這裏算賬還沒有開端，何必要你先着起急來。翠姨道：我是爲了不是一個人的事，我才站起來說幾句廢話，若是我一個人的事，大家不說，我才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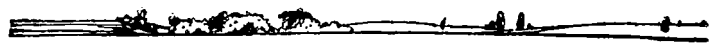
不說呢。金太太道：你說又怎麼樣？你能代表這些人和我要產業嗎？除了梅麗而外，都是我肚皮裏養出來的，他們的事，還不至於要你這樣一個人出來說話。就是梅麗也不過他娘出來說話罷了。二姨太聽着這話，早啣着一聲，站立起來。金太太用手向他一揮道：你坐下，沒有你



的什麼事，我不過這樣譬方說一句罷了。二姨太要坐下去，剛剛落椅子，但是想到金太太這一句話，千萬未便默認的，復又站了起來。金太太道：大概這句話不說，一定是蹙的難受，有什麼話，你就簡單說出來罷。二姨太道：我上半輩子，那樣可憐，……梅麗原坐在金太太這邊，站起來一跳脚道：您這是什麼了？請您簡單的說，您索興從上半輩子說起，若要是簡單，這得說上前十輩子了。在孝期中，本來大家都不敢公然露出笑容來的。有了二姨太這一番表示，又經梅麗這樣一攔，大家實在忍不住笑了，都向着二姨太微笑。二姨太被大家這樣笑一頓，這才有些難爲情，到底是把話忍回去了。金太太看他老實人受窘，也有些不忍，便道：你的話，不必說，我也明白的。你就是說你原來很可憐，總理在日待你很不错，才享了後半輩子福。而今後半輩子未完，總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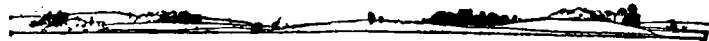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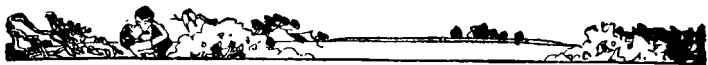
去世了，難過已極，萬事都看灰了，那有心談到財產……二姨太連道：對了！太太，您這話說對了。我雖說不出來，我心裏可是這樣的想着。金太太道：本來我們對於死者的關係，那個也不會比你淺薄，可是只有你能說這句話，叫人想起來，真要難過。說着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有了二姨太這樣一打岔，比金太太正顏厲色的效力還大，把一屋人那種憤憤不平之氣，自然的就這樣鎮壓下去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剛才那一番緊張的情形，完全和緩了。慧厂就把棹上的契紙，完全疊好，向小皮箱子裏一放，因道：這許多帳目，不是一時可以點完的，慢慢再點罷。而且我爲人，也就最怕計數目字，大哥，你看怎麼樣？當他問這句話時，已是伸了手出來，要接鳳舉的那本賬簿，鳳舉自也不能將這賬簿一定拿在手裏，就交給他了，他接過向箱子裏一放，然後對金太太道：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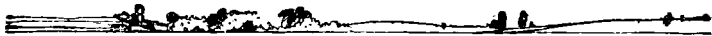


天各人的心緒都亂了，一會子工夫，這賬可對不清。他嘴裏說着，已是隨手把那箱子蓋蓋上。鳳舉依舊坐回原位了。金太太道：那不行，快刀斬亂麻，要辦就是今天一勞永逸的辦，我告訴你們，賬全在這裏，除了現在住的這一所房子不算，還有城外一個莊子的地，這個得暫時保留着，其餘的現款，還有三十萬，提出十萬來。他們四姊妹，每人分二萬，二姨太他說了，他自己有幾個錢，而且願跟着我一輩子，什麼也不要，然而沒有這個道理，暫分一萬，說着，將頭向二姨太連點幾下道：以後有什麼事，我可以貼補你。說畢，臉又一板，向翠姨瞪着眼道：我並不是怕你鬧，公道話，我不讓人家來說我的，你若不出金家的門，你也有一萬。回轉頭又對鳳舉道：明知道不能給你們多錢，但是替你們也保留不了一輩子，還有念萬現款，和那些股票，作四股分，你們兄弟們拿去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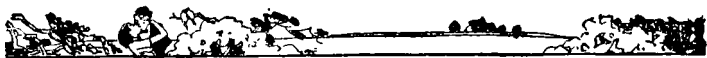
字畫骨董書籍，統歸我保管，我決不動，別人也不能動一根毛。金太太這樣雷厲風行的說了一篇支配法，雖有一大半人不贊成，然而都不敢明白地起來反對。翠姨他一想，反正是破臉了，便站起來道：無論加我一種什麼罪名，若是沒有證據，我是不怕的。話我也是要說的。大家想這樣一個大名鼎鼎的國務總理，該有多少錢呢？若說丟下來的產業，只有這些，我就不相信。我的年紀還輕，一萬塊錢，我活不了一輩子，還得給我錢。若是不給，我就破了面子，要登報聲明了。若是怕我聲明，除非把我殺了。說着，又站着跳起來。金太太是個吸了文明空氣的太太，而且又是滿堂兒女，若去和翠姨對罵，這是他認為極失身分的事。便指着道：看你這樣潑辣的樣子，就知道不是一個好東西。你儘管無賴，我是不怕你的。翠姨也用手指着金太太道：我怎麼無賴，你說。用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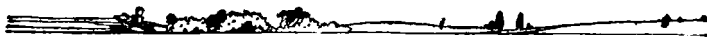


賴兩個字，就可以把我轟了出去嗎？金太太氣得說不出什麼話來了，只指着翠姨叫大家你看你看。二姨太一見，這風潮要更會擴大，連忙站起身來，拉着翠姨的手道：你今天怎麼啦？倒像喝醉了酒似的。說着，便拉了他的手向屋外走。佩芳也走了過來，在後面推着，再也不容翠姨分說，就把他推出了房門。於是玉芬也跟在後面，就把他推回房去。金太太望着鳳舉兄弟們，半晌不作聲，大家也默然了，還是金太太先開口道：你們瞧，這樣子，這個家不開來還成嗎？你們還有什麼意見？說着，把目光就轉移到清秋身上來。清秋看了一眼燕西，雖然沒有說什麼，那也就是問他，自己能不能說話。燕西也會意，却沒有什麼表示。清秋這就對金太太道：剛才二嫂說了，讓大家去奮鬥圖着生活，分家本不能說不好。不過我和燕西，年紀都太輕了，我對於維持家務，以及





他怎樣去找出身，都非有人指點不可。再說他還打算求學呢？說不定到外國去跑一趟，我一個人怎樣能擔一分家。我很想母親還攜帶帶我們幾年。說着，望了金太太，又望大家。平常若是說着這話，金太太一定很同情的，現在聽了這話，知道清秋有回娘家去的一件事，覺得他這話，不見得出於本心，便淡淡的道：話倒是對的，不過我到了現在，也是泥牛入海，自身難保，你要靠我，未必靠得住。其實你就自撐門戶，還有你的母親可以顧問呢。清秋竟不料金太太會說出這句話來。這幾天也知道上次回家的事，已經露了馬脚，知道的人，已是不少，分明婆婆這話，有點暗射那件事。想到這裏，也不知是何原故，臉上一熱，有點不好意思了。燕西便道：那是什麼話，我們家裏的事，怎麼會請外姓作顧問呢。我對於分不分，實在沒有預料到，若是勾結外人，我可以發





誓，絕對沒有這件事。道之站起來，向燕西丟了一個眼色，拉着他一隻手道：你又來了。母親心裏不大痛快，大家要想法子安慰他才是，幹嗎大家都和他頂嘴？你別說了，出去罷。今天晚上，什麼事也不談了。清秋正也怕鬧成了僵局，自己無法轉圜，趁了這個機會，就站起來了。道之一手牽着他，就拉他回房去。到了屋子裏，清秋默然無語的坐着。道之笑道：傻子，你還生什麼悶氣？今天無論是誰說話，也得碰釘子的。其實剛才你所說的話，合情合理，自然是誰也不能駁回的。你這種辦法，我很贊成，你別焦心，好歹全放在我身上。說着，站起來，走到他身邊，拍了兩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你今天這個釘子碰得冤枉，我也很給你叫委屈的。清秋也站起來道：這也不算碰釘子，就是碰釘子，作晚輩的，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道之見他總還不能坦然，又再三再四的安慰了一番，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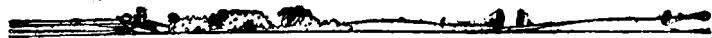
後才走了。當天晚上，鬧一個無結果，這也就算了，到了次日，大家也就以為無事，不至於再提了。不料到了次日，吃過午飯，金太太又把鳳舉四兄弟叫了去，說是從種種方面觀察，已經知道這家有非分不可的趨勢，這又何必勉強相留。這家暫時就是照昨天晚上那樣分法，你們若是要清理財產後澈底一分，那要等我死了再說。於是就將昨日看的股票，存摺都拿出來，有的是開支票為現款，有的是用摺子到銀行裏過戶，作四股支配了。這種辦法，除了鵬振外，大家都極是贊成，因為這兩年以來，兄弟們沒有一個不弄成渾身虧空。現在一下各拿五萬現款在手，很能作一點事情，也足以過過花錢的癮，又何必不答應呢？鵬振呢？他也並不是瞧不起這一股家產，因為他夫妻兩人，曾仔細研究多次，這一次分家，至少似乎可以分得三十萬上下，現在母親一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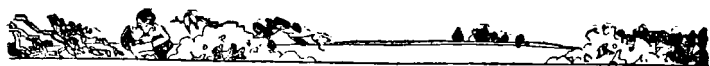
支配，僅僅只有這些，將來是否可以再分些，完全在不可知之列。若是就如此了結，眼睜睜許多錢，都會無了着落，這可吃了大虧，因之鳳舉三人在金太太面前，不置可否的時候，他就道：這件事，我看不必汲汲。金太太道：對於分家一件事，有什麼汲汲不汲汲？我看你準不比那個心裏淡些呢？你不過是嫌着錢少罷了。你不要，我倒不必強人所難，你這一股，我就代你保管下了。這樣一說，鵬振立刻也就不作聲。金太太將分好的支票股票，用牛皮紙捲着的，依着次序，交給四個兒子，交完了，自己向大沙發椅上，斜躺着坐下去，隨手在三角架上取了一掛佛珠，手裏掐着，默然無言。他弟兄四人既不敢說不要，也不能說受之有愧，更絕對的不能說多少，受錢之後，也就無一句話可說，因之也是對立一會，悄悄的走了。金太太等他們走後，不想一世繁華，主人翁只死



回三十八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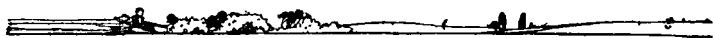
了幾天，家中就鬧得這樣落花流水，不可收拾。這四個兒子，口頭上是不說什麼，但沒有一個堅決反對分開的。兒媳們更不說，有的明來，有的暗來，恨不得馬上分開。倒是女兒雖屬外姓，他們是真正無所可否，然而也沒有誰會代想一個法子，來振作家風的。人生至於兒女不可靠，何況其他呢？想到這裏，一陣心酸，不覺流下淚來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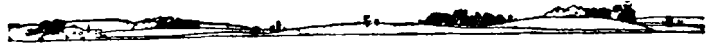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十四回 得失愛何曾憤來逐鹿 逍遙哀自己喪後遊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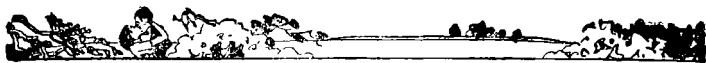
金太太在這裏垂着淚，道之抱着小貝貝進來了。問道：您又傷心，小外孫子來了，快親親吧。說着，抱了小孩子，真塞到金太太懷裏去。金太太撫摸着小孩子的頭，望了道之道：守華看了半年的房子了，還沒有找着一處合適的嗎？道之道：已經看好一處了，原打算這兩三天之內就搬。金太太道：不是我催你搬家，我這裏不能容納你一家了。就是鳳舉他們也要搬家，自立門戶去了，你還寄住在這裏，那成什麼話呢？於是就把剛才分財產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道之道：您真這樣急，眼見得這家就四分五裂了。好比一把沙一樣，向外一撒，那可容易，再要團結起來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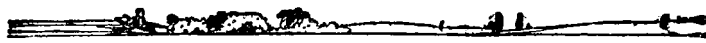
恐怕沒有那一日。金太太道：團結起來作什麼？好讓我多受些閑氣嗎？有你老子在日，他有那些錢，可以養住這些吃飯不作事的人，我可沒有那些錢。遲早是一散，散早些，我少受氣，不好嗎？不過我養了這一大班子，到了晚年還落個孤人，人生無論什麼都是空的，真無味呀。說着，在袖子裏抽出一條手絹，在兩隻眼睛角上，又擦了兩擦，接着將小貝貝抱了放在大腿上坐着，只管去摸他的頭。道之聽母親所說，也覺黯然，不過自己是個出嫁的女兒，有什麼法子來慰母親的寂寞呢？頓了一頓，因道：那也不可一概而論，老七夫婦，就太年輕一點，讓他們離開，也不大好吧？金太太聽到這裏，先搖一搖頭，接着又歎了一口長氣。道：你老人家爲什麼歎氣？金太太道：我歎什麼氣，我看最不了的，就是這一對了。清秋這孩子，我先以爲他還不錯，而今看起來，也是一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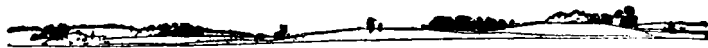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回

外實內浮的女子，我這兩天才知道，他和老七胡鬧得夠了，才嫁過來的。大概不久，笑話就出來了。道之道：有什麼笑話，難道到了日子了。金太太道：這也不算什麼，這年頭兒，乳着孩子結婚的也多着啦。只是我最近發現他有一晚上，漏夜回家去了一趟，辦什麼事，我不知道，可是老七也是通了，分明是商量着辦的了。我只知道這一位……說着將三個手指頭一伸，接着道：他很有幾個錢，老早就大作其公債買賣，而今由清秋這事一推，那個不是一樣呀？他們有錢不能讓誰搶了去，偏是表面上極力裝着窮，我爲這一點，也恨他們不過，讓他去造一番乾坤罷。道之知道母親是極能容物的人，現在是這樣的不平，這話也就不好相勸，因歎了一口氣道：若是大家就是這樣的散了……說不下去了，又啞着一聲。母女對坐無言的坐了一會，接着玉芬來了，才開始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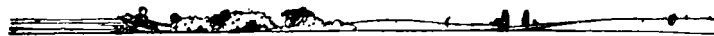
說話，玉芬却望着道之道：四姐，剛才你在這裏嗎？我們真分了嗎？說着這話，把聲浪壓得極低，好像有極端不忍的樣子。金太太道：這事我就是這樣辦，並不算分家，家留着我死了再分，現在不過給你們一點錢，讓你們去作奮鬥的基礎罷了。真有不願要的，誰願光了手去作出一番事業來，我更是贊成。說畢，板了臉不作聲。坐了一會，玉芬覺得一肚子的議論，給婆婆一個大帽子先發制人的制住了，暫時也就只好不說。恰好老媽子說有電話找，借着這個機會，就離開了這裏，回自己屋子裏去接電話。一說話時，却是白秀珠。他道：現在你總可以出來了罷？我有幾句話和你談談，請你到我這裏來。玉芬道：關於那一方面的事，非馬上來不可嗎？秀珠在電話裏頓了一頓，笑道：不忙，但是能馬上來是更好。玉芬以爲電話裏或不便說，就答應馬上來。掛上電話，回頭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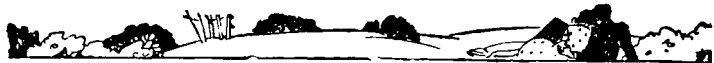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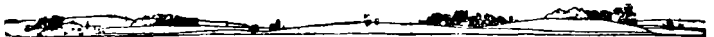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回

鵬振將所分的那一股紙券，放在棹上，遠遠坐在沙發上，望了棹面，只管抽煙捲。玉芬一把將那些東西完全拿在手上，打開衣櫥向一隻小抽屜裏放進去，一面鎖抽屜和櫥門，一面回過頭來說道：你真沒有出息，不過這幾個錢，你就看得那樣出神。我姓王的，就不分家產，也比你這個超過幾倍去呢，那又算什麼？鵬振笑道：原是因為錢不多，我才想了出神，覺得做這樣不夠，做那樣也不夠。若是錢多的話，手邊非常順適，我就用不着想了。秀珠他在電話裏怎樣的說，是合作的事嗎？玉芬道：合作也好，不合作也好，與你可沒有什麼關係，你也不必問。說時，將鑰匙放到小皮包裹，自己忽忽換了一件衣服，就走出來。這兩天家裏的汽車都閒着的時候多，便坐了一輛，獨自到白家來。也不用老媽子通報，一直到秀珠屋子裏來找他，在窗子外先笑道：我够交情不夠交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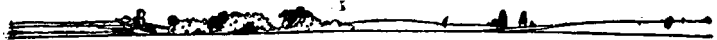
情，一個電話，馬上就來了。秀珠聽到玉芬的聲音，早迎了上前，握住他的手，笑道：真是夠朋友，一個電話就來了。將玉芬讓在一張軟榻上，自己也坐在上面，因低聲笑道：你要怎樣謝我呢？你的款子，已全部轉存到華國銀了去了。因為這筆款子，是由華國銀行轉撥的。家兄不知道你能不能信任那銀行，不敢給你存定期的，只好給你存活期的。和公司方面，糾纏了幾個月，總算告了一個段落。說着，連忙打開箱子，拿了一扣摺子，交給玉芬。玉芬雖知道公司裏那筆款子，有白雄起在公司，的貨款上，有法子能弄回來。然而錢沒到手，究竟不能十分放寬心。現在不但錢拿回來了，而且人家都代為存好了，白雄起雖係表兄的關係而出此，然而也虧得秀珠在一旁鼎力吹噓，不然，決不能辦得這樣的週到。於是站起身來，一隻手接了摺子，一隻手握了秀珠的手，笑道：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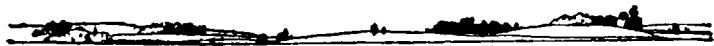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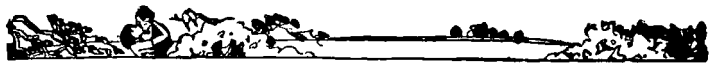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妹妹，這一下子，你幫我的忙幫大了，我怎樣的謝你呢？秀珠笑道：剛才我也不過說着好玩罷了，當真還要你謝我嗎？玉芬道：你雖然不要我謝，然而我得着你這大的好處，我怎能說不謝？秀珠笑道：你真是
要謝，請我吃兩回小館子就得了。因為這全是家兄辦的，我可不敢搶別人的功勞。玉芬道：吃館子，那時候不吃，這算得什麼謝禮？說着，定了
眼神想了一想，自言自語的道：我有辦法，我有辦法。秀珠拉了他的手，
又一塊兒坐到軟椅上去，兩手扶了玉芬的右肩，將頭也枕在肩上，笑
問道：這麼久不出來，你也不悶得慌嗎？玉芬覺得他這一分親熱，也就
非常人所可比擬，反過一隻手去，撫摸着秀珠的指尖，又撫摸着秀珠
的臉，笑道：表妹，真的，我說要感謝你，是必定要做出來的，決不是口惠
而實不至的人。秀珠站了起來，拍着他的肩膀笑道：誰讓我們是這樣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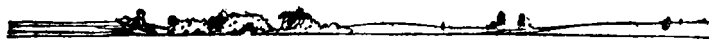
的至親呢？難道說能幫忙的時候，都眼睜望着親戚吃虧去，也不幫助一把嗎？得啦，不要再提這話了，我們再談別的罷。玉芬見他這樣開誠佈公的說了，就不好意思再說酬謝的話，只是向着秀珠笑。秀珠道：現在你金府上，總可以不受那喪禮的拘束了，你在我這兒多談一會兒，吃了飯再回去，我想伯母總不會見怪吧？玉芬一抬肩膀，兩手又一伸，一撇嘴道：不成問題，樹倒猢猻散，我們家今天分家了。但是這家可以說是分了，也可以說是沒有分，你覺得奇怪不是，讓我……秀珠便接着道：不用說，我已經知道了，這種辦法也很好，事實上大家幹大家的，表面上並沒有落什麼痕跡。玉芬道：你怎麼會知道？這事也不過剛發生幾小時，真是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了。秀珠微笑道：這也不算惡事，也沒有傳到一千里，我有耳報神，把消息告訴我了。玉芬一想，就猜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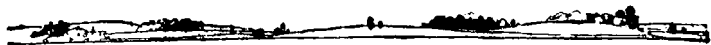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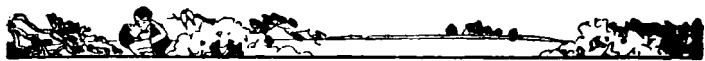
着十有八九，是燕西打了電話給他了。這話他若不說，也就不必說破，便裝麻糊道：「這事本也用不着瞞人，親戚家裏，自然是首先知道的。我想着，爲了種種便利起見，很打算搬出來，找一所小一點的房子獨住，你看如何？」秀珠笑道：「這是笑話了。像你這樣的智多星，那樣事情不知道？倒反過來請問於我。」玉芬笑道：「就算我是智多星，老實說，你也比我弱呀。我來問你的話，你倒不肯告訴我。」秀珠笑道：「你既承認是智多星，我就不妨說了。我以爲你最好還是搬出來住，要作個什麼，要辦個什麼，還不至於受拘束，就是我也可以不受拘束，隨便到你府上去談天了。」玉芬道：「你到現在爲止，對我們老七，還有些不滿意見嗎？」秀珠聽了他這話，頓了一頓，沒有答覆。兩手叉了腰，昂着頭道：「不！我對他完全諒解了。玉芬姐，你不是外人，我所告訴你的話，諒你也不會宣佈。哼！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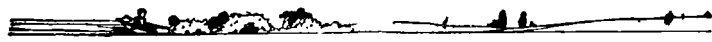


金燕西這種人才，沒有什麼出奇，很容易找得着。不過人家既在我手上奪了去，我一定要現現本領，還要在人家手上奪回來。我說這話，你相信不相信？說着他又是一擺頭，把他那燙着堆雲的頭髮，就在頭頂一撥。玉芬拍着他脊梁笑道：我怎麼不相信？只看你這種表示堅決的樣子，我就可以相信了。秀珠被他說破，倒伏在椅子背上笑起來。玉芬道：不是你自己說明，我可不敢說，我看我們老七就是在孝服中，大概也不止來找你一次了。今天有約會嗎？秀珠一抬頭道：有，他說舞場上，究竟不便去，我約他在咖啡櫃房裏談談。咱們名正言順的交朋友，那怕什麼，決不能像人家弄出笑話來了，以至於非要這人討去不可。這種卑劣的手段，姓白的清白人家，不會有的。玉芬真不料他大刀闊斧，會說出這樣一套，笑道：你很不错，居然能進行到這種地步，我祝你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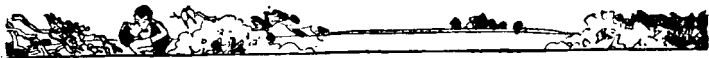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功罷。秀珠又哼着一聲道：這種成功，沒有什麼可慶祝的，然而我出這一口氣，是不能不進行的。玉芬看他的顏色，以至於他的話音，似乎有點變了常態，要再繼續着向下說，恐怕更會惹出什麼不好聽的話來，只得向他默然笑着，不更提了。便道：我也要看看表兄去，應當專誠謝他兩句哩。說着，就出了秀珠的屋子，去看白雄起去了。秀珠拿起床頭邊的電話插銷，就向金家要電話。不多一會兒，燕西就接着電話了。秀珠道：請你到我們家來坐坐，好不好？你三嫂也在這裏。燕西答說：對不住，有我三嫂在那裏，我實在不便來，但是晚上的約會，我可以把鐘點提早一點，他在那裏，就是你也覺着不方便。秀珠道：彼此交朋友，有什麼叫方便不方便？燕西道：我剛剛將錢拿到手，少不得我也要計畫一下，我們哥兒們，正有一個小會議哩。我明天到府上來拜訪就是了。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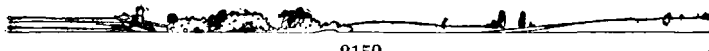


他二人正在打電話的時候，玉芬在白雄起那邊屋子裏，也拿了插銷打電話，一聽有秀珠和燕西說話的口音，就聽了沒有作聲。把這事攔在肚裏，也不說出來。當日在白家吃了便飯回去，便留意起燕西的行動來，到了晚上八點鐘打過，燕西就不見了。約莫有一點半鐘，在隔院子裏聽得清楚，燕西開着上房門進屋裏去了，於是一切的話，都已證實。燕西這種行動，連玉芬都猜了個透明，清秋和他最接近的人，看他那種情形，豈有不知之理？所以燕西一進房來，清秋睡在床上，只當睡着了不知道，面朝着裏，只管不作聲。燕西道：也不過十二點多鐘罷了，怎麼就睡得這樣的死？清秋也不以為他說得冤枉，慢慢的翻轉一個身，將臉朝着外，用手揉着眼睛道：還只十二點多鐘嗎？不對罷。跳舞場上的鐘點，怎樣可以和人家家裏鐘點相比呢？燕西是穿了西服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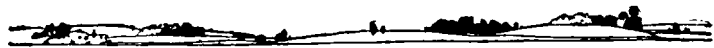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八回

去的，一面解領帶，一面說道：你是說我跳舞去了嗎？我身上熱孝未除，我就那樣不懂事？我要是到跳舞場上去了，我也該換晚禮服，你看我穿的是什麼？你隨便這樣說一句不要緊，讓別人知道，一定會說我這人簡直是混蛋，老子的棺材，剛抬出去，就上飯店跳舞了。你轉着灣罵人，真是厲害呀。清秋道：我是那樣轉着灣罵人的人嗎？只要你知道這種禮節，那就更好哇。不過你鬧到這般晚才回家，是由那裏來呢？燕西道：會朋友談得晚一點，也不算回事。清秋道：是那個朋友？燕西把衣服都脫畢了，全放在一張屨桌的屨子裏，於是卜通一聲，使勁將抽屨一關，口裏發狠道：我愛這時候回來，以後也許我正宿不回來，你管得着嗎？這樣的干涉起來，那還得了！我進你一句忠告，你少管我的閒事。說話時，用腳上的拖鞋，卜通一聲，把自己的皮鞋，踢到桌子底下去。到了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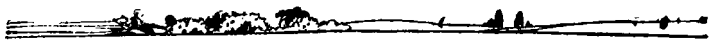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，清秋有些忍不住了，便坐了起來道：「你這人太不講理了，你鬧到這時候回來，我自問一聲，什麼也不敢說，你倒反生我的氣。我以十二分的信託你，你却一絲一毫也不信託我。男子們對於女子的態度，能欺騙的時候，就一味欺騙，不能欺騙的時候，就老實不客氣來壓迫。燕西道：『怎麼着，你說我壓迫了你嗎？』這很容易，我給你自由，我們離婚就是了。清秋自嫁燕西而後，不對的時候總有點小口角，但是離婚兩個字，却沒有提到過。現在陡然聽到離婚兩個字，不由得心裏一驚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燕西見他不作聲了，也不能追着問他，一掀被角，在清秋腳頭睡了。清秋在被外坐了許久，思前想後，不覺垂了幾點淚。因身上覺得有些冰涼，這才睡了下去。心裏便想再問燕西一句，是鬧着玩呢？還是真有這個意思？盤算了一晚，覺得總是問出來的不妥，無論是真





第四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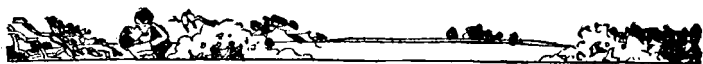
是假，燕西一口氣沒有和緩下去，只有越說越僵的，總是極端的隱忍着。到了次日早上，清秋先起，故意裝出極平常的樣子，彷彿把昨晚的事全忘了。燕西起來了，一聲也不言語，自穿他的衣服，穿好了衣服，忽忽忙忙的漱洗完了，就向前面而去。清秋雖然有幾句話想說，因為要考量考量，不想只在這猶豫的期間，燕西便走了一肚子的話，算是空籌畫了一陣。燕西出來，自在書房裏喝茶吃點心，在家裏混到下午兩點鐘，秀珠又來了電話，說是在公園裏等他了。燕西總還沒有公開的出去遊逛過，突然提出上公園去，怕別人說他，因之先皺眉，見人只說頭疼，因之也沒有那個注意到他，就告訴金榮道：我非常煩悶，頭痛得幾乎要裂開了。我怕吃藥，出去吸吸新鮮空氣。有人問我，你就這樣說。金榮也不知道他命意所在，也就含糊答應着。燕西吩咐畢了，就坐着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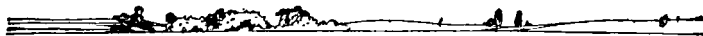
一輛汽車，向公園裏來，知道秀珠是專上咖啡館的，不用得尋，一直往咖啡館來。遠遠看見靠假山邊一個座位上，有個女郎背着外面行人路而坐。那紫色漏花絨的斗篷，托着白色軟緞的裹子，很遠的就可吸引人家的目光。在北京穿這樣海派時髦衣服的人，爲數不多，料着那就是秀珠。及走近來一看，可不是嗎？他的斗篷披在身上，並不扣着，鬆的搭在肩上，將裏面一件鵝黃色，簇着豆綠花邊的單旗袍透露出。見着燕西，且不起，却把自己喝的一杯蔻蔻，向左邊一移，笑着將嘴向那邊空椅子上，一努，意思讓他坐下。燕西見他熱情招待，自然坐下了。秀珠看了一眼手表，笑道：昨天兩點鐘回去的，今天兩點鐘見面，剛好是一週。燕西道：你是說我來晚了嗎？秀珠道：那怎樣敢？這就把你陪新夫人的光陰，正正一日一夜，分着一半來了，昨天晚上回去，你夫





第四十八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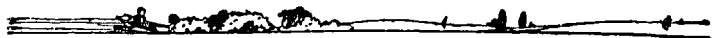
人沒有責備你嗎？燕西道：他向來不敢多我的事，我也不許他多我的事，這種情形，是公開的，決不是我自吹，你無論問誰，都可以證明，我的話不假。秀珠這時似乎有了一點新感動，向着燕西看了一眼，發出微笑來。這種微笑，在往日燕西也消受慣了。不過自與清秋交好，和秀珠見了面，便像有氣似的，秀珠也是放出那種憤憤不平的樣子。後來彼此雖然言歸於好，然而燕西總不能像往日那樣遷就。燕西不遷就，秀珠縱有笑容相向，也看着很不自然。總而言之，他笑了便是笑了，臉上絕無一點嬌羞之態，就不見含有什麼情感了。現在秀珠笑着，臉上一層紅暈，笑時，頭也向下一低，這是表示心中有所動了。燕西不覺由桌子伸過手去，也握了他的手。因問道：請你由心眼裏把話說出來，我的話，究竟怎麼樣？有沒有藏着假呢？秀珠將手一縮，向燕西瞟了一眼。



道：你又犯了老毛病。燕西笑道：並不是我要犯老毛病，我要摸摸你，現在是不是瘦了一點？秀珠道：你怎麼說我瘦了？我又沒害病。燕西道：雖然沒有害病，但是思想多的人，比害病剝削身體，也就差不多。秀珠笑着搖了一搖頭道：我有飯吃，有衣穿，我有什麼可思？又有什麼可想？說着這話，對燕西望了一望。意思是說，除非是思想着你。燕西被他這一望，望得心神奇癢，似乎受了一種麻醉劑的麻醉一樣，說不出來有一種什麼奇異的感覺，望着他也笑了。茶房見秀珠的大半杯蔻蔻已經移到燕西面前來，於是給秀珠又送了一杯新的來。這時，燕西才知道是喝了人家的蔻蔻，杯子上還不免有口脂香氣，自不覺柔情蕩漾起來。於是兩手一撐，伸了一個懶腰，笑道：你今天到公園裏來，光是爲了等我說話，還有其他的事情呢？秀珠笑道：這個你可以不必問，你看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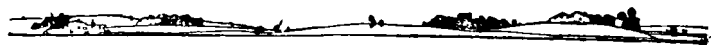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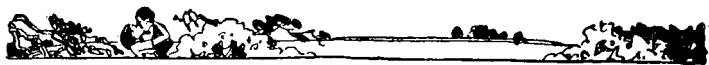
坐在這裏靜等，還作有別的事情沒有？若是沒有作別的事情，你想我一個人坐在這裏作什麼？說到這裏，向着燕西望了一眼，現出那要笑不笑的樣子來。燕西笑道：這樣說，由今天起，你就是完全對我諒解了。秀珠將小茶匙，伸在杯子裏，只管旋着，低了頭，一面呷蔻蔻，一面微笑。燕西躺着在藤椅子上，兩腳向棹子下一伸，笑道：你怎麼不給我一個答覆？我這話問得過於唐突一點嗎？秀珠鼻子裏哼着，笑了一聲道：這樣很明顯的事，不料直到今天你才明白，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燕西笑道：這樣說，你是很早對我諒解的了，我很慚愧，我竟是一點都不知道。不過我現在完了，我不是總理的少爺了，是一個失學而又失業的少年，我的前途，恐怕是黯淡，不免要辜負你這一番諒解盛意的。秀珠臉色一正道：你這是什麼話，難道我是那樣勢利眼。再說你這樣年少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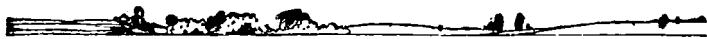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奮鬪的時代，爲什麼自己說那樣頹唐不上進的話。燕西當自己說出一片話之後，本來覺得有點失言，總怕秀珠不快活，現在聽秀珠的話，却又絲毫沒有生氣的意思，不但彼此感情恢復了，覺得他這人也和婉了許多，大不似從前，專鬧小姐脾氣了。在他這樣轉着良好念頭的時候，臉上自然不能沒有一點表示，秀珠看見，笑道：你今天怎麼回事，好像是初次見着我，不大相識似的，老向我望着。要吃一些點心嗎？若不吃點心，我們就在園裏散散步如何？燕西當然是目的不吃東西，便道：我是在家裏悶得慌，在園子裏走走，我很贊成的。於是招呼了一聲茶房，二人就向樹林子走去。秀珠的斗篷，並不穿在身上，只搭在左胳膊上，於是伸了右手，挽着燕西左胳膊，緩緩的走着。燕西心裏也想着，就是在從前，彼此也不曾這樣親熱的。這一句話，還不曾出口，不





第十八回

料秀珠倒先說起來，他就笑道：我們這樣的一處玩，相隔有好久的時候了。燕西道：可不是？不過朋友的交情，原要密而疏，疏而又密，那才見得好的。秀珠笑道：你那裏找出來的古典，恐怕有些杜撰吧？燕西笑道：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杜撰的，不過我心裏覺得是這樣，所以我就照着這樣子說出來。秀珠點點頭道：原來你爲人是這樣喜好無常的。往日如此，來日可知了。燕西笑道：這話在你，或者應當這樣說的。現在我是無法辨明，將來你望後瞧，自然就明白了。說到這裏，燕西固然是不便向下說，秀珠也就不便向下說，二人倒是默然的在樹林外的大道上走着。走了許久，秀珠却不自禁的歎了一口氣。燕西道：好好的爲什麼你又傷感起來，你這口氣，歎得很是尷尬呀。秀珠笑道：歎氣有什麼尷尬不尷尬，我一年以來，全是這樣，無緣無故，就會嘆上一口氣，爲了什



麼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燕西道：這自然是心裏不痛快的表示，希望你以後把這脾氣改了。這也容易改的，只要遇事留心，就可以忍回去了。秀珠笑道：多謝你的厚意。但是這個脾氣，也不是空言可以挽回來的。……說到這裏，秀珠自搖了一搖頭，似乎這話說得不大妥當。於是彼此默然了一會，二人在公園裏走着，整整兜了兩個圈子。秀珠彎了腰，用手在腿上捶了兩下，笑道：老這樣走着嗎？我有點累了。燕西道：再去喝一杯咖啡去。秀珠道：喝了又走，走了又喝，就留戀在公園裏，不用走了。我家裏還有一點事，要回去料理料理。燕西道：不忙不忙，還兜兩個圈子。秀珠皺了眉道：我實在有事，怎麼辦呢？但是你的命令，我也不敢違拗，陪你走一個圈子，我的確要走了。燕西聽他說出這種話來，倒過意不去，便道：你真有事的話，不要爲了玩，誤了正事。秀珠勉強的笑道：



第 八 十 四 回

再走一個圈子也不要緊，我的事固然不能丟下，也不能要你心裏不痛快，說着，縮了脖子一笑。燕西也笑了，又走了一個圈子，倒是燕西先說，你回去罷，這個圈子，走了有三十分鐘，工夫耽誤不少了。秀珠的一隻胳膊，讓他挽着，還不會抽開。便笑道：那末，請你送我上大門口。燕西連說着可以可以。秀珠笑着望了他一眼道：你的脾氣，比從前好多了。燕西笑道：這話可以代替我說你，我對於你，也有這樣的感想。秀珠這就不用再說了，只是微笑。二人很高興的一路出了公園，還是燕西用汽車送了秀珠回家，然後才回去。

